

## 第一章 緒論

記得初為大一新生時（2005年），剛從僑居地「緬甸」克服各種困難<sup>1</sup>，來到台灣的大學校園，班上同學問我：「妳有即時通<sup>2</sup>、無名小站<sup>3</sup>，或是BBS<sup>4</sup>個板嗎？」從未接觸過網路傳播科技的我，只能回她：「妳剛說的那些是什麼啊？」，那時讓我同學當場傻眼，但卻又好心的回答我：「妳真的不知道嗎？它們就是透過網路，同學們可以私底下互相聊天、溝通的東西。」經過她的解釋與幫忙，在大一上學期時我擁有了各類的電腦溝通軟體與平台（即時通、BBS、無名小站、Friendster<sup>5</sup>...）。然後，她跟我說：「同學們互相在網路溝通後，會變得更熟喔！大家在網路上會討論課業和班上活動，妳要用，才會知道班上最近在做什麼？」。那時我心裡想：「傳播科技真的有這麼神奇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可以像在緬甸家鄉時，跟緬甸的好友那麼樣地每天連絡嗎？那我也可以知道我緬甸家隔壁鄰居們發生的事嗎？...」，聽到同學描述網際網路的神奇之後，讓我聯想到的還是有關家鄉（緬甸）的一切。當時半信半疑的狀況下，讓我接觸到傳播科技，與班上同學們互動之外，久久收到緬甸好友用電子郵件<sup>6</sup>（electronic mail, e-mail）寄來的問候信。而如今仍然離家萬里、漂流在海外的我，因為科技帶來許多的便利性，已無法將科技與自身日常生活分離。

從以上研究者自身經驗闡述，現今資訊社會裡，以傳播科技做為媒介，打破以往人

---

<sup>1</sup>從緬甸考台灣聯考、辦出國手續、到泰國辦理簽證等等。

<sup>2</sup>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 IM)一個實時通訊系統，允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路即時的傳遞文字訊息、檔案、語音與視訊交流。

<sup>3</sup>無名小站提供網路相簿、網誌（部落格）與網路留言等服務。

<sup>4</sup>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溝通是雙向的，每個人都可以是讀者，亦是作者，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具有匿名性的特色。

<sup>5</sup>Friendster 屬於社交網站，允許使用者之間相互連絡，且分享照片、影音與留言等服務。90%的使用者是來自亞洲地區。

<sup>6</sup>緬甸屬於是個資訊落差的第三世界國家。因此網際網路普及率偏低，每戶家庭裡未能上網，有需要時必須到網咖才能連結至網路。

們互動溝通時必須在場的侷限；同時也提供與他人建立新關係，或保持原有的關係的管道，使得人際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和穩固。此外，近年來傳播科技的發展，不再是以往虛擬網路的特色，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認識陌生人為主要目的；而是朝向「社交網站 (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以線下世界的網絡關係為根本，促成線上網路社群的現象，進一步連繫彼此之間的情感(Boyd & Ellison, 2007)。因此，遠離家鄉的旅居者們 (sojourners)，透過社交網站的特殊性，與緬甸的好友可以連繫之外，也可以與主文化的台灣同儕，在同一時間、空間內互動溝通。

### 第一節 研究背景：緬甸僑生的研究緣起

有關本研究之緬甸僑生議題的緣起，主要有原因有二。第一，研究者以緬甸僑生的身份<sup>7</sup>，探討跨文化衝擊以及傳播科技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遇到的問題。因此，一方面以個人為出發點，為深入瞭解海外華僑的自我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東南亞移民／移工逐漸增加的台灣社會裡，對其多元文化能有進一步的瞭解。第二，台灣與緬甸華僑，在歷史情感方面，因為國民黨孤軍後裔<sup>8</sup>的關係，具有一種親密性的連結。

緬甸，位於東南亞最西側的國家，西北臨「印度」及「孟加拉國」，東南與「泰國」和「寮國」為鄰，東北接近「中國」。在自然地形上，北方延展至東境的區域與中國西南邊區接壤；境內多數的山脈與河流亦為中國山系和水系向南的延伸，造就兩國人民與文化互動的天然條件（翟振孝，1995）。

從公元前三世紀初期，華人與緬甸就有相互往來的關係。目的最主要是兩國商業貿

<sup>7</sup>研究者以緬甸僑生的身份，自 2005 年大學開始在台灣求學，至今(2011 年)已有 6 年時間之久

<sup>8</sup> 1949 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撤軍退到台灣後，有一批軍隊遺留在泰緬北部。起初他們堅信總有一天可以反攻大陸，未將自己與家人入為緬甸籍，而是以居留的方式借居在緬甸。但隨著時間與時事的演變，當時遺留在泰緬的孤軍，淪落成為無身份、國籍的孤軍後裔。

易、文化交流、使節出訪、朝貢儀禮時的雙方物質交換，以及戰爭等等。而其中雙方之間的關係以貿易較為頻繁，以交換中國的絲綢、陶器、食鹽，以及緬甸的棉花、玉石、白銀等物資，形成一種「經濟共生」的關係。自古以來華人以海、陸兩種途徑進入緬甸，以緬甸的中部瓦城市（又稱「曼德勒市」，Mandalay, မန္တလေး<sup>9</sup>）為準，以陸路的方式由雲南騰沖一帶遷移至緬北；而以水路的途徑，以商業為主的廣東、福建人遷移至緬甸南部（翟振孝，2005）。

西元 1962 年，緬甸軍政府執政之後，嚴厲規定外僑辦理外僑登記證。同時，將外僑的私有財產收歸為國有財產，引發排華暴動而造成「緬甸華僑」（以下統稱為「緬華」）不僅在財產損失，而生命上的也受到傷害。此事件爆發後，使得緬華紛紛逃離緬甸，以難民、移民、結婚、學生等身份申請移入至其他國家，例如：台灣、港澳、美國、澳洲以及加拿大等國家（簡會元，1992）。

現今，仍有一部分的華僑居住在緬甸。根據僑委會（2010）的統計，全球海外華人共三千九百餘萬人，亞洲地區華人數占全球百分之七十五，而緬甸華僑人數僅占亞洲華僑百分之三。比起其他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緬甸的華僑人口比較少。但資料顯示，緬甸僑生 98 年度來台升學的人數位居第三位，共計有 1028 人。由以上數據可推論，目前緬甸當地華僑仍然有持續向外移動、遷移的傾向；除了到台灣求學之外，有一部分的年青人選擇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求學，然而，有八成的華僑仍是選擇來台求學，求學生涯共同模式為「念華校、學中文、來台灣」（林芳如，2010）。

自 1940 年教育部訂頒「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等實行後，教育部與僑委會等單位積極的推動海外華僑回台升學（楊深坑，1998）。隨後 1990 年代，來自全球

---

<sup>9</sup> 本文為彰顯緬甸文化的特色，特殊的地名及人名等，應用緬文字體呈現。



各地的僑生人數逐年增加，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台灣政府減少早期來台的僑生公費待遇（陳慧嬌，2006）。再者，台灣與緬甸目前尚未有邦交的關係，僑生在緬甸通過台灣資格考、獲得錄取後，另需花費新台幣五到六萬元前往泰國的「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申請辦理進入台灣簽證等官方手續。如上所述，緬甸僑生來台關卡重重，以及僑生來台後，台灣政府給予的公費待遇削減，但緬甸僑生來台的人數仍然不斷的増加。

緬甸軍政府執政之後國家經濟衰落，但相較於當地緬甸人民，華僑的經濟較優勢，才能負擔起昂貴的官方簽證手續。但來台的緬甸僑生必須獨立在台生存，同時由於緬幣貶值的影響，迫使他們得面對在台的學雜費、生活費等，生活經濟壓力，而人們也不斷會從媒體報導裡聽到有關「緬甸僑生」的負面消息<sup>10</sup>，如集體休學、偷渡打工等事件，引起社會不安的問題。因此「緬甸僑生」被標示為「弱勢群體」裡的一份子。但確實，緬甸僑生來台求學面臨「學業」與「打工」此「雙重壓力」，尤其經濟因素導致使部分的「緬甸僑生」來台學業成績表現不佳，容易於「打工」<sup>11</sup>的事件而被媒體、社會標上負面印象（翟振孝，2006）。洪淑倫（2009）指出，2005年以前教育部與僑委會，每年招收約 200 位緬甸僑生回台升學，但 2007 年為提升來台的僑生品質，改變招生政策，在緬甸被錄取回台升學的僑生，要到泰國再參加一次考試。然而，多數的緬甸僑生無法負擔前往泰國的費用，因此當年來台的僅有 2 位緬甸僑生。

過去，有關緬甸華僑、僑生的研究極為稀少，至 2011 年 1 月研究者收集到的資料只有三篇：翟振孝（1995、2005）與林芳如（2010），且以針對認同「華僑、僑生」身份認同「轉換」方面進行探討。翟振孝（2005）認為，在台被標記為負面印象的緬甸僑

<sup>10</sup> <緬甸僑生為何休學率偏高？>。上網日期：2010 年 10 月 26 日。取自今日新聞網：<http://www.nownews.com/2010/10/26/142-2658043.htm>

<sup>11</sup> 部分緬甸僑生家庭收入不穩定，依靠在台的兒女寄錢補助生活費時，緬甸僑生在學術、經濟等各種環境的壓力之下，選擇休學，在台偷渡非法打工。

生從「認同矛盾」轉變為「認同轉向」，來到台灣後將「緬甸」認定為自己的國家。林芳如（2010）指出九零年代後「緬甸僑生」，來台主要目的為脫離緬甸族群中少數群體的社會位置，將「來台灣」成為個人生命歷程中重要的經驗。而本研究先將從緬甸來台求學的華僑子弟統稱為「緬甸僑生」，探討在異鄉「台灣」求學過程中遇到的跨文化溝通、適應能力等議題，以及後續延伸網路溝通工具如何協助與其在網路世界展現出的異鄉的身份認同。

針對旅居者到異地跨文化溝通現象Bochner (1986)指出，處理陌生文化(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等同於將個人調適(adjusting)到新文化環境當中；而學習主國的文化並不是將個人同化(assimilation)到新環境之中，而是學習調適到新環境之中。因此來台的緬甸僑生為了融入、適應台灣的文化，必須要在台灣用國語與當地人溝通，甚至有些場合要學習以閩南語溝通，而不是在家鄉以「雲南話、緬甸話」溝通。再者，不能在正式場合裡以「拖鞋、涼鞋、夾腳拖」裝扮出席，即便「夾腳拖」是緬甸的傳統服裝的一種裝扮（如圖1-1所示），但到台灣要學習穿「球鞋、高跟鞋」出席適當的場合。而在學習方面要脫離「背死書」，需要懂得應用圖書館查資料等，將生活與電腦科技融合在一起。



圖 1-1：圖為緬甸女英雄昂山素姬(ဒေါ်အောင်ဆန်းစုကြည်) 穿著典型的緬式衣著，沙龍筒群和夾腳拖鞋。圖片來源：<http://demoskratospeoplepower.blogspot.com/>

##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除了要維護「原文化(home culture)」之外，而且也必須學習新陌生環境的「主文化(host culture)」 (Boekstijn, 1988)。但在此過程裡，人們經常遇到跨文化衝擊；心理層面受到衝擊之餘，生理方面也會受到不舒服的反應。然而，旅居者會嘗試，利用各種策略去消除疑慮，消除跨文化過程裡的衝擊(黃葳威, 1999; 2008)。故此，具備處理新事物的能力、技巧等跨文化溝通方式，方能瞭解他人的觀念，達到有效的達到跨文化溝通。



旅居者發生文化衝突或溝通問題主要在於，主文化的人常常會以自己的思想與經驗出發，而忽略旅居者的瞭解能力及接受度。也就是說，個人脫離熟悉的原文化社會(緬甸)，來到陌生的社會時(台灣)，維護自己原文化之外，必須學習主文化的生活習俗。但近年來，傳播科技不斷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突破「親密性(intimacy)」必須在場的觀念(陳銳嬪, 2007)；其中，利用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利用社交網站的人際溝通改變乃是最大。社交網站結合電子信箱、即時通軟體，以及部落格等特性，整合成爲一體。使得朋友之間可以分享資料、資訊交流等方式連結，與原本現實生活中的好友連繫。以往分隔兩地的朋友保持連繫時，需要投資許多時間與金錢，但在新網路環則似乎變的容易，它主張的就是個人與原有的人際關係網絡保持連繫。

此外，社交網站的特質，是與線下真實世界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繫，並結合使用者與好友的資料訊息，建構成一個資訊流通的平台，也幫助人們資訊傳輸的便利性。對漂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而言，初到新環境時，一切感到陌生與緊張；但透過電腦中介傳播，仍然可以從緬甸家鄉好友們的社交網站的照片、圖片，以及影音等熟悉的內容，消除內



心的不安與焦慮。

藉助社交網站的特質，讓不同空間、時間人們的資訊匯流在一個平台之內。換言之，屬於多元文化的個人，社交網站上大部分的好友亦是來自不同社會文化的網絡（台灣與緬甸文化），將各自的文化特色，展現在同一個平台上，呈現出多元文化的平台，並不同於面對面溝通情境（蔣昕，2010）。在真實面對面溝通的情境中，個人會用選擇用單一的語言、符號與特定人互動，例如：旅居者緬甸僑生與台灣同學面對面跨文化溝通時，必須使用「國語」或其他相同的溝通形式交流，但在社交平台上混合兩種文化時，與好友之間的溝通情境、形式，不能清楚的區分，形成多元文化同時存在的空間。



但學者 McLean (2010)認為，媒體「素養 (literacy)」是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的一項。媒體素養意指，旅居者透過使用個人的社交網站，展示出個人學習新科技使用能力、創造能力、賞識多樣性、溝通能力等，在網路空間裡產製出有意義的科技文本(digital texts)。McLean 分析，移入「美國」的「加勒比籍」女生，應用 Facebook 跨文化溝通的過程。透過 Facebook 的照片、文字等符號，她不僅可以與家鄉的朋友保持連絡，同時也可以與美國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除了減少跨文化溝通的問題，旅居者更加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彰顯出自己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之地。而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中，會上傳有關緬甸潑水節、點燈節的文章、照片，彰顯出與台灣文化不同之處，突顯自己原有的緬甸文化，彼此之間產生跨文化交流。

因此，不同與面對面或利用其他傳播科技（即時通、部落格、BBS）的溝通情境及方式，社交網站乃是結合微網誌、網誌、相簿，以及聊天功能等特色，加強真實世界已有的社會網絡。此時，旅居者在社交網站平台上，必須面對兩種不同的文化溝通情境。在這樣的特殊網路空間裡，旅居者如何與千里之外的「原文化」（相同文化），或其身處所在之「主文化」（不同文化）的人互動溝通？是否會似真實世界般原文化與主文化產生糾葛？跨文化衝擊？

###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過去國內對僑生、外籍生，以及外籍配偶的學術研究，多數偏向於「生活適應」、「跨文化溝通」、「跨文化衝擊的疑慮消除策略」以及「傳播媒介在跨文化溝通時扮演的角色」等（賴玫君，2008；黃葳威，1999、2008），乃是針對線下真實生活裡的跨文化溝通問題，並未對傳播科技如何賦權跨文化衝擊的相關議題作深入探討。再者，社交網站研究的部分，焦點在於「使用者媒介溝通的經驗」、「人際關係維繫」、「社交網站對社會資本的影響」，以及「使用者在社交平台裡的展演」等，也尚未探討跨文化溝通問題（尤芷芸，2009；張純富，2010；洪彩鈞，2010；蔣昕，2010）。對此，研究者利用身為「緬甸僑生」身份的特質，探討旅居者們在社交網站平台裡跨文化溝通現象。

近年來，國外研究線上社交平台的跨文化仍然稀少。McLean(2010)以移入美國的加勒比籍女生為個案研究，論述透過社交平台建構屬於自己熟悉的空間，使用家鄉文化符號（文字、照片）與相同文化的人溝通同時，也可以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因此在社交網站上打造出「家(home)」的感覺，減少線下實際生活裡面臨到的跨文化衝擊。Zhao等人(2008)利用 Facebook 的三種光譜（視覺、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從具有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解釋個人如何在 Facebook 展現出線上自我樣態以及身份認同。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的照片、圖片，以及塗鴉牆上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使用者將自己視為是社會行動者，利用照片、訊息等非語文符號展現(show)自己，讓好友瞭解到個人的身份，而不需要使用者向好友用明顯性的語文符號告知自己的身份。其次，從 Facebook 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面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當中，展現出使用者的身份，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最後，最具有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身份是用語文符號。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about me)」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然而，Grasmuck 等人(2009)運用以上三道光譜，分析來自不同國家的受訪者在 Facebook 與好友溝通時，爲了避免跨文化的衝突，面對不同身份、文化的好友，如何呈現個人的樣態與切換身份。其結果，反對早期的網路線上社會是「無種族的狀態」；而認爲，無論線下真實世界或是網路空間裡種族的差異仍然存在。

故此，本研究分析，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們在社交平台跨文化溝通現象，以及傳播科技如何解決跨文化溝通問題。但社交平台上呈現出來的一切皆是與線下真實生活連結在一起的，亦即再現真實生活的面貌。因此，未闡釋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之可能性時，首先必須要深入探討緬甸僑生在線下原、主文化生活裡的生活經驗，以及衝撞到的跨文化衝突和障礙。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的如下：

- 第一，緬甸華僑在原文化裡，所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
- 第二，緬甸僑生來台後，衝撞到的跨文化衝突；以及
- 第三，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



## 第二章 文獻探討：跨文化衝擊與傳播科技的賦權

本章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第一節、第二節及第三節裡討論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在跨文化溝通時的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第四節旅居者在 Facebook 平台裡自我身份建構。前半段論述跨文化溝通中，研究者分別概述在台灣緬甸僑生的生活適應、跨文化溝通能力及在異鄉真實生活裡的身份認同；後半論述緬甸僑生藉由 Facebook 平台的特質進行自我身份建構的現象。

### 第一節 「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衝擊



「緬甸」屬於東南亞國家之一的經濟弱勢的傳統國家，與擁有民主與自由的「台灣」，「文化」方面差異極大。因此，當旅居者緬甸僑生飄洋過來台時，遇到陌生、不熟悉的台灣文化時，會產生不適應與跨文化溝通問題。而在此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為消除不適應、焦慮等現象，會應用不同的策略以及輔助的方式，建構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將個人融入於主文化的社會之中。然而，目前已無法將科技與自身日常生活分離的資訊社會裡，傳播科技作為溝通的工具，輔助旅居者遇到的跨文化溝通問題。

#### 一、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概念意指，因個人不熟悉主文化認知的方向，與無法充分地發揮個人在社會裡應扮演的角色，導致個人不能良好地與新環境文化溝通，進而使個人產生無力感 (Taft, 1977)。緬甸僑生初來乍到，面對陌生的台灣文化時，心理會感受到外在環境的壓力，例如：帶有異域「口音」的僑生與本地同儕溝通時，時常會因為「口

音」的關係，缺乏勇氣與他人交談，增加日常生活中的壓力。

Chaney與Martin (2007) 將文化衝擊進一步定義。「文化衝擊」是當個人從原本屬於自己的文化搬移至另一個不同的文化時所經歷的創傷。引起挫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飲食文化不同，對整潔的標準不同，男女相處的方式、或是學生學習的方式等差異。除此之外，同時也會受到語言(verbal)與非語言(non-verbal)表情的關係而受挫折。以緬甸僑生來說，緬甸僑生在僑居地時的飲食是偏口味比較重的酸辣口味，但在台灣的飲食卻是相對屬於較淡口味；或對於班上本地生同學一些陌生的口頭話語「拍謝」、「機車」，等…一時無法瞭解；以及要學習跟適應與科技結合的教學方式等，都會可能使緬甸僑生剛到台灣時感到沮喪，繼而引起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除了在心理上造成不適應之外，也會對生理造成影響。因此，文化衝擊的主要因素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人際關係的、認知的、和社會的等各種因素(Winkelman, 1994)。因此緬甸僑生為能夠適應台灣的生活文化，不僅要拋開緬甸保守文化，要學著接受台灣開放、自由的文化；同時也必須適應台灣冬天濕冷的天氣、颱風、地震等，方才能避免各心理、生理方面的衝擊。

Chaney 與 Martin (2007)將跨文化衝擊分為四個階段，(1) 興奮期 (euphoria)，(2) 理想破滅與挫折期 (disillusionment and frustration)，(3) 調適期 (adjustment)，(4) 整合期 (integration)。本研究依 Chaney 與 Martin (2007)的四個階段分析緬甸僑生在台灣所遇到的文化衝擊如下：

第一期，興奮期：接觸新文化是一個充滿幻想與新鮮感的過程，但一般不會超過兩個禮拜。緬甸僑生在家鄉時透過偶像劇、電影，認識到美麗的台灣，因此在未到台灣前



或來台前几天，處於充滿期待與歡樂的時期。但抵達台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在人際溝通、課業等各方面遇到困境，開始進入理想破滅時期。

第二期，理想破滅與挫折期：因不了解異鄉的社會文化，以及難以找出自己不明瞭的地方，感到失望、沮喪、孤單，身體會慢性疲勞與感到缺少精力。剛進入大學時，對於電腦中介傳播（BBS、即時通、部落格、社交網站）不熟悉的緬甸僑生，面對班上同儕以電腦科技為主要社交溝通形式，而自己無法融入同儕們的交友圈時，而會感到失望、孤單、寂寞等，充滿負面情緒的階段。

第三期，調適期：經歷以上的挫折期後，個人學習新文化的運作方式，並能進一步有效率地和新文化的成員合作。班上同儕應用電腦中介傳播溝通時，緬甸僑生主動學習電腦中介溝通方式，並與同儕進行溝通。

第四，整合期：個人學習到新環境的文化時，具備新文化環境裡解決事物的能力，不會因為態度、信仰、價值和行為的差距而使人在社會中有挫折感，能夠成功地融合於新文化之中。緬甸僑生不斷在新環境中遇到挫折，同時也不斷學習，培養出具備處理與新環境溝通時的能力。

從以上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裡，可以觀察到，在第二階段「挫折感」期間，文化衝擊開始進入旅居者緬甸僑生的跨文化經驗中。當個人未能消除疑慮時，其產生的焦慮、困惑與沮喪等情緒反應會導致精神病症、孤單、失眠以及身體不適等，都會干擾到個人的學習能力以及人際關係等等（賴玫君，2008）。

但旅居者會嘗試，利用各種策略去消除疑慮，消除跨文化過程裡的衝擊（黃葳威，

1999、2008)。具備處理新事物的能力、技巧等溝通方式，才會有效的達到跨文化溝通。因此，旅居者「緬甸僑生」的背景；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溝通方式、能力等問題，是本研究在討論如何有效地進行跨文化溝通之前，首先必須瞭解的。

## 二、資訊社會裡的跨文化現象

網際網路在 2005 年才開始進入至緬甸社會，目前慢慢地發展進步當中。過去網路落後的時代，緬甸僑生只能以昂貴的電話費用與家人保持連絡。而現今網路發達的資訊社會裡，人們因為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能進一步與遠在他鄉的親朋好友保持原有的關係 (Walther, 2002)。特別是在社交網站發展的社會情境脈絡裡，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可以透過照片、文字等符號的方式，與家鄉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絡。從 2009 年 9 月起社交網站 Facebook 在台灣興起一股熱潮<sup>12</sup>，同時在全球也掀起 Facebook 的流行文化風。在此，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可以透過進而應用 Facebook 平台與台灣同儕溝通的同時，亦可以與家鄉使用 Facebook 的朋友保持連絡，用熟悉的文字、照片的連繫，接收到家鄉發生的一些事情，而 Facebook 可以打造屬於旅居者們充滿原文化、熟悉的「家」(McLean, 2010)。據此，後現代資訊社會裡，對於家鄉只有破碎訊息的旅居者們，透過 Facebook 跨文化溝通再次建構自我身份 (Poster, 1995)。

綜合以上的觀點，飄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在主國台灣社會裡，不僅在實際生活裡有跨文化的溝通，且跨文化的溝通發生於社交網站 Facebook 平台。故此，接下來的章節裡研究者開始探討，跨文化溝通之定義、旅居者在台的生活適應，以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等等。

---

<sup>12</sup> <台灣瘋 Facebook 成長世界第一>。上網日期：2009 年 9 月 16 日。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ID=212903](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ID=212903)

## 第二節 跨文化溝通

「文化」是一種溝通的產物，反過來說溝通亦是文化的產物 (Nakanishi, 1986)。然而，「文化」是社會的一部分，包含知識、語言、宗教、習俗、價值觀、規範及法律等因素建構而成；「個人」經由學習，來傳承社會的「文化」。因此，人類在社會裡以相似的文化特徵、形式，相互瞭解、溝通；另一方面，「文化」會隨不同社會情境脈絡而異。擁有緬甸文化特質的個人，與擁有台灣文化特質的個人溝通時，會發現彼此之間有文化的差異。俞文釗 (1993) 認為，文化主要的定義包括：(1)文化是人類群體的特徵，而不是單一個體的；(2)一種精神活動的產物；(3)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穩定性；(4)是發展性的。

易言之，「文化」意指，在社會裡人們學習以相同的形式、模式來溝通，亦即個人在社會裡生存的一種模式。故此，當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成員，在直接或間接溝通時，通常會造成其中某一個、甚至兩個成員的生活變遷，從輕微的個人誤會到國際戰爭都有可能 (張淑媚, 2003)，其中跨國留學生或是僑生，就時常面對不同文化間思想觀念的衝擊與交融，這是一個不同文化、語言、思想觀念及生活方式的跨文化溝通的過程。

### 一、跨文化溝通之定義

跨文化溝通是指，「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衝擊。Ekstrand 等人將「跨文化」定義為一種居中的文化，該文化同時兼有原文化及主文化的特質(轉引自張淑媚, 2003)。相同地，Bochner (1986) 提出跨文化並不是拋棄個人原有的文化，而是複製陌生的主文化，將個人調適到新環境當中。因此，跨文化溝通是在同一時間，兩種或以上文化的互相溝通。例如，從小在緬甸保守社會之下成長的緬甸僑生，與成長於開放、自由的台灣



學生進行溝通，即是一種跨文化溝通。來自緬甸的僑生或其他國家的僑生時常與班上台灣同學討論報告時，彼此的思想、觀念、構念會有差異，必須要多花時間解釋互相的觀點。

跨文化溝通乃是族群之間溝通的一種形式，以及隸屬不同的社會團體成員間彼此溝通的形式 (Gudykunst, 2002)。換言之，溝通形式是團體、組織、社會間，認同的文化符號。舉例而言，在家鄉緬甸，或與來自相同緬甸文化背景的人，彼此之間互相會用「緬甸話、雲南話」等方言皆能溝通；但與主國台灣文化的人溝通時，必須要以「國語」為主。然而，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或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間接互動，溝通必然會產生結果。因此，無論是直接的人際溝通或間接利用媒介溝通，人們時時刻刻處於溝通的形式。顯然地，溝通的問題也因此跟隨而來。當我們與他人在同一場合裡，會採取面對面「對話」溝通形式，直接與他人進行溝通，有時會伴隨非語言的溝通（如眼神、手勢等）；但當與他人分別在不同的場合時，就得依靠「對話」或「文字」溝通形式，進行溝通，例如，電話、即時通、社交平台等，利用傳播媒介的間接溝通。

個人在進行跨文化溝通時，包含語文及非語文兩方面的知識和實踐。個人態度及價值觀各方面，語言及非語言行為會反映出文化的差異，而語文本身並不是溝通最重要的部份，除語文之外眼睛、臉部、四肢、身體的姿勢、接觸等，有助於表達意義（黃自來，1992）。就以非語文為例，緬甸僑生與師長溝通、談話時雙手抱在胸前，是表示一種對師長的尊敬，但在台灣會被誤以為是學生不尊敬師長，自我高高在上的意思。因此一個國家的文化形式，在他國解讀的意義並不一定是相同的。

張淑媚（2003）認為，跨文化溝通發生於「個體」與「外來文化的他人」互相溝通的情境，溝通問題產生的原因與多寡，則隨著雙方文化背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文化差異性小時，雙方共享的前提或共識就會愈多，較不易產生溝通問題；而文化差異性大時，

雙方共享的前提或共識就愈少，就容易產生溝通的問題。Marshall (2008) 比較集體主義的華人與個人主義的歐洲人情侶之間親密度時，發現華人親密度較低的原因是個人受限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同時彼此之間的自我揭露度底；相對於個人主義的歐洲人而言自我揭露較高，彼此的親密度就會愈高。

此外，Kristjánsdóttira (2009) 研究美國短期的交換生到法國交換時的跨文化溝通，利用三種不同的途徑，即文化知識、文化認同、文化學習，進行跨文化的研究。研究得知，文化知識裡「語言」是旅居者最大的困境，即便是法文很流利的美國學生，語言溝通時同樣有困境，同時非語言溝通亦會遇到困境。「語言」溝通的問題，使他們不敢主動開口與當地人對話，成為人群中的隱形人。其次，文化認同裡「國籍」在某一部分而言是有利的，交換生對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榮幸；但相對一部分而言法國將美國敵視為帝國主義者而感到困擾。另外，在文化「學習」方面，學習法國人的價值觀，而去掉以往法國人懶惰的刻板印象，同時增加美國學生的視野。以上的田野調查透露，跨文化的差異性，不僅只有在「溝通」時，差異性會出現，而是散佈在主國文化的各脈絡之中。

綜合 Bochner (1986)、Gudykunst (2002)、Marshall (2008)、Kristjánsdóttira (2009)、黃自來 (1992)、張淑媚 (2003) 等學者的觀點，「跨文化溝通」意指，旅居者在他國社會情境脈絡裡，結合原有文化與主文化的觀點，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的方式，不斷學習陌生的符號、價值、態度、文化、知識等，與主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溝通，亦即是一種循環溝通的過程。而為了能適應新環境以及有良好的循環溝通過程，個人必須要具備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接著，下章節繼續討論跨文化溝通能力。

## 二、跨文化溝通能力

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不僅維護原文化的同時，而且也必須學習新的陌生的主文化(Boeckstijn, 1988)；再者，兩個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個社會脈絡之下建立信任感，與降低陌生感時，傾向於相信所有人是相似的，但這樣的觀念往往會產生跨文化溝通的問題(Barna, 1994)。換言之，主文化的人常常會以自己的思想與經驗出發，而忽略旅居者是否能瞭解及接受等事項。故此，在矛盾的跨文化溝通過程裡，以上所述的文化衝擊四個階段（興奮期、挫折期、調適期、整合期），就會慢慢浮現。而跨文化溝通的能力，能夠化解跨文化溝通問題（文化衝突），瞭解他人的想法並加以溝通，以增進彼此的和諧溝通(Aycan, 1997)。

從 1959 年 Hall 提出跨文化溝通模式以來，學者們分別從，認知、行爲、社會學習、人類學等，各專業領域探討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 (Arasaratnam & Doerfel, 2005)。而 Neuliep(2006)整合過去的研究，將跨文化溝通能力歸納爲四個重要因素。(1)知識、(2)動機、(3)行爲、(4)社會情境特徵。接著，以下解釋跨文化溝通的四個重要因素。

第一，知識：旅居者對另一個文化的了解程度，包括文化覺察、語言與非語言的瞭解。尙未來到台灣前，在緬甸透過衛星電視台<sup>13</sup>或其他媒介，進一步認識到台灣文化特質，而建構個人對台灣文化的認知、以及知識。

第二，動機：旅居者對主文化的動機，是「接觸」或「遠離」主文化，此兩種跨文化溝通的態度會影響其跨文化溝通能力。當旅居者傾向「遠離」主文化時，個人對跨文

<sup>13</sup> 緬甸華僑家中，經由香港媒體「鳳凰衛視台」，接收到港台地區的新聞與娛樂節目。以全球海外華人爲目標群，因此主要還是以國語、普通話爲傳播語言。



化溝通的焦慮、害怕程度，就會往上升高。例如：早期六零年代移民來台的「緬華」，在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又稱為「緬甸街」）聚集在一起，開設原文化的緬甸小吃、雜誌、音樂等家鄉文化，展現出認同原文化，與對家鄉的思念；但反之透露出，對主國文化溝通仍有焦慮、不安等，而遠離主國文化圈，依舊生存於自己熟悉的文化之中。

第三，行為：實際的知識及情感成分。包含語言、非語言的表現，以及角色定位。在跨文化溝通過程裡，使用語言方式表現的同時，也會用非語言的方式輔助溝通；個體依自己在社會裡的角色，表現出適當的語言及非語言資訊。

第四，情境特徵：旅居者在面對跨文化交流時，依個人的社會環境、先前與主文化接觸的經驗、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都是影響「適應」主國的因素。而其中，先前與主國文化接觸經驗愈多者，「知識能力」就會愈高，而與主文化交流時，適應能力就會增加，便提升旅居者對主國的語言及非語言之認識。一部分在台的緬甸僑生，在緬甸時除了透過偶像劇、電影、音樂錄影帶等，認識到台灣的文化之外，也會透過家裡在台的兄弟姐妹對台灣文化的描述，實際上對台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對旅居在台生活適應方面有幫助。

跨文化溝通過程裡，旅居者如何應用「策略」，消除遇到的溝通問題以及衝突，亦即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一部分。McClure(2007)研究中國大陸留學生到新加坡留學時，提出三種消除跨文化溝通的策略。(1)自我決心(self-determination)：無論在學習、社交生活以及職業選擇各方面，必須要有企圖心，以及成就感；(2)學校的支持(collegial support)：在學業方面給予鼓勵、情感方面給予支持及聆聽等；(3) 策略的應用(strategies)：與班上同儕一起學習及做研究、觀察主國文化相關觀念、持續努力作為學習策略之道，以及學習對未來有助的知識等。以上三種正面性的策略，對於旅居者留學生在適應新文化環境，

有極大的幫助。

此外，McLean (2010)認為，媒體素養亦是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的一項。媒體素養意指，旅居者透過使用個人的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展示出個人學習新科技使用能力、創造能力、賞識多樣性、溝通能力等，在網路空間裡產製出有意義的科技文本(digital texts)。McLean 分析，移入「美國」的「加勒比籍」女生，應用社交網站(Facebook)跨文化溝通的過程。透過 Facebook 的照片、文字等符號，她不僅可以與家鄉的朋友保持連絡，同時也可以與美國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除了減少跨文化衝突，旅居者亦可以建構自我。在同一時空裡，除了展現家鄉文化之外，還可以與陌生文化溝通。

綜合上述，各學者針對跨文溝通能力提出眾多建議，但真正能消除跨文化溝通的問題與衝突，會因旅居者個人的特徵，以及主國的社會文化脈絡而異。然而，文化衝擊四階段裡（興奮期、理想破滅與挫折期、調適期、整合期），個人採取不同的策略，消除陌生文化帶來焦慮以及不安，便具有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據此，有效的跨文化溝通，乃是學習克服溝通的障礙（包含語言、非語言、自我角色），試著瞭解他人的觀念並加以溝通，以增進彼此的交流及認識。

### 第三節 跨文化溝通與傳播科技

旅居者緬甸僑生初到陌生環境時，面對環境的改變、語言文化的障礙等文化衝突，可能會有焦慮不安或無法適應的情形。但可以將傳播科技視為旅居者適應新文化的最佳傳播工具的原因在於，具有以下兩個特質：

第一，無空間距離以及無國家界線：網路可以形成文化傳播的效果，因為在網際網

路空間中，展現無空間距離、無國家界線特性，可以涵蓋各地的人文風土民情，讓不同空間中的網路使用者相互交流，並接觸多元的文化內容。在此情況下，傳播科技提供了兩項潛力。首先，旅居者緬甸僑生可以透過網路，與家鄉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絡之外，還可以與班上的同儕進行溝通。換言之，因為傳播科技的造就，旅居者可以同時與原文化及主文進行溝通（黃葳威，2008）。

第二，影響直接面對面的人際溝通：電腦中介傳播或其他方式的中介傳播，會影響直接面對面的人際溝通。舉例而言，利用透過電腦中介持續地傳遞文字符號，可能會在無形間影響個人在面對面溝通時的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資訊獲取策略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trategies)、輪流發言 (turn-taking)、發言速度 (speech rate) 及打岔 (interruption) 等習慣。換句話說，電腦中介傳播會引導個人面對面溝通的方式，旅居者緬甸僑生便有可能透過 CMC 溝通，幫助解決跨文化溝通的問題與衝突（Berger，2005）。

根據以上傳播科技的特質，本研究將以社交網站 Facebook 來探討網路平台的跨文化溝通現象。Facebook 為目前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網站<sup>14</sup>，且網站服務多元，包含聊天、寄信、照片、影音、網誌、檔案分享、粉絲團、遊戲等。因此，以下進一步探討 Facebook，以及 Facebook 與跨文化溝通之間的相關性。

## 一、社交網站(Facebook) 簡介與特質

現今資訊社會年代裡，社交網站廣受到大眾的喜愛，例如，Facebook、Twitter、Plurk 等社交平台，網站服務包含留言、照片、影音等多項功能，已獲得全球數百萬的使用者，且將使用「社交網站」事項整合進生活的實踐之中。再者，它提供那些具有相同興趣與

<sup>14</sup> 全球使用 Facebook 人數高達五億餘多(585,185,920)。取自日期：2010/1/10。取自 CheckFacebook。  
<http://www.checkfacebook.com/>。



活動的人建立網路社群，其效果展現於社交網站之中。根據 CheckFacebook.com 在 2011 年 1 月的調查指出，全球 Facebook 使用人數已高達五億餘人，其中台灣佔全球 1.78%，顯示出 Facebook 已超過其他社交網站，同時也帶動全球進入 Facebook 的時代。據此，本研究將選擇 Facebook 做為旅居者在異鄉進行跨文化溝通的主要社交平台。以下簡介社交網站 Facebook 的特性以及功能。

Facebook，非官方中文名稱為「臉書、面書」，或「非死不可」，是一個社交網路服務網站。2004 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學生 Mark Zuckerberg 設立，最初該網站僅供哈佛大學的學生使用。隨後，擴展至美國部分的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紐約大學等），最後全球只要有大學電子信箱的人都可以加入至 Facebook。之後，從 2006 年 9 月開始，只要輸入有效電子信箱即可以成為 Facebook 成員（如圖 2-1）。接著，Facebook 會依使用者所加入的電子信箱裡的通訊錄名單，寄發信函，邀請其他人加入 Facebook，成為使用者 Facebook 裡的好友。



由此可知，Facebook 是一種「定錨關係(anchored relationships)」，亦即以線下真實世界裡的人際關係為根本，進一步在網路上再次建構關係 (Zhao et.al., 2008)。而使用者也可以透過「設定」選項，設定個人的隱私，只限「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瀏覽，或開放「個人資料 (profile)」給 Facebook 所有成員瀏覽。由此簡單、方便的步驟，能與讓分隔兩地的旅居者緬甸僑生與家鄉好友、或是在其他國家的好友，以及台灣本地的好友，一起在此平台上互相交流與溝通。



圖 2-1：Facebook 登入首頁

Facebook 介面中的「塗鴉牆」(The Wall)功能為，使用者個人檔案頁的留言板，使用者可以在此發表 440 字的個人「動態」(Status)，讓有權限的朋友，可以瀏覽使用者的塗鴉牆，得知使用者現在想什麼、正在做什麼，以及當下的心情。而這些「動態」都會匯流至好友的「動態消息」首頁裡（如圖 2-2）。與一般留言版的差異性在於，Facebook 不僅提供文字、影像、圖片的分享外，還包括心理測驗、應用程式等，將測驗結果呈現於「動態」頁面上，而好友針對此動態以「留言」或按「讚」的方式回應。因此，透過社交網站 Facebook 為中介，旅居者可以接收到家鄉「最新訊息」。同時，也可以用原文文化的文字、照片，呈現出個人的「動態」，有別於真實生活，且不需要把自己原文化隱藏起來；並且也可以得知到，在第三國家與自己有著相同文化的人保持連繫，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到他國文化，增進自己的國際視野。



圖 2-2：Facebook 個人動態首頁

此外，使用者透過「個人資料編輯」欄，建構「個人資料」頁面(profile)，包括個人的基本資料、休閒嗜好、學歷、感情狀態、個人興趣（書籍與電影）等等，由使用者個人自由選擇進行編輯「個人資料」(如圖 2-3)；再者，Facebook 提供使用者透過按「讚」的方式加入個人有興趣的粉絲團或社團。以上個人參與的粉絲團，或個人編輯的興趣，也是在向好友告知個人的文化品味或認同（洪彩鈞，2010）。然而，從旅居者緬甸僑生的「個人資料」(profile)檢視，兩種或以上，不同的文化品味：一種是屬於「原文化」保守、傳統文化風格的「緬甸文化」；另一文化乃是，「主國文化」現代、自由文化風格的「台灣文化」，或其他主流文化，同時在 Facebook 平台上相互交流。





圖 2-3：Facebook 個人資料頁面

Boyd 與 Ellison (2007)將社交網站作了進一步較具體的定義。他認為，社交網站是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服務，並且讓使用者允許從事：

1. 在有限的系統中建立半公開或公開的個人資料(profile)
2. 在系統中明確列出共享連繫的好友名單；
3. 在系統內好友之間，可以互相連繫與瀏覽。

顯然地，社交網站特色，並不同於黃厚銘(2001)所說的「電腦中介傳播，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或去認識陌生人的虛擬網路社群」；而是透過使用者在線下世界

的網絡關係，促成線上網路社群的現象，進一步連繫彼此之間的情感。因此，社交網站主要的目的不是讓使用者認識到新朋友，而是讓使用者以把早已存在的社交網絡加以堅固與保持連繫(Boyd& Ellison, 2007)。相同地，Haythornthwaite (2005)指出，社交網站的主要目的，是讓將已認識的朋友作進一步溝通，而不是認識「新朋友」。因此，Facebook裡的網路社群，不是屬於匿名性的；而是一種非匿名性(nonymous)的網路社群，他們在線下真實的世界裡大部分都是已認識的朋友 (Zhao et.al., 2008)。

依據以上 Facebook 的特質，說明社交網站是與線下真實世界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繫的平台，並結合使用者與好友的資料訊息，建構成一個資訊流通的平台，也幫助人們資訊傳輸的便利性。對漂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而言，初到新環境時，一切感到陌生與緊張；幸運地，仍然可以從 Facebook 中的照片、圖片，以及影音等熟悉的內容，消除內心的不安與焦慮。然而，多元文化同時出現在一個空間裡時，同樣會出現真實世界裡的跨文化溝通問題，以及文化衝擊的現象嗎？依此問題意識，繼續探討旅居者在社交網站裡的跨文化溝通。



## 二、Facebook 與跨文化溝通

以往學者對電腦中介傳播研究的焦點在於，跨越時間、空間與去個體化的虛擬社群 (如 BBS, MUDs 泥巴<sup>15</sup>)。例如，「社會呈現模式」(social present model)、「線索稀釋」(cues filtered out model)等特質指出，網路可以去除時間、空間、身份的隔閡，讓個人能與陌生人在網路線上世界裡，進行溝通與互動，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以及虛擬社群的現象。因此，早期研究者認為，網路虛擬的線上世界裡，性別、種族差異是不存在的，是一個烏托邦的空間 (Kendall, 1998; Tynes, Reynolds & Greenfield, 2004)。

<sup>15</sup> MUDs (Multi-User Dungeon)「線上多人使用者領域、空間」：是一種純文字介面方式進行的線上遊戲，使用文字描述所創造的虛擬世界，是各線上遊戲的始祖。

根據，「社會呈現模式」以及「線索稀釋」等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指出，CMC 相對於面對面溝通是不利的（張純富，2010）。然而，Walther(1992)提出，倘若拉長資訊交流與處理時間，可以彌補 CMC 缺乏社會線索的不足。張純富（2010）以社會資訊處理的觀點，察覺電腦中介傳播雖然限制非語言線索會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但使用者爲了滿足人際需求下，創造新的網路文字以傳遞人際資訊。換言之，CMC 互動時，使用者爲省略時間，會使用以網路文字符號（LOL: laugh out loud; XD: 狂笑），彌補口語(verbal)不足之處。因此，社會資訊處理觀點，打破早期電腦中介對人際傳播發展的限制，能完整地將人際資訊傳播出去，而建構出與真實社會世界相符合的網路人際溝通平台。

當利用電腦中介傳播，建構出類似真實社會的人際網絡時，線下社會性別、種族、國籍等就會浮現於電腦中介傳播當中。Grasmuck 等人(2009)反對，早期提出的線上社會是「無種族的狀態」；認爲，無論線下真實世界或是網路空間裡種族的差異是存在的。在研究中，作者以來自：越南、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留學生的 Facebook 進行分析，觀察社交網站裡的跨文化衝擊現象。結果指出，在線上社交網站裡種族差異確實存在，非洲學生視爲最具有社交的、文化表現，以及認同感；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的學生，在種族認同、交際、自我展演上是明顯突出的；越南學生在 Facebook 的參與性較少。依 Grasmuck (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 Facebook 平台裡的確存在種族、文化的差異性；因此，研究者在先前所提出的問題的確存在，即在 Facebook 平台的確也存在著如線下真實環境裡的文化衝擊以及跨文化溝通問題。當 Facebook 主動將好友的資訊以及動態匯流在一起的時，呈現出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同時，亦打破「親密」必須在場的舊觀念，旅居者打破空間限制，彼此之間呈現「親密性(intimacy)」(陳銳嬪，2007)。例如，旅居者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平台裡，與相同文化背景的好友，用原文化的文字、符號（緬文）溝通時，便呈現出與相同文化好友之間的親密性，同時「排除」他人進行溝通。

### 三、Facebook 平台，旅居者的自我身份建構

在真實世界的生活裡，旅居者脫離原文化後，來到新陌生的環境「主國」社會脈絡時，會增加對原文化的認同（Kurien, 2004）。儘管，在緬甸「原文化」社會時，「緬華」本身或真正緬甸人，沒有將他們視為是「緬甸人」；但來到台灣異鄉的緬華，利用緬甸文化展現出自己獨特的「身份」，而增加對原文化（緬甸文化）的認同，將自己是視為是「緬甸人」，建構在「主國」社會裡的身份（翟振孝，2005）。2010年10月21日緬甸軍政府更換新國旗<sup>16</sup>，遭到外界批評的同時，在台旅居的緬華，紛紛在 Facebook 的塗鴉牆批評，或將個人顯示圖改為緬甸舊國旗，在 Facebook 告知自己「緬甸人」的身份，與呈現出對原文化的認同感。因此，洪宜安(Ien Ang)認為，旅居者在跨文化過程裡，展現出一種認同的混雜性 (hybridity)，意即在世界體系整合下，文化認同獨立存在是不可能的，認同的位置會受到世界體系文化框架的影響（轉引自陳銳嬭，2007）

其次，新北市中和區「緬華」開設的「滇緬」餐廳裡的菜色口味，結合主國台灣的飲食文化，已將原文化的酸辣味道調改為比較淡的味道。因此，旅居者們的離散認同 (diasporic identity)，是結合了母國的原文化與主國的在地文化(Jung, 2006)。Hall (2000) 指出，所謂的離散認同，是個人在「原文化」與「主文化」的互動溝通時，不斷產製與再產製持續發生的過程。然而，現代科技便利的時代，電腦中介傳播更促成旅居者跨地域、時間、身份的互動溝通，而在多元文化下的旅居者們，維護原文化以及與主文化溝通時，傳播科技更加扮演重要的角色。

Zhao 等人(2008)檢視 Facebook 平台，來自不同國家的旅居者在網路上如何建構身份認同，其結果認為，身份 (identity)不是個人的天生的特徵，而是當下社會環境產製出

<sup>16</sup> <緬甸啓用新國旗國徵 現軍政府下月移交國家權力>。上網日期：2010/10/21。  
取自新浪新聞中心：<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1/202421325022.shtml>



來的社會產物 (social product)。Zhao 等人利用 Facebook 的三種光譜 (視覺、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從具有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解釋個人如何在 Facebook 展現出線上自我樣態以及身份認同，如圖 2-4 所示。

首先，具有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的照片、圖片，以及塗鴉牆上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但所發佈的照片、訊息等符號皆是使用者已挑選、過濾完的，因此有 91%~95% 的使用者會使用此方式呈現線上的身份。在此平台裡，使用者將自己視為是社會行動者，利用照片、訊息等非語文符號展現自己，讓好友瞭解到個人的身份，不需要使用者向好友用明顯性的語文符號告知自己的身份。而旅居者緬甸僑生與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 Facebook 平台透過此方式分享目前有關家鄉的資訊。舉例而言，緬甸更改國旗、第一次競選總統等事項，皆是透過網路分享的形式，可以讓每位遠離家鄉的人得知原文化所發生的事情。在此互動情境裡，可以讓主文化的好友觀看到原文化的資訊，同時彼此之間有進一步的互動溝通日常生活裡發生的訊息。

其次，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面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因此，Facebook 平台上加入興趣／喜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累積個人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性，從此行為裡反映出個人的特質「品味」。旅居在台的緬甸僑生加入原文化的粉絲團之後，從中獲取自己喜愛歌手、偶像們的最新訊息，但同時好友們也接收到此訊息；而對於原文化的訊息而言，主文化的好友會感到陌生、熟悉度不高。當緬甸僑生加入緬甸的愛國女英雄昂山素姬 Aung San Su Kyi 的粉絲團與留言時，將此訊息會匯流到好友的首頁，而對於主文化的好友而言，或許聽說過這位女英雄，但卻不知她是諾貝爾得獎者之一，以及為什麼會被緬甸軍政府軟禁等詳細情況。從個人的喜好／興趣／粉絲團等所累積構成的「品味」裡展現出個人的身份。因此，與其用暗示性的「視覺」方式展現自我，「品味」方式更加能展現出自我的身份與文化。

最後，第三種展現自我身份的方式是用語文符號，亦是最具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而不需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方式向好友告知自我。舉例而言，對於緬甸僑生的 Facebook 好友，從他的塗鴉牆、照片或粉絲團裡的訊息得知，是與「緬甸」有相關，進一步認識後才會得知到他／她是漂洋過海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但假設在「關於我」裡直接敘事「我是來自緬甸的僑生，目前就讀於 xx 大學，…」直接可以讓好友瞭解到自我的身份。

利用 Facebook 特徵，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構成連續性的三種光譜，分別為視覺、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在線上如何呈現自我的樣態。其中，從 Zhao 等人(2008)研究結果指出，最具有暗示性的「視覺」的方式為最多數，從中可以觀念出原文化與主文化的差異。再者，因為 Facebook 具有連繫線下真實身份的功能，不同種族的人在 Facebook 平台裡互動溝通以及展現個人身份認同時，此線上溝通情境也就結合與原、主文化好友的溝通，而形成一個跨文化溝通的情境。



圖 2-4： Facebook 平台，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展現自我身份

資料來源：Zhao, S., Grasmuck, S., & Martin, J. (2008).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Facebook: Digital empowerment in anchored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816-1836.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第三章中，將會論述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選取的過程。在第一節裡，解釋在研究方法上，採取質化研究的訪談法為主的原因；第二節中，如何從研究者認識的人脈裡選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最後，第三節解釋訪談內容與設計之概念。

####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以清楚的發現「跨文化溝通」是兩個文化之間的衝擊，其中「文化」包含多方面的意涵。而過去跨文化溝通的研究，多數以量化研究方法歸納出影響跨文化衝擊的主要因素，但難以解釋其背後所隱藏的問題。所以質化研究方法，不是有效地提出能解決跨文化衝擊的因素，而是解釋跨文化溝與文化衝擊的存在。換言之，質化研究是在回答「為什麼」的研究問題，著重其問題背後所隱藏的意義，以及真實世界的來龍去脈（郭良文、林素甘，2001）。

因此，為達到本研究目的，傳播科技「如何」輔助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問題，本研究選擇採取質化研究方法，探討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問題以及深入瞭解跨文化溝通問題的來龍去脈。然而，本研究欲探討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因此研究者必須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裡與好友互動溝通的情況；與不同文化的台灣好友溝通，或相同文化的緬甸好友溝通情況。受訪者所上傳的照片、影音；在「塗鴉牆」發表的訊息；加入的粉絲團，以及如何向好友在「關於我」欄位裡自我介紹等互動溝通。在訪談進行的過程裡，瀏覽受訪者的 Facebook 個人頁面，以進一步作行為觀察法，可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裡與好友實際進行的人際溝通行為。故此，本研究透

過深度訪談法，以及行爲觀察法，試著探究傳播科技「如何」輔助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問題。

##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與緬甸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網站平台 Facebook 爲研究場域，進行探討 Facebook 裡的跨文化溝通。訪談對象以兩種方式招募受訪者。陳向明（2002）的「典型個案抽樣」方式瞭解研究現象的概況，而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個案；以及滾雪球兩種方式招募受訪者。首先，從研究者自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2 月累計的 Facebook 好友共 171 人，其中主文化的（台灣）好友共 99 人；原文化的（緬甸）好友共 72 人。而研究者從個人 Facebook 的原文化好友裡，採取典型抽樣的方式，每天使用 Facebook 超過半小時<sup>17</sup>以上的緬甸僑生；但研究者的好友大部分居住台灣北部地區<sup>18</sup>，以及來台時間較長者（5 年以上）。因此，爲了能夠概括性地包括全台（北、中、南）的緬甸僑生，以及能訪談近幾年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2009 至 2010 年入學者），藉由受訪者推薦下一位受訪者之滾雪球的方式，經研究者原有的 Facebook 好友們在 Facebook 平台的推薦好友之方式，或線下真實生活裡用手機、即時通等方式認識之後，再到 Facebook 平台裡互加爲好友，徵求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受訪者共計 16 人，男性 7 人、女性 9 人，如表 3-1 所示。

<sup>17</sup>洪彩鈞（2010）以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爲取樣標準時，將每天使用半小時以下爲「低度使用者」；半小時～三小時以下爲「中度使用者」；超過三小時爲「重度使用者」。故此，爲達到本研究的目的，選取超過半小時以上的受訪者訪談。

<sup>18</sup> 緬甸僑生爲了能夠獨立，在台的生活費用，就學時會選擇工作機會多的北部都市地區的國立學校。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化名	身分	年齡	性別	在台居住地點	訪談日期	每日使用 Facebook 長久
1	小梅	大學生	25	女	台北	2011/02/01	1.5 小時
2	阿強	大學生	25	男	新竹	2011/02/10	1.5 小時
3	阿玉	服務業／畢業	28	女	台北	2011/02/02	2 小時
4	臭臭	研究生	26	女	台北	2011/02/01	2 小時
5	瘦瘦	大學生	21	女	新竹	2011/02/08	1 小時
6	周杰	大學生	20	男	新竹	2011/02/09	1 小時
7	李平	工地／休學	27	男	台北	2011/03/12	1.5 小時
8	阿興	廚師／休學	27	男	台北	2011/03/11	3.5 小時
9	阿嬌	大學生	22	女	台南	2011/02/26	1 小時
10	阿明	大學生	32	男	高雄	2011/02/28	2.5 小時
11	校長	研究生	29	男	台北	2011/03/08	1.5 小時
12	阿莉	服務業／休學	25	女	台北	2011/03/08	1 小時
13	阿能	大學生	26	男	台南	2011/02/26	2.5 小時
14	不點	大學生	26	女	高雄	2011/02/27	1.5 小時
15	美美	大學生	24	女	高雄	2011/02/27	2.5 小時
16	阿平	大學生	24	女	新竹	2011/03/04	1.5 小時

訪談執行時間，自 2011 年 2 月至 3 月執行訪談，共訪談 16 位在台的緬甸僑生。為保護受訪者的實際資料洩露與研究倫理等問題，以化名的方式取代受訪者的真實姓名。訪談時間大約 1.5 至 2 小時，依受訪者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豐富性，以及訪談過程中的自我揭露程度而調整時間。在 16 位訪談對象之中，7 位(44%)男性、9 位(56%)女性。其中，年齡最大的是 32 歲，最小則 20 歲，平均年齡為 25 歲。本研究對象 12 位(75%)是

在學的學生；而為了彰顯出受訪者不同的特質，也訪談 3 位(19%)目前休學打工的緬甸僑生<sup>19</sup>，以及 1 位(6%)已畢業受訪者。再者，為概括全台灣的緬甸僑生，本研究訪談 5 位(31%)在南台灣的受訪者，其餘的 11 位(69%)則為在北台灣的受訪者。

### 第三節 訪談內容與設計

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 譯（2004）將深度訪談分為三種類型：（一）結構性訪談（structural interviews）、（二）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al interviews)，以及（三）半結構性訪問（open-ended interviews）。本研究為了引導受訪者針對主題深入陳述，與避免脫離研究中心，於是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方法為主，研究者預先擬定訪談大綱，依據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但訪談大綱乃是訪談過程裡作為訪談提示，訪談者提出問題的同時鼓勵受訪者積極參與回答並提出問題，而根據當下進行中的實際訪談情況，調整訪談的程序和內容。

本研究以受訪者線下跨文化衝擊為基礎，探討傳播科技如何解決跨文化之間的衝突；因此，訪談大綱裡首先設計，受訪者在主文化與原文化的生活經驗與互動溝通等問題，再從中穿插使用 Facebook 經驗等相關問題，希冀充分了解旅居者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跨文化現象。訪談時間部分，研究者為能夠充分了解受訪者的想法，以及對未熟悉的受訪者在訪談開始前，以閒聊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離，於是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至 90 分鐘等。訪談進行的過程中，以便分析與彙整資料，事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採取錄音與筆記方式記錄訪談內容。訪談結束後，將訪談的內容以逐字稿方式記錄，以利對研究過程進行分析。

<sup>19</sup>內政部研訂之「滯臺泰國緬甸地區國軍後裔申請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草案)」：自 88 年 5 月 2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由教育部或僑委會核准自泰國、緬甸地區回國就學或接受技術訓練的僑生，並經國防部查核具有國軍後裔者，即可依該辦法申請無戶籍國民居留，並於在台居留滿 2 年可申請定居取得身分證。

本文以傳播科技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的衝突為研究目的，訪談大綱共分為受訪者個人特質、原文化、主文化、跨文化衝擊、Facebook 互動溝通等五大項，再從中加入相關子問題，如圖 3-4 所示。以下將分述之。

## 一、個人特質

旅居者「年齡」、「在台就讀的學校、科系」、「來台時間」、「開始與網路接觸的經驗」等個人特質將會影響個人在 Facebook 平台的跨文化溝通。一般來自緬甸的僑生比起班上同儕的年輕稍微大 1~3 歲(或以上)。原因在於在緬甸的華僑學生，從小開始上中文與緬文學校（中文學校為早上六點至八點；緬文學校為早上九點至下午四點），但到初中三年級，學業壓力開始增加時，先將中文學校休學一至兩年，到緬文十年級畢業時再來繼續唸中文高中，之後再參加考台灣聯考後來台求學。因此緬甸僑生大一剛入學時普遍年齡約二十歲左右，而年齡差異會影響與班上同儕的溝通。

在台灣緬甸僑生，經濟方面必須要有自助的能力，一般會選擇有打工、工讀機會多的城市國立學校（如：在台北熱鬧商圈的學校台大、師大、政大…），而生活水準較低的偏遠地區學校或學費高的私立學校裡緬甸僑生較為稀少。故，在偏遠地區學校與私立學校就讀的僑生，比起城市國立學校的學生面臨比較大的跨文化衝擊。再者，在就讀的科系方面，唸理工科系的學生每天與傳播科技接觸之下，會對傳播科技較為熟悉；但唸人文社會科系的學生與網路接觸較少等，進而會影響到個人在 Facebook 裡的跨文件溝通。因此，在以上的假設之下，從訪談中探究受訪者就讀的學校、科系會對緬甸僑生線上、線下跨文化溝通的影響。

緬甸自從 2005 年之後，傳播科技才開始發展，至今人們上網的普及率仍然偏低，有需要用網路時才會到網咖使用網路，與外面世界<sup>20</sup>溝通、連繫。簡而言之，緬甸僑生來台之後才會開始熟悉地瞭解如何使用傳播科技。因此，來台時間長久，第一次開始與傳播科技的接觸，都會影響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

最後，就個人特質而言，受訪者的年齡以及在台就讀的學校、科系皆會對線下跨文化會有影響；而來台的時間、開始與傳播科技接觸的時間，進階從線下的跨文化經驗影響到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

## 二、原文化



緬甸僑生，雖然身爲是炎黃子孫，但從小學習緬文，使用緬語與人溝通，成長於緬甸文化的社會環境裡，緬甸文化屬於是個人的「原文化」。故此，緬甸僑生的成長背景、家庭情況、就學經驗以及在緬甸的人際關係，會與主文化成長的人有所差異。本研究以「成長背景」、「家庭狀況」、「就學經驗」、「人際關係」以及「先前使用傳播科技的經驗」爲訪談問題。其中成長背景與家庭狀況包括出生於緬甸哪一個城市<sup>21</sup>、在家中的排行、父母職業、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就學經驗包含是否有上「中、緬文」學校、「中、緬文」最高學歷；人際關係包含在緬甸與好友相處的方式以及現象；先前在緬甸的使用電腦與傳播科技的經驗等。研究者欲從中釐清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生活情況，進而分析受訪者本身的性格以及對傳播科技的影響。

<sup>20</sup> 緬甸軍政府避免外界擾亂國內政治情況，封鎖國內發生嚴重的事情以及國際新聞等。因此緬甸新聞充滿國內軍政府正面新聞，較少報導國外的消息。

<sup>21</sup> 緬甸北部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較爲困苦，而中部及南部經濟發達及屬於繁榮的都市城市（如：緬甸國際機場位於南部舊首都仰光(YANGON)）。



### 三、主文化

旅居者緬甸僑生來台求學之後，必須要學習主文化（台灣）的生活形式以及人際溝通等，但並不是要拋棄原有的緬甸文化。因此，學習主文化過程裡（興奮期、挫折期、調適期、整合期），研究者提出「選擇來台的原因？」、「對台灣的印象如何(好或壞)?」、「在台的工作、學業狀況？」、「與班上同儕或同鄉的人際關係如何？」、「在台的使用網路的經驗？」等問題，從受訪者在台的經驗，瞭解到主文化與原文化之間的跨文化衝擊與如何處理？

### 四、跨文化衝擊



從以上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訪談問題之中，可以引導出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其中遇到的跨文化衝擊。因此，跨文化衝擊方面，原文化與主文化交集時，個人認知到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而其差異性會對個人在心理及生理方面會受到挫折感與創傷。故本文以受訪者所遇到過的跨文化衝突為例，與受訪者進行討論「文化衝擊、不適應問題」、「何時發生的？」、「如何處理衝擊」、「Facebook 如何輔助？」等問題，從中得到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衝擊經驗，以及從中瞭解到 Facebook 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時遇到的衝擊。

### 五、Facebook 互動溝通

Facebook 平台主要的特色是在於，以線下已認識的好友為根本，再次在線上建立彼此的關係 (Boyd & Ellison, 2007)。從緬甸飄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不僅可以與千里之外的「原文化」，或其身處所在之「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然而，Facebook 平台裡在同一空間、時間裡，有兩種不同文化存在。來自家鄉的好友，會在 Facebook 裡分享有

家鄉的新資訊；而主文化的好友會發佈一些有關主文化的資訊。因此，本文提出「與誰互動較普遍？其原因為何？」、「照片、留言、塗鴉牆」、「Facebook 帶來的好處、壞處」、「溝通符號」、「使用前、後的差異」等問題，進而瞭解不僅在線下真實世界的跨文化互動溝通，而也會瞭解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與好友的互動溝通。

本文以線下跨文化溝通為基礎，傳播科技為輔助的工具，進一步探討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主文化與原文化之間的糾葛，以及線上跨文化溝通。於是訪談大綱包括個人特質、原文化、主文化、跨文化衝擊、Facebook 平台裡互動溝通等五大項目。依據此五大項目的中心，以半結構式的問題再進行討論，其能深刻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的溝通等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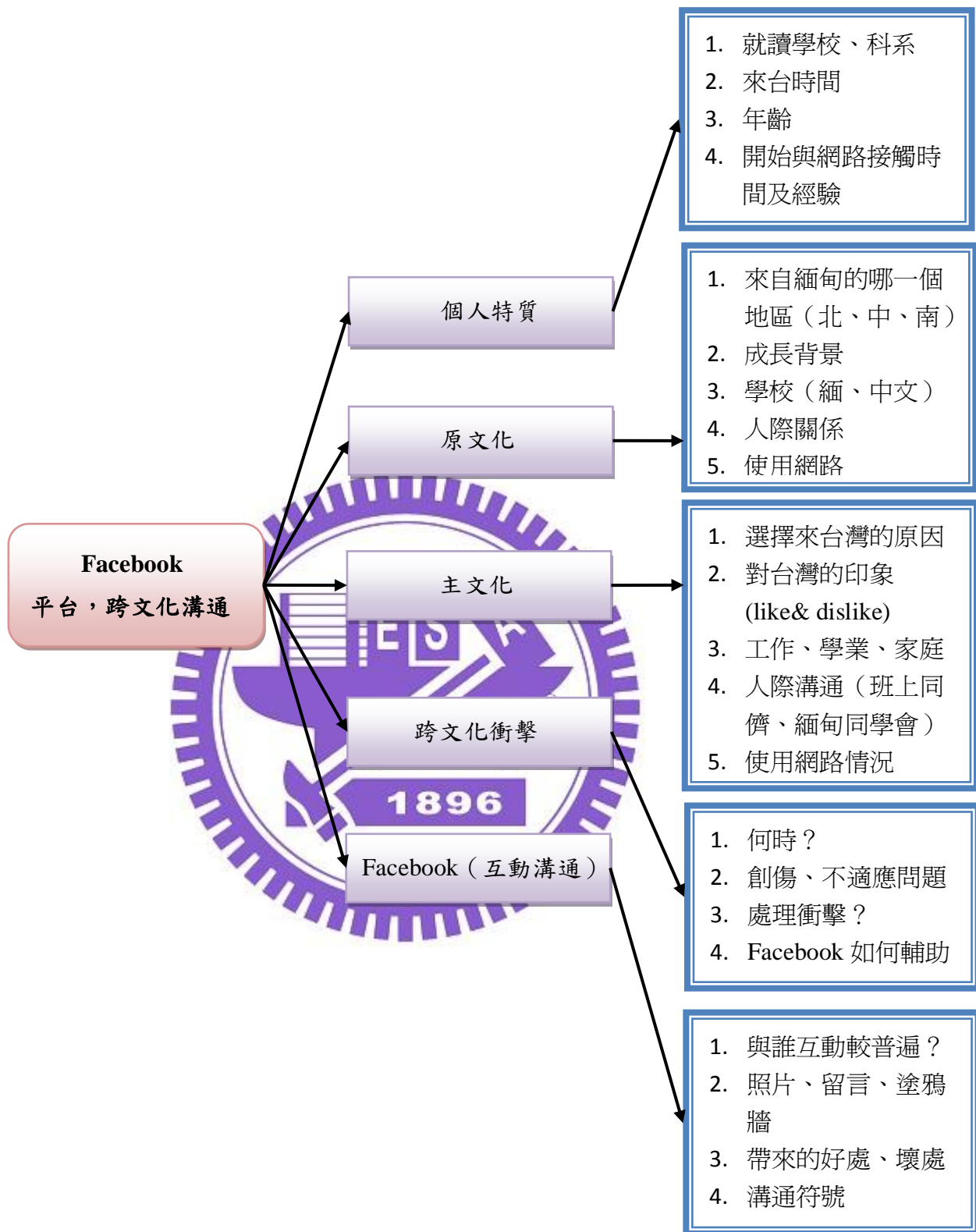


圖 3-1：本研究之訪談架構。

## 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節中，研究者依次分爲個人特質與成長背景、主文化與原文化的線下世界互動溝通的狀況，以及線上世界 Facebook 平台裡的互動溝通狀況共三節。首先，在線下真實生活之原文化互動溝通情境，透過受訪者特質與成長背景部分，描述受訪者獨特的基本資料，與從小在緬甸原文化生活的狀況，藉此瞭解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日常生活輪廓；以及，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對於主文化的幻想，再深入討論影響在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第二節，受訪者處於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的經驗，從中耙梳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認同糾葛與差異性，進一步探討其過程中的跨文化溝通和衝擊等。最後，在第三節，結合原文化與主文化互動溝通的 Facebook 平台裡，受訪者如何再現原文化特質，以及主文化的衝擊等，探討非匿名性的社交網站平台裡，旅居者緬甸僑生線上跨文化溝通之狀況。

### 第一節 線下真實生活之原文化互動溝通情境

雖然，本研究受訪者共 16 位，皆是從小生長在保守傳統的緬甸文化環境，但依據受訪者個人的基本資料以及成長的背景等環境因素，分別造成其開朗、內向、隨和的特質；因此，個人特質因個人成長背景的差異而會有所殊異。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成長背景列於表 4-1。



表 4-1：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成長背景

	化名	性別	出生年	教育程度	成長背景							
					來自緬甸地區	語言			家庭經濟	緬甸時教育程度		來台時間／長久 <sup>22</sup>
						緬文	國語 <sup>23</sup>	雲南話 <sup>24</sup>		中文	緬文 <sup>25</sup>	
1	小梅	女	1986	生農大四	瓦城(中)	✓	✓		玉石	高中畢業	物理大二	2006／5年
2	阿強	男	1986	電機大一	仰光(南)	✓			大陸生意	家教補習	高中畢業	2010／0.5年
3	阿玉	女	1983	理工大五	抹允(北)			✓	玉石	高中畢業	物理大一	2004／7年
4	臭臭	女	1985	生科碩二	瓦城(中)	✓		✓	大陸生意	高中畢業	化學大三	2005／6年
5	瘦瘦	女	1990	電機大一	密支那(北)			✓	大陸生意	高中畢業	無	2010／0.5年
6	周杰	男	1991	電機大一	密支那(北)	✓		✓	大陸生意	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	2010／0.5年
7	李平	男	1984	生農大一(休學)	七英里 <sup>26</sup> (北)		✓	✓	務農	高中畢業	無	2005年／6年
8	阿興	男	1984	僑大 <sup>27</sup> (休學)	皎脈(東北)		✓	✓	玉石	高中畢業	六年級	2004年／7年
9	阿嬌	女	1989	社科大一	臘戍(東北)			✓	大陸生意	高中畢業	五年級	2010年／0.5年
10	阿明	男	1979	人文大五	密支那(北)			✓	玉石	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	2004年／7年

<sup>22</sup> 本研究之受訪者來台時間長久，以訪談時間 2011 年 2 月至 3 月開始計算。

<sup>23</sup> 緬甸的華僑多數是屬於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孤軍後裔，以及當地華僑使用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等原因，緬華所謂的「國語」與中華民國的「國語」相同。

<sup>24</sup> 70%以上的緬華為雲南籍，其餘為廣東及福建籍。因此，全緬華僑的中文語言是以「雲南話」為主要溝通媒介。

<sup>25</sup> 緬文十年級畢業，等於中文的高中畢業。

<sup>26</sup> 因與「密支那」市隔離七英里的小村莊，而命名為「七英里」。該村莊居住緬甸少數民族、印度人，以及漢族等，亦是最靠近中國大陸的中緬邊界地區。

<sup>27</sup> 僑生來到台灣考試後，沒有直接分發到大學的同學，再在台北林口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僑生先修部」（僑大）進修一年，隔年再參加大學聯考。

11	校長	男	1982	人文 碩二	瓦城 (中)	✓	✓	✓	玉石	高中 畢業	經濟 (大二)	2004年/ 7年
12	阿莉	女	1986	人文 大三 (休學)	東枝 (東南)	✓		✓	泰國 生意	高二	資工 (大一)	2006年/ 5年
13	阿能	男	1985	理工 大三	臘戍 (東北)	✓		✓	茶葉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7年/ 4年
14	不點	女	1985	電機 大四	臘戍 (東北)	✓		✓	玉石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6年/ 5年
15	美美	女	1987	社科 大三	皎脈 (東北)	✓		✓	玉石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7年/ 4年
16	阿平	女	1987	理工 大四	東枝 (東南)	✓		✓	玉石	高中 畢業	物理 大一	2007年/ 4年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來自緬甸不同地區，有 12 位(75%)是來自緬甸北部與東南部地區，亦即是以「雲南話」為主要溝通的地區；3 位(19%)來自緬甸中部，日常生活中「國話」、「雲南話」，以及「緬甸話」等三種語言皆可以接觸得到，但年輕一代的華人，因為在外接觸緬甸人的機會比較多，故「緬甸話」為主要溝通；1 位(6%)是來自緬甸文化最濃厚及緬甸人聚集最多之地「仰光」，主要是以「緬甸話」為主，中文的聽、說、讀、寫等方面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多數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幾乎中、緬文高中畢業；其中家住緬甸北部的受訪者，僅以中文教育為主，對緬甸文化與教育仍有距離。然而，在台的教育領域裡，有 10 位(63%)是以電機、理工科、生命科學等領域為主；5 位(31%)是以人文社會與社會科會等領域為主；1 位(6%)是在就讀僑大期間（尚未接受大學教育前）就被個人因素逼迫休學非法打工。家庭狀況方面，是由父親一人負擔家庭經濟來源，有一半(50%)的受訪者是以玉石生意為主；其餘以大陸及泰國生意、茶葉生意，以及務農等。因此，本章節即將分析受訪者的成長背景、緬甸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認同的危機，在原文化線下的真實生活情境。

## 一、受訪者個人特質：性別、年齡、種族、家庭狀況

受訪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跨文化衝擊的產生與解決所面臨到的衝擊。因此，本文將探討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種族，以及家庭狀況等各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跨文化溝通。

### 第一，男人當家的社會：女性留學生多於男性

本研究 16 位受訪者中，男性 7 位，女性 9 位；雖然本研究未將研究目的與問題，關注於性別差異上，且執行過程中沒有刻意控制受訪者的男、女比例。但從訪談中得知，受訪者的兄長或弟弟在中、緬文高中畢業之後，普遍接手父親的事業為主，展現原文化中，認為男性應當要負責家庭義務的傳統男人當家；然而，並不排斥家中女性以學業為重，與其在家鄉過著一日又一日封閉的生活，倒不如到外面的世界充實自己，出國留學增加視野。與姐姐一起在台求學的阿莉，家中的哥哥與弟弟自從父親過世以後，就接手父親生前在泰國的生意，因此，「緬華」出國留學的趨勢裡，女性佔較多的比例。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0）的統計，從 94 至 99 學年，緬甸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sup>28</sup>，相較於僑生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比較時，男、女人數明顯地有所差異，如圖 4-1 與 4-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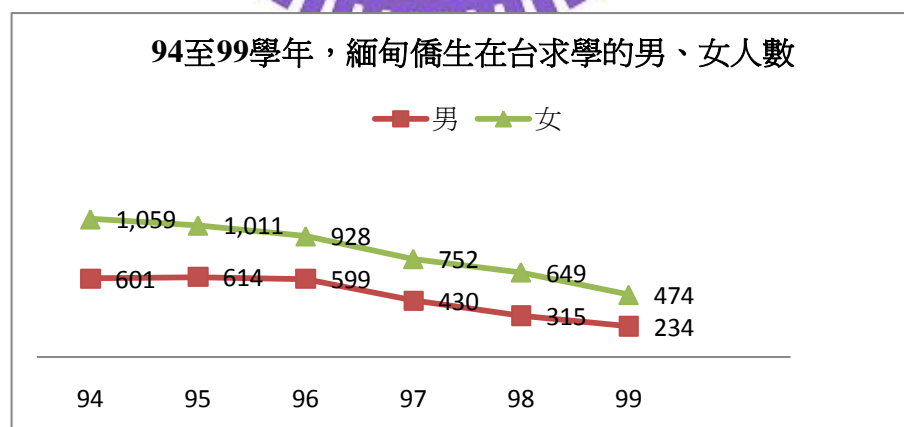


圖 4-1：94 至 99 學年，緬甸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

<sup>28</sup> 緬甸僑生來台求學人數逐漸下降，其原因有二。第一，緬甸官方身份資料受到台灣的質疑，部分無法辦理台灣入境簽證；第二，教育部與僑委會削減僑生利益的原因，除了到台灣求學之外，華僑選擇到其他國家留學，例如，中國大陸、新加坡、泰國、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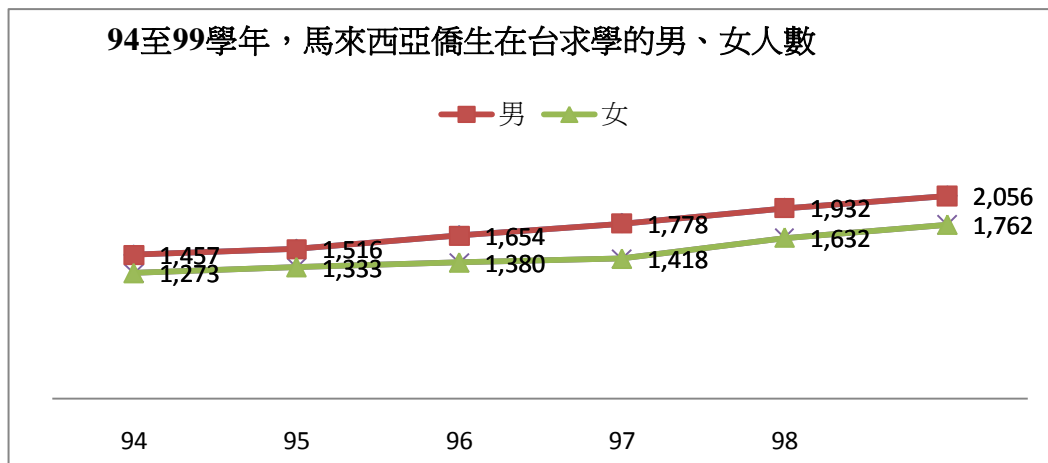


圖 4-2：94 至 99 學年，馬來西亞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

然而，男性出國留學是特別的、另類的目的。例如，阿明從小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被親戚好友認為是「壞小孩」，而父母親為了讓他學習獨立、自主的人要求他來台求學。

我在家裡算是屬於「壞小孩」，是家人逼我來台灣的，他們可能認為我在緬甸無憂無慮的生活，加上又不聽管教，就要我出來外面吃吃苦（阿明）。

再者，另一位，從高中開始擔任小學老師而接觸華文教育的校長，最大的願望是提昇當地的華文教育品質，此即是他來台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主要目的。

緬甸小孩唸的雖然是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但永遠沒有更新，在台灣已經更新過許多版本。所以我畢業以後，要盡我最大的能力，提昇當地的教育（校長）。

## 第二，年齡差異：成為班上的大哥、大姐

受訪者的年齡層介於 20 歲至 32 歲之間，相較於主文化班上同儕年長 2 到 5 歲或以上。原因在於，從小華僑子弟的教育，同時期接受中、緬文教育，但到功課壓力比較



重的高中時期，會先將華文教育中斷 1 到 2 年，全心投入緬文大學聯考；升緬文大學時，再回來繼續唸華文高中而再參加考台灣大專聯考。從幼稚園到高中的教育過程，為取得中、緬文教育的平衡，或個人與家庭等各種因素，遂使緬甸僑生比主文化同儕們的年齡大 2 到 5 歲；因為年齡的差異，導致僑生與班上主文化同儕的行為、觀念以及思考方面而有所殊異。

大一剛到南部私立學校唸書的臭臭，起初與班上的主文化台灣同學相處時，同學的衣著、行為等各種日常生活的習性觀察，自己與同學們的年齡差距，其中人際溝通方面形成隔閡。

大一時候班上的男同學都只會戴黑色粗框眼鏡。說話都會帶「屁啦！」之類的話，我聽了就很受不了，一個大學生說話還會有這樣？之後也才知道他們還都是我高一時的年齡（臭臭）。

### 第三，緬甸話、雲南話與國語之間的拉扯

16 位受訪者之中，只有阿強與小梅分別是浙江人與福建人，但兩位母親是雲南人；而其餘受訪者的父母親皆是雲南人。相同地，在緬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緬華為雲南籍，其餘為廣東及福建籍。因此，全緬華僑的通用華語是以「雲南話」為主要溝通媒介。「國語」乃是在華文學校與老師溝通時，才會要求自己使用國語；而緬文學校與老師、同學一律與「緬甸話」溝通。因此，長時間與緬文接觸，華僑們使用「緬甸話」的機會比「雲南話」、「國語」較為普遍。

然而，華僑長輩希望自己的子女以華語（雲南話、國語）溝通，但在緬文為主的情境裡，仍然比較熟悉「雲南話」。家住仰光（緬甸舊首都，Yangon, ရန်ကင်း）的阿強，因

為當地沒有華文學校，只能在緬文學校放暑假時以補習的形式學習中文，因此，對中文的熟悉程度少，而周邊朋友皆是緬文學校的同學，幾乎不會說中文。

我爸、媽經常會罵我們說：「不准用『緬甸話』說話，講中文」。但我們在外面接觸的朋友都是用緬文溝通，就很理所當然的比較習慣用緬文話（阿強）。

#### 第四，父親缺席的大家庭生活

受訪者的兄弟姐妹普遍而言是 4 到 5 位，但臭臭、阿嬌、李平、阿興等人，家中成員超過 6 位以上的大家庭；相對地，家庭經濟也是屬於社會階級裡的弱勢家庭，但臭臭的兄、姐早期分別以僑生身份來台求學，目前職業乃是醫師以及餐廳老闆等，家庭經濟能力比較好。

受訪者臭臭、小梅、阿玉、周杰與阿明等多人的父親，是長期居住在緬甸最北邊的玉石產地「帕敢（ဖားကန့်）」，做玉石生意，如圖 4-1 所示。父親因為經濟因素長期在外，而由母親一人教導子女。對於父親，產生即生疏又保持尊重的態度，不善於將自己的情感向父親表達。阿玉的父親是一位典型在外作玉石生意的人，每當過年父親回家時全家會變的特別安靜，但心裡卻會有點高興，因為父親為了讓子女靠近他，零用錢給得特別多，但那一份喜悅只隱藏於心裡，卻無法勇於向父親表達。

我爸過年回家時，我們都不太敢出聲，家裡就會變得特別的安靜，因為就有點怕我爸，他沒有打或罵我們，就有一種害怕的感覺；但也有點高興，因為我爸在家時都會給我們很多零用錢，我們也不會跟他說：「爸爸你要常常回來陪我們的話」（阿玉）。



圖 4-3：多數緬華從事的玉石特產地緬甸北部「帕敢」

臭臭有兄弟姐妹共 8 位，其中她排行最小。小時候父親回家與家人團聚時，她不知道突然出現在她前面，高高胖胖的中年男子就是她的「父親」。從小是在母親的懷抱，兄弟姐妹的關懷，缺少父親的溫暖呵護之下成長的。

我爸是久久才回來家一次，所以小時候對我爸印象沒有什麼。我記得很清楚有次過年，我爸回家時，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爸，心裡就想：「這老頭是誰，為什麼會來我們家？」（臭臭）。

## 二、原文化成長背景：城鄉差距、教育、社會認同

原文化的城鄉差距、教育制度方式，以及社會認同等，受訪者成長的背景乃是遂使跨文化衝擊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即將針對以上重要因素，論述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衝擊。

### 第一，緬甸的城鄉差距

緬甸以中部「瓦城」市為中心，分為緬北（上緬甸）包括「密支那（မြစ်ကြီးနား）」、「臘戍（လားရှိုး）」等城市；與緬南（下緬甸）「東枝（တောင်ကြီး）」、「仰光」等城市。如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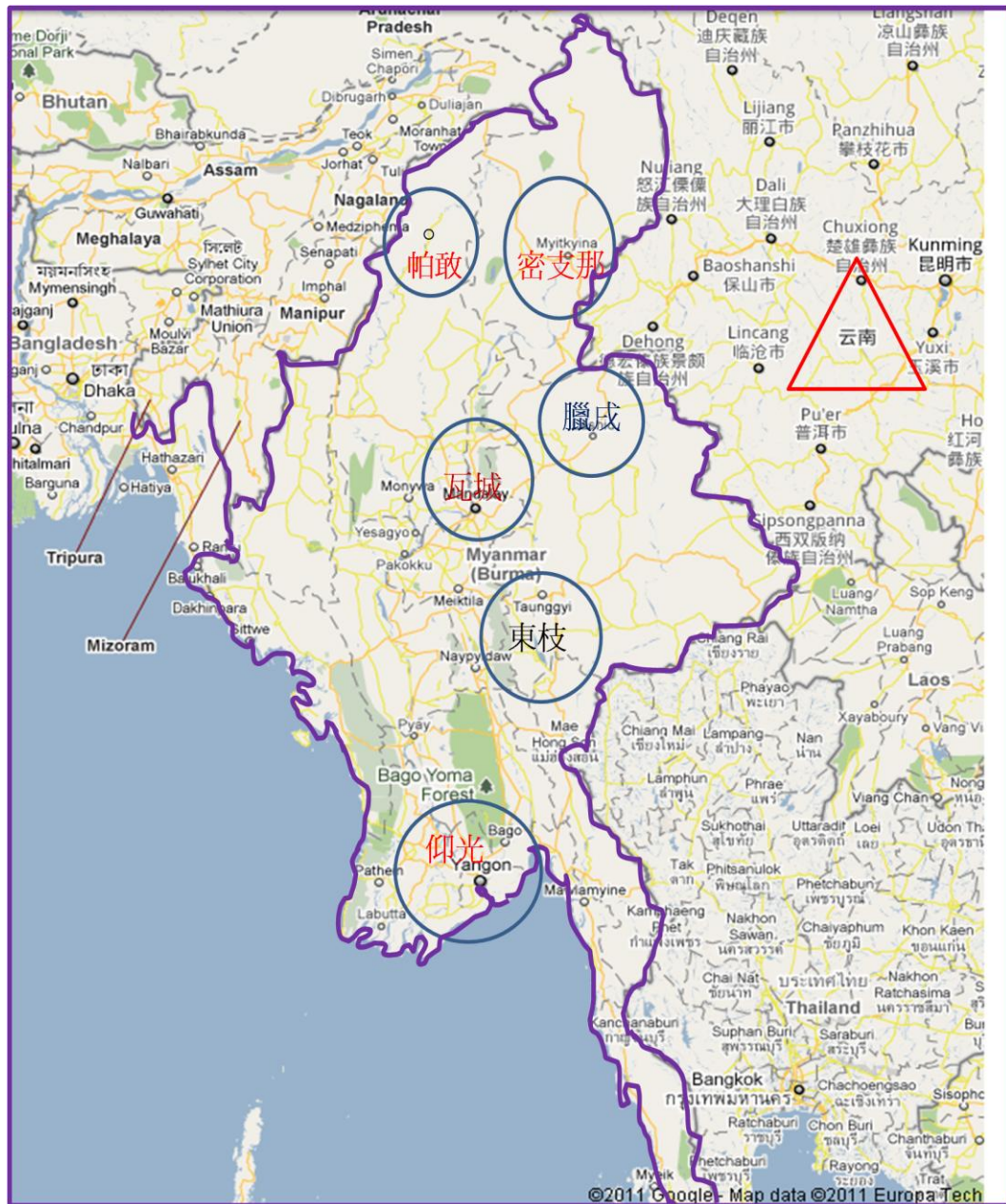


圖 4-4：緬甸地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與本研究自製

一般而言，緬甸北部的社會、教育資源稀少，屬於是個開發中的地區<sup>29</sup>，但因地理環境關係，無論是課外小說、雜誌以及其他讀物，容易向中國大陸取得資源；日常生活方面，至今仍然維持從中國大陸遷移來的形式，隔壁鄰居皆是自己的親戚好友，以及保


<sup>29</sup> 但近兩年來(2009~2011)，由於地理鄰近以及商業方面的往來，大力得到中國大陸的支援，遂使「密支那」市全面性地發展。



有濃厚的中華文化精神。家住北部的瘦瘦、李平、阿興等人僅接受華文全天班<sup>30</sup>(7:00am-2:00pm)的教育，但校方的資金、師資有限，以及華文學校尚未得到緬甸政府的正式承認，仍然未能提供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再者，隔壁鄰居皆是親戚好友，平時家裡以雲南話溝通，因此，雖然生活在緬甸但卻只能以普通的緬甸話與他人溝通。身為孤軍後裔的李平，保有非常濃厚的「國民黨」精神，而對緬甸文化毫不感興趣。

我小時有去唸過緬文幼稚園，但我的生活裡始終以中華文化的精神為中心，也不太跟得上緬文老師教的緬文字，家裡也沒人幫我復習，自己也沒什麼很大的興趣，再加上我要幫忙家裡的田地，就休學不唸緬文，只唸華文學校（李平）。

我們住的那一區幾乎是中國人，隔壁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太會跟緬甸人打交道。上街買東西或其他比較簡單的我會點，但全程要用緬文聊天我就不行了（阿嬌）。



全緬的經濟、社會交集之地瓦城，亦是華僑聚集最多的城市之一。相較於其他城市，瓦城是屬於華文教育盛行的地區，僅瓦城市的「孔教學校」分校就有 4 所華文學校（東、南、西、北區）。而在北部密支那以及東南部東枝等城市，只有 1 到 3 所華文學校。其次，瓦城的華文學校校方，為華僑後代同時能學習緬文，配合當地的緬文學校的上課時間(9:00am 到 3:30 pm)，將華文學校上課時間擬訂於早上 6:00 到 8:00am 或下午 4:00 到 6:00pm。因此，主要是以緬文教育為主，再加上隔壁鄰居多數是緬甸人，導致華僑子弟對於緬文的熟悉度超過中文。綜合教育、經濟以及社會等各因素，為了得到更多的資源，華僑紛紛從北部或南部移入至中部瓦城市。

<sup>30</sup> 華文全天班制度只有在緬北「密支那」市；其餘地區華文學校，為配合緬文學校上課時間(9:00 am 到 3:30 pm)，每日僅有 2 小時上華文學校。因此「密支那」的華僑僅能選擇中文或緬文接受教育。

雖然北部以及中部地區的華僑可以接受到華文教育，但軍政府的政治、權威所在之地「仰光」<sup>31</sup>，華文教育仍然被壓制，而當地的華僑只能以家教的形式授予中文。不但缺少學校系統性的授課方式，以及多數族群為緬甸人，因此當地的華僑容易被「緬化」。從小在奶奶和緬傭的照顧之下長大的小梅，在南部「仰光」時只能在緬文學校放暑假期間(每年陽曆3月至6月)，請家教老師學習中文。每當父親回家，用中文與子女溝通時，她們依然用緬甸話回答父親。然而，非常重視華文教育的父親，擔心子女被「緬化」，爲了能讓子女們以系統性、有制度的學習中文，全家遷移到瓦城。

我們在仰光，遲早會變緬甸人的；我爸非常的注重中文教育，他認為：「我們是華人，一定要認識中國人的文化，要會說中文」，所以我們全家就搬到瓦城（小梅）。

在仰光長大的阿強，徹底被「緬化」的結果，讓他感受不到緬甸文化與華人文化之間的糾結與衝擊。因爲，他的生活周邊環境幾乎是緬甸人，彼此以緬甸話溝通、學習，導致他分辨不出緬華使用的「雲南話」與大眾傳播媒體裡使用的「國語」；他認爲皆是他聽不懂的中文話。

我分不清什麼是雲南話或是「國語」。好像我說的是「國語」，因為在仰光補習班時老師說：「在班上不能用緬文說話，我們要用『國語』說」；但我覺得我媽媽說的雲南話，也很像是「國語」呀！（阿強）。

## 第二， 封閉的教育：「背死書、唸死書」

---

<sup>31</sup> 但在2005年時，軍政府將首都遷移至「彬木那」同時又將當地命名爲「奈比多(နေပြည်တော်)」。隨之，政治、權威中心聚集於該地區；但緬甸的國際貿易中心仍然是以舊首都「仰光」爲準。

早期遷移到緬甸的華僑，雖然定居於完全不屬於自己中華文化的「緬甸」，但真心地期望自己的子女學習中文與認識中華文化為目的，北、中、南各地區的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互相攜手創辦華文學校。1980年初，開始創辦華文學校時，曾受到緬甸軍政府的壓制以及沒收學校，但在華僑們戰戰兢兢的努力之下，以中文講授佛經的名義，補習班的形式開辦華文學校。但仍然未被緬甸政府正式承認為國民教育中的一部分，而華僑與當地官員私交不錯的情況之下「睜隻眼，閉隻眼」地陸續發展；現今，只要有華人聚集生活的城市，至少有1所的華文學校，如表4-2所示。然而，教材部分使用台灣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採取台灣的國民教育方式<sup>32</sup>，而不是地域相接近的中國大陸的教育。其原因有二：第一，部分的緬華是台灣「國民黨」的孤軍後裔，對台灣「國民政府」有厚重的情感；其次，五零年代時，曾遭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地主鬥爭而逃亡到鄰近地區－緬甸北部，至今仍然有不少的長輩對中國大陸有負面的陰影，亦即雲南人遷移到緬甸的主要目的。因此，華僑起初創辦華文學校時，主要接受台灣政府教材方面的協助。



<sup>32</sup> 但現今緬甸少數華文學校，在中國大陸的協助之下創辦起華文學校。如瓦城市的福慶學校、東枝市的東華與興華學校等，以大陸教材簡題字為教科書。

表 4-2：2005 年緬甸華文學校一覽表

學校名稱	地點	學生人數	班級數量	教師人數
孔教學校(含 4 所分校)	瓦城	7080	154	136
福慶學校	瓦城	1200		39
東華學校	東枝	1050	21	40
興華學校	東枝	1610	38	48
果文學校	臘戍	1349		46
聖光學校	臘戍	1444		62
黑猛龍學校	臘戍	2120		59
千佛寺學校	抹谷	1062		28
明德學校	抹谷	1432		32
年多學校	並伍倫	1584	32	46
佛經學校	並伍倫	1428	35	46
明德學校	南蘭	1310		26
明德學校	南坎	1329		31
猛穩學校	丙弄	1377	33	35
大華佛經學校	大其力	1003	30	24
景華佛經學校	景棟	1701	34	46

資料來源：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問題（范宏偉，2007）。

雖然，近代的華僑識字能力（華文）增加，但華文教育的發展體系乃是，缺乏師資、沒有完整的教材、國家機構尚未提供適當的教育體系與制度、未被緬甸政府正式接受成爲國民教育的環節，以及缺乏資金等種種困境。但台灣，卻是在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



以及政府補助之下向前發展。因此，每日只能上兩小時的緬甸華文學校教育，僅能稱作以「補習班」，尚未達到學校的標準。在缺乏資源的教育體系裡，無論是「兩小時」或是「全天班」上課的學校，除國文、地理、與歷史之外，其餘的「英文」、「數學」，與「自然科學」等科目，需要緬文學校的補充，學生才能吸收到完整的知識。換言之，在北部「密支那」僅接受華文教育「全天班」的學生，雖然在中文理解上比全緬的華僑學生稍微強勢，但「英文」、「數學」，與自然科學等科目有稍稍的落差。目前在台灣國立大學就讀電機學院的瘦瘦，華文學校畢業於北部「密支那」，而從未接受過緬文教育，但為考台灣聯考，額外上補習增強自然科學等各科目。來台求學過程裡，在課業方面她比起班上的同學需要付出較多的努力與時間挑戰。



課業是我遇到最大的挫折，因為我基礎沒有她們（班上同儕）好，吸收能力也沒有她們好，可能她們回去後不用復習老師教的就可以做作業，但我要自己再消化一次才會做作業，我才能了解。而且還有要打工的時間，唸書的效率沒有她們這麼好（瘦瘦）。

但接受中、緬文教育的華僑學生，雖然可以補足華文學校缺少的部分，但緬甸政府未能全力輔導國民教育、國家經濟低落，以及資訊對外封閉等眾多原因，遂使全緬的教育水準低，導致學生「背死書、唸死書」的一種教育形式。學校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對於教科書的知識，只能在腦海中憑空想像，沒有機會在實驗室裡親自操作實驗。小梅剛來到台灣填大學志願時，身旁沒有可以指導自己有關各系所的學長姐，而在誤打誤撞的情況裡被分發到不熟悉、從未接觸過的系，從此她每天即過著惡夢般的生活。

進xx系之後，要做生物解剖跟化學實驗，就被助教噓說：「為什麼這都不會？」，其實我真的沒有學過，就會覺得很難，實驗就做不出來，他們（班上同學和助教）就會覺得你這都不會，怎麼進來xx系的？（小梅）。

然而，起初來台唸書的緬甸僑生，在當地屬於是成績優秀的學生，但在台求學過程裡，成績卻不能與以往相比。需要時間適應台灣的教育方式、制度後，才能正式的進入軌道。原本成績優秀的周杰，在班上成績曾經落到不理想的狀況，但經過他積極的努力後，才能達到他滿意的成績。

剛開學的時候，功課完全跟不上。物理我第一次小考只考 19 分；第二次小考 36 分；但第三次就考 96 分(滿分 120 分)。最主要是剛開學時不知道怎麼唸書，或是抓不到老師的重點時，就考的非常的差(周杰)。

早期的華僑，因政治、經濟以及家庭等各種因素，未接受過高等教育者，多數僅是小學、國中畢業的程度。故相當期望下一代子女在教育方面有成就，但卻又不知該如何輔助才能對於子女的前途有利。因此，只能以自由卻不放縱的教育方式，管教子女。當初阿莉的母親建議她，緬文大學畢業之後再出國求學，但個性固執的她不聽勸，捨棄緬文大學後來台唸書。但來到台灣之後，大學分發到興趣不合的科系，最後又再次選擇休學而以孤軍後裔的身份，在台灣過著一日又一日的打工生活。

我媽管我們不是很嚴，但我為了不想上緬甸大學與在台灣功課跟不上而休學的事跟家裡吵的很嚴重，最後她也是勸不動我，她只說：「妳覺得對就好，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妳」。我媽當初跟我吵可能因為，我從小到大中、緬文功課都不錯，但我緬文大學也沒畢業，中文又要休學了，她聽了可能很失望(阿莉)。

### 三、社會認同：蘊藏的認同危機

本節將闡述 16 位旅居在台的緬甸僑生在線下真實世界裡互動溝通的狀況，其中包含在原文化（緬甸）時的社會認同，與旅居到主文化社會脈絡的跨文化溝通等，耙梳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認同糾葛，進一步探討其過程的跨文化衝擊等。

雖然，居住在緬甸的華僑是正統的華人，但因爲在緬甸出生、成長以及接受教育等，同時生活模式、形式亦跟隨當地文化，遂使華僑熟悉緬甸文化莫過於本身的中華文化，但仍然保持華人的。本處藉由影響受訪者在主文化的因素：經濟地位、族群等，闡釋分析受訪者在原文化的互動溝通情境。

#### 第一，經濟寬裕、政治權利低落的社經地位

華僑在緬甸多數以當地緬甸的自然資源「玉石」生意，或與鄰近國家大陸、泰國等商業方面往來，緬甸人的飲食之一「茶葉（လှိုင်လှိုင်）」<sup>33</sup>生意，以及開設大小型雜貨店、商店等。普遍一般華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是依靠父親一人時常在外奔波作生意，每逢過年過節才回家與家人團聚；母親乃是典型的家庭主婦照顧全家大小事項。一般小康華人家庭，會請 1 到 2 位來自偏遠地區的緬甸傭人到家庭裡幫忙照顧家事。

小梅的父母親乃是長期在外爲生活奔波，從小在奶奶及緬傭的照顧之下長大，平時的三餐皆是由緬傭準備，與緬傭的感情非常深厚。直到她出國來台求學爲止，家裡的緬傭還是幫忙照顧弟弟與父母親。

<sup>33</sup>緬甸東北部 Mogok, Namhsan, Lashio 等地區皆是茶葉特產地。緬甸人自古以來有喝茶的習慣以外，亦將茶葉改良成各式緬式佳餚，因此茶葉在緬甸文化日常生活裡是不可缺少的食物。

我們小時候是跟阿嬤、家裡的緬甸姐姐（緬傭）帶大的。小時候爸爸、媽媽又不在身邊，家裡的三餐的都是她幫我們準備的；直到我出國為止她還是在我們家幫忙，快 20 幾年了(小梅)。

相較於日薪領約 3,500 緬幣(折合新台幣約 100 元)的勞動工作者、月薪領約 50,000 緬幣(折合新台幣約 1500 元)的一般上班族，以及月薪領約 30,000 緬幣(折合新台幣約 1,000 元)公務人員等，華僑的經濟地位是屬於中上等階級者。但在這樣的薪資之下，上班族及公務人員根本無法在當地生存，「貪污」在此生態圈裡變成平凡無奇的一件事。緬文學校辦活動時，華僑小孩時常被要求「捐」最多的，最後已不是自己心願所捐出來的，是被強迫「捐」出來的。而老師對於學生家庭經濟能力關心程度遠超過「功課」與「人際關係」。

有些緬文老師會把我們華人小孩看的很高，認為我們家裡很有錢。老師對我們的關心不是功課或是朋友之間的人際關係，會比較關心的是「錢」，學校辦活動時都要求班上的華人小孩捐錢(小梅)。

多數華僑家庭經濟寬裕，不必擔憂個人的生活開銷以及每日三餐的問題。但在政治權力與公民福利等方面有所差異。首先，部分的華僑，最初遷移到緬甸時就入籍為「緬甸人」，領取緬甸公民身份證(နိုင်ငံသားမာတ်ပုံတင်, 簡稱 နိုင်)，如圖 4-5-1，其子女方才能入為緬甸人。其次，也有一部的華僑，當初遷移到緬甸時認為「緬甸」只是暫時定居之地，未入籍為緬甸人，只以長期居留的形式居住於緬甸，但時事與制度的轉變無法入籍為緬甸人，且只能領取長期居留證(ညွှန်ငံသားမာတ်ပုံတင်, 簡稱 ညွှန်)，如圖 4-5-2，以及(နိုင်ငံသားပြုခွင့်, 簡稱ပြု) 其子女也只能以居留形式至今居住在緬甸。最後，一般當地俗



稱的 FRC (Foreign Resident Card)，以外僑居留證的身份居留於緬甸<sup>34</sup>。然而，在早期領有長期居留證與外僑居留證的華僑，無法就讀醫學系、職業學校以及軍校等緬甸政府投資較多的高等教育，無論多麼優秀卻只能選擇一般普通科系的教育；僅有領緬甸公民身份證的華僑方能享有全面性的高等教育。但近十年來，緬甸官方放寬有關外籍人士的制度；因此，轉變為領有長期居留證者可以就讀醫學系以及其他職業學校，但仍然無法進入軍校接受教育。但從未涉及緬甸政治權力的華僑，對於有沒有權力可以唸軍校的制度，對他們毫無影響。因為，青少年華僑們，華僑高中畢業以後即將為出國留學做準備。阿強的緬甸（人）朋友，緬文高中畢業後進軍校接受教育，將來為國家服務。

我的一些朋友十年級考完後就打算進軍校唸書，他們軍校畢業以後可能慢慢升等，最後變成「將軍」之類的。對我來說，可不可以上軍校是沒差拉。我最終還是中國人，我還沒聽說過我們中國人進去當（緬甸）軍人的（阿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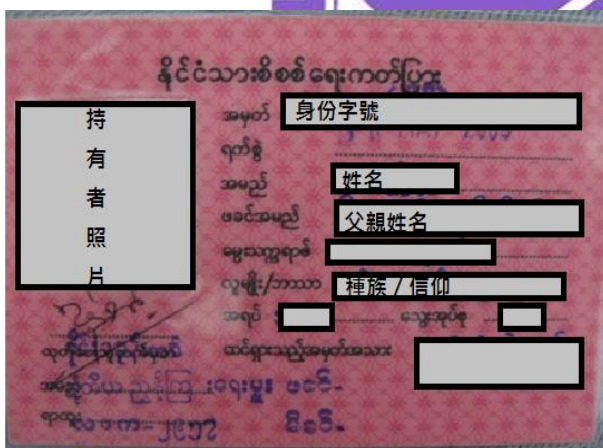


圖 4-5-1：緬甸公民身份證 (နိုင်ငံသားအိတ်စစ်ရေးကတ်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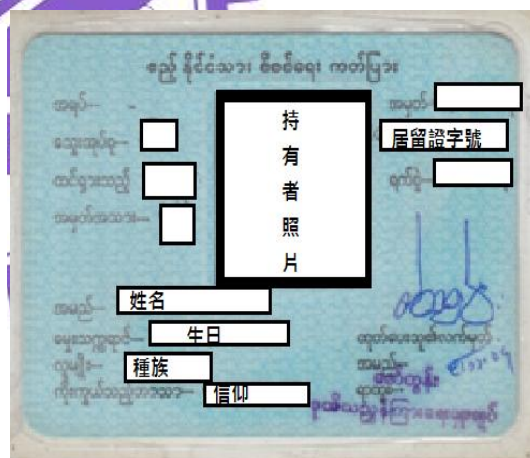


圖 4-5-2：緬甸長期居留證 (ရှင်စားအိတ်စစ်ရေးကတ်ပြား)

我來台灣是家人逼我來的，他們可能認為我在緬甸每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家裡主要是靠我爸作玉石生意，所以也不用我們出去打工幫忙補貼家裡的開銷，加上我又不聽他們的管教，就要我出來外面吃吃苦。在台灣久了之後就比較習

<sup>34</sup> 領有 FRC 華僑的權利，更低於持有長期居留證者。如，緬甸政府官方規定，持 FRC 者不能辦理緬甸護照。

慣，但我畢業之後還是想要回去做生意（阿明）。

雖然未能享有完整的公民福利，但家庭經濟屬於中上等階級的受訪者，在緬甸時沒有到餐廳、工廠打工的經驗；而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一般而言是經濟能力較差的緬甸人居多。但並不是每位受訪者在原文化的經濟地位都是屬於中上等階級者，李平、阿興與阿嬌等受訪者屬於社會階級較低的族群。求學階段，也許家庭經濟困苦的原因，阿嬌曾受到社經地位較高的華文同儕的霸凌，從此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與失去自信心，而缺乏與同學互相溝通的勇氣。

我小時在那家裡都要帶弟妹到田地幫忙，會覺得生活很累，但全家相處很愉快。但到我爸染上毒品後，他變得我們全家都不認識的吸毒的人，所以從初中開始，我都會與隔壁親戚鄰居一起去中國大陸賺錢，回來幫家裡分擔弟妹的註冊費。不然，我媽又要低聲下氣的跟別人借錢，我盡最大的努力幫助家裡（李平）。

我爸媽生我的時候年紀就已經很大，沒在外面做生意或是種田，所以在我成長的過程裡，家裡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哥哥姐姐也都是成家立業，也只能幫忙補貼家一點，所以我從初二開始就當小學老師，高中時候也在學校裡幫忙打雜或其他事（工讀），跟我哥哥姐姐補助我一點學雜費，這樣才完成我高中學業（阿興）。

我們家有 8 個小孩，家裡都得靠我爸一人到大陸做生意，但又不像別人那麼樣投資很大，所以我們家生活算是困難。小時候唸書時，我經常被有錢人家的小孩欺負，也不敢打回去，我現在不願意回想起這些痛苦的畫面。在學校我幾乎沒有朋友，我的時間除了寫功課之外，就是幫我媽做家事洗衣服煮飯，我下面的弟弟妹妹都是我帶大的，所以不會跟朋友出去玩（阿嬌）。

對中上等階級的受訪者而言，家裡可以幫忙負擔來台升學昂貴的手續費用，和第一學期的註冊費用。但對於社經地位弱勢者而言，一方面渴望到國外繼續升學唸書，但另一方面經濟不允許來台灣的花費的情況之下，最後向商業仲介求助，到台後以雙倍或更多的花費再償還。而真正的來到台灣之後，集合課業、經濟及生活的壓力時，最終放棄學業休學非法打工，成為無身份者。

我高中畢業時有去其他大陸做生意，原本打算賺到的錢，要辦來台的手續費用，但老闆卻落跑，所以我只好跟仲介借錢來台灣，最後要以 3 倍的價錢來還他，約新台幣 20 萬要必須在 2 年內還完（李平）。

以僑生身份來台 7 年的阿興，回想當初非法打工的日子裡，凡事要躲避警察、騎車要謹慎、不能參與公眾活動，深怕被警察查到自己的身份後而被移送回緬甸。因此，只有僑委會錄取來台升學的「分發書通知書」一張紙，才能證明他是緬甸來的華僑；直到近兩年(2009)始，符合台灣政策之孤軍後裔身份的居留權之後，阿興才擁有合法的在台居留權。

我以前是過那種不能見光的日子（非法打工），朋友生日去 KTV 的話要盡早離開，就怕被警察來臨檢；但我算是比較乖，那裡都不敢去，所以很幸運的沒有被送回緬甸。那幾年，對我來說唯一值錢的是，僑委會寄給我的「分發通知書」那一張紙。最後，也因為那一張紙可以證明我是緬甸僑生，再加上我爺爺也是當年部隊的軍人，我申請孤軍後裔的身份之後，我才合法在台居留（阿興）。



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原文化的社會裡相較於緬甸人或少數民族人，個人的社經地位是佔優勢的一方，幾乎華人家庭裡會請「緬傭」幫忙處理家事。社經地位中上等階級的受訪者到台升學時，只需要負擔個人在台的生活費用以及註冊費；經濟弱勢的受訪者，到台後必須要償還仲介的債務、在台的生活費，以及負擔在緬甸家庭的生活費用等等，導致無法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台生活。因此，原文化的社經地位直接影響在台灣求學生涯。

## 第二，華人與緬甸族群認同糾葛

從社經地位角度而言，華人掌握眾多的社會資源；但軍政府執政的情況之下，部分緬甸人仍然未將華人視為是當地的族群，在種族方面保有貶抑他人的行為。

受訪者臭臭表示，在緬文學校裡通常班上只有1到2位華文小孩，有時會被緬甸同學用話語欺負說：「中國人，快回中國去！不要在別人的地盤裡！」，所以很少會跟緬甸人為好友。相同地，小梅小時候在緬甸文化比較濃厚的「仰光」成長（從小不會說華文、沒有學習華文），再加上華文教育從四年級才開始接觸的原因<sup>35</sup>，導致她從小學開始，無論在自己華人圈或是緬甸朋友圈裡，「身份」受到質疑，一心嚮往來到民主的國家（台灣），同時超級崇拜緬甸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昂山素姬」。為脫離在緬甸長期受到排斥以及歧視，是她來台求學的主要動機。

在緬甸的時候，緬甸朋友會因為我是「中國人（တရုတ်）」而排斥我。緬甸人認為，中國人與緬甸人是不同圈子、種族的人，雙方不應該互相往來。但我在華文學校裡，因為我帶有很重的緬甸口音，老師又問我：「你是緬甸人（ဝေ）嗎？」無論在那一個圈子裡，我好像一直都在被排擠，找不到與別人的共同點。之後，

<sup>35</sup>從仰光遷移到瓦城之後，小梅爸爸希望她能與同年齡的人一起學習，就讓她直接跳到四年級就讀，為了跟上課業必須要比班上的人認真，硬用她熟悉的緬文記中文國字的發音，而導致她說的國語是帶有濃厚的緬甸口音（比一般華人同學）。



來到台灣下飛機時候聽到旁邊人說中文就讓我很開心，讓我感覺到這才是我們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小梅）。

小梅在原文化的互動溝通裡受到當地緬甸人的歧視。但相反地，也有華人擔心自己的下一代被「緬化」、家庭教育觀念的差異，或是社經地位的差異，主動與緬甸人劃清關係，彼此互相不往來。另外，部分華人仍然保持起初到緬甸時的現象，保有獨特的華人文化的小部落，排擠其他種族進入屬於中華文化的區域。

我們跟隔壁鄰居就沒有什麼交際，有些緬甸小孩趁我們不注意時，他們會來偷我家雜貨店的東西，所以從來不來往（阿莉）。

跟班上的緬甸同學，也都只是在班上有互動，很少會在私底下互動，但她們家裡有什麼活動，都會請我們去吃，而且也很好吃，好像是我們家的長輩會跟我說：「妳要變老緬婆喔！一天到晚只會去跟那些老緬玩」，有時候反而是我們中國人會歧視緬甸人（臭臭）。

（問：在緬文學校跟同班的緬甸同學熟嗎？）熟的只有1到2個，但始終會有思想、觀念方面不一樣，但還是不是很熟到可以談心這樣，會有一種隔閡在我們中間。可能就是家庭教育方面，小時候有播卡通片時候我會去叫我家隔壁的老緬朋友一起看，但之後好像她媽媽覺得不好意思或其他原因，不讓她來我們家看電影，就沒有很好的互動（臭臭）。

我們住的那一區幾乎是我們華人，隔壁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太會跟緬甸人打交道。所以我們平常都只說雲南話，緬甸話沒有說的很順，只是會聽跟看得懂一些簡單的字（阿嬌）。

從華僑稱當地緬甸人爲「老緬」的稱謂裡帶有一種貶抑對方的意義。同時，華人在緬甸文化的生活圈裡爲了保有自己的中華文化，以及擔心下一代被「緬化」，長輩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與緬甸人有所來往。倘若自己的子女交友圈是一種「無種族」狀態，與緬甸人、少數民族交友緊密時，父母親深怕子女跟隨他們會走向不尋常之路，僅限於當地的華人朋友來往。

我在緬文學校會認識到老緬跟其他少數民族同學，我們相處的就不錯呀，但我們家人不喜歡我跟他們來往，認為我跟他們在一起會學壞（阿明）。

然而，緬甸人亦將華僑視爲是他國文化的族群，雙方互動溝通之間維持距離。因此，受訪者們未到主文化之前，在原文化時，就算是自己很熟悉的環境，但仍會感受到所謂不同文化、跨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跨文化溝通經驗等。



#### 四、對台灣的美麗幻想：媒體、親友與官方宣傳

以緬甸華僑的升學模式「唸華文學校、來台唸書」的情境趨勢裡，受訪者多少對台灣有認識，與對台灣有美好的想像之地。來台求學、台灣的文化資訊，其來源有三。第一，家裡有在台求學的兄、姐或親朋好友；第二，各傳播媒體裡接收到的資訊，例如，偶像劇；第三，每年台灣海外聯招會，向當地華僑學校招生時散佈的資訊等，使得受訪者未到主文化台灣之前，對台灣已有所認識，且是美好的幻相。

那時就是被我姐從台灣寄去的照片騙過來的，心裡想多羨慕呀～又可以出國，唸書。我看到的都是她笑的照片就被感染了吧！（不點）。

我初中時很迷偶像劇，譬如：流星花園、舞動奇蹟…，看了超想要來台灣的，也會想是說我們生活裡真的會有這樣的事嗎？大學生活是真的如此精彩嗎？就讓我很想要來台灣看看（阿平）。

由此可見，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從親朋好友、大眾傳播媒體及官方宣傳等，接收到有關主文化的資訊乃是完美的求學之地，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國家、華人生活圈、中華文化，以及完整的教育體系等特質。步入跨文化階段中的「蜜月期」，對主文化產生美好的想像，迫不及待地脫離原文化而奔向主文化的社會。

## 第二節：線下真實生活之「主文化」：夢想破滅

旅居者僑生到主文化的社會裡，除了要保有原有的文化之外，為適應主文化的生活形式，而必須要學習複製陌生的文化。據此，經訪談 16 位受訪者的結果顯示，主文化與原文化之間，生活習慣、認同、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差異性較大；因此，本處將針對以上的因素，闡釋分析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台灣）社會脈絡裡的跨文化衝突。

### 第一，需要時間性的考驗：飲食，以及生活習慣

緬甸屬於是個東南亞熱帶國家之一，因此，日常生活的食物皆是以酸辣口味，辣椒與檸檬為當地的主要食材；即便是華僑，因為環境以及氣候的關係，幾乎皆是重口味。習慣於重口味的緬甸僑生，來到主文化的社會裡，因為寄居在校內宿舍的原因，無法下廚煮適合自己的菜色，每日三餐的來源只有學校餐廳的「台式」小吃，因此，「食」是來到台灣最初遇到最大困擾。只好盼望假日到新北市的華新街，回味家鄉菜是他們在台

灣最滿足的一餐。2010年8月剛到台灣的阿強與瘦瘦表示，面對主文化的飲食以及寒冬的氣候是他們最不適應之處。每天便當則是吃一半丟一半的情況之下，體重削瘦不少。

現在還沒辦法適應吃的，覺得很油膩，而且菜辣的也是甜的，酸的也是辣的，我便當都是吃一半丟一半，我吃不下去；天氣也是超冷的，起床就要穿很多層衣服，我到現在還不太能適應台灣生活（瘦瘦）。

我在仰光喜歡吃酸辣的食物，我習慣吃緬甸菜、印度菜，再來就是酸辣的中國菜。我在緬甸時算胖子，但來到這吃的不習慣，再加上生活習慣顛倒，整個人就瘦很多。寒假時去華新街吃到很久沒吃的東西，整個人都超興奮的（阿強）。

但來台6年的阿玉與來台5年的臭臭表示，剛到台灣在「僑大」吃飯時相當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渡過當初的歲月。但久而久之，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之下，慢慢的習慣主文化的飲食文化，開始試著接受甜食與清淡口味的食物。

吃的是在僑大就開始不適應，那時候不會吃滷肉飯、稀飯、饅頭，可是不吃不行，就會慢慢的習慣就會吃（阿玉）。

我二嫂是鹿港那裡的人，我剛來台灣時邀我去她們家吃飯，她媽媽是那種很熱情的南部人，就用了很多台灣小吃給我吃，就像酸辣湯、碗粿、…，那一頓飯我吃的快難過死了，因為我一點都不喜歡吃那些東西（臭臭）。

在南台灣求學的「不點」起初到台灣時也遇到飲食方面的困境，每次到吃飯時間，看著眼前的菜色，心裡引起很多的問號：「台灣人怎麼吃這些菜，又油又甜的，我要辣椒」。



除飲食之外，緬甸僑生重新要適應的是日常生活的衣著。在原文化的生活圈裡，主要是以傳統緬甸的衣著，冬天、夏天仍以沙龍以及涼鞋為準。而旅居到台灣時，必須要學習主文化年輕人的衣著，褲子、球鞋、高跟鞋、皮鞋。

剛來時候不會穿球鞋，只習慣穿涼鞋。我姑姑買給我 All Star 帆布鞋時候我還抱怨說：「很奇怪，我不要穿」，而且剛開始穿時，因為不習慣腳被包住，腳還很痛。但之後，都是我自己主動買來穿（阿玉）。

由受訪者的經驗闡釋，剛到台灣時首先面臨到的即是飲食與衣著方面的不適應。在家鄉原文化裡習慣吃重口味，以及穿著隨性的緬甸僑生，來到台灣時每天的日常生活必須要重新適應，過程中需時間性的考驗，而在無從選擇的狀況之下，慢慢的開始學會接受它，逐漸的成為生活的模式。即便每日三餐接觸到的料理仍是「台式」，但每逢假日到新北市的華新街回味家鄉菜時仍然可以接受充滿酸辣口味的家鄉味道。

我久久從南部上台北跟我哥和朋友相聚時，我就一定要去華新街吃魚湯麵（မုန့်ဟင်းခါး）、麻辣菜、麻辣魚跟緬甸菜。而且跟老闆說緬甸話的話，他們就知道你也是緬甸來的，就會幫你用味道重一點，因為對我們來說平常他們賣的味道沒有很好吃（美美）。

## 第二，雙方無法跨越的人際溝通：他們不瞭解我們

基於在第一節闡述有關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教育制度、家庭狀況，以及在語系等各種成長背景因素，漸接地影響在主文化的生活經驗。其中，每日與他人的溝通、休閒活動、認同感，以及價值觀等各方面明顯地受到跨文化的衝擊。相對於，主文化（台灣）同學彼此之間，成長背景相似，眾多有不必解釋的默契，因此，旅居來台的緬甸僑

生，突然進入到與自己原文化差異的班上同儕溝通時，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以及溝通經驗，才能找到較多的共同點與默契。受訪者周杰，目前(2011年)剛離開原文化的生活環境半年，踏入主文化的大學生活裡，因為缺乏與同儕的共同點與默契，與班上同儕的溝通總是不順暢，而被遺忘在人群的一角。

我在班上並沒有很要好的朋友，有次中間下課休息，也不知道要跟旁邊同學要聊什麼？同學開口問我說：「你是緬甸來的同學喔！」我說：「是呀！」之後我們兩個好像就冷在那裡，他又開口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你聊耶！」我也有點尷尬的回他說：「沒關係…」。因為他們跟班上其他同學的話，隨便都可以聊高中的事，或是以前補習的事(周杰)。

阿平，就讀於北部國立大學的理工科系的女同學，但與班上少數的女性同學，及多數男同學相處不是很融洽，總是被隔離在一角。個性內向與對自己外表缺乏自信的她，無論與男、女同學幾乎沒有共同的話題可以聊天，或是因為打工的關係她較少參與系上舉辦的活動，而缺少與班上同學課外相處的機會。

我跟班上女生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聊，因為我很胖，對逛街買衣服跟畫妝沒什麼興趣；跟男生的話就更不用說了，沒有東西可以聊。而且系上的活動我都沒有參加，就跟他們少了相處的機會(阿平)。

雖然在北台灣求學，有4年的阿平，以及半年的瘦瘦、周杰等受訪者，與主文化同學無法找到共同點互動溝通，但與校內「緬甸同學會」的同學及學長姐關係良好，給予家人一般相聚的感覺。同時，阿平表示，日常生活裡遇到困難時，也不太會與姐姐訴說，因為有家庭的姐姐都有自己的煩惱，不想再加給她們不必要的麻煩，偶爾放假時姐妹們才會相聚。

學校同學會的人相處很不錯，學長姐都會幫忙安排校內工讀，期初、末都會有聚餐，大家感情真的不錯。有一種不多說，就可以了解彼此的生活，像一些節慶日，聚餐時間一定會是大家有空工讀下班時間，這樣的話多數人就可以去參加（阿平）。

但對阿玉而言，她從大二時開始參加有關原文化的服務性社團，過程中結交到不少與她有共識的主文化的台灣好友，與他們一起合作、相處，到緬甸服務等參與服務性活動。除此之外，她也不忽略同鄉的好朋友，以及在台灣的親戚，她可以說是交友廣泛的人。而且，從她身上，她周邊的台灣好朋友，也透過她了解緬甸最新的情況以及有機會可以品嚐她親手做的滇緬料理。



一開始時來到台灣時朋友都是緬甸同鄉的，但大二參加「緬甸再見家鄉服務」社團後台灣朋友變的比較多，假如我沒有參加的話我不可能認識這麼多的台灣朋友。大學本來就是會跟班上的同學不太熟，社團就是會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大家一起來交流參加社團時，才會有比較多的話題可以聊（阿玉）。

校長與阿玉，除了在班上及打工的地方之外，參與社團活動更加可以認識到來自不同科系、背景的主文化台灣人。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有共同的目的、有共識時，減少跨文化所帶來的糾葛與衝突。

### 第三，南台灣的熱情 Vs. 北台灣的冷漠都市人

阿莉，曾經在台北的國立學校求學3年，但因無法達到課程的要求，而她選擇休學以孤軍後裔的身份在台北過著打工的生活。大學3年，班上同學是以小組分群相處的模式，各自有固定相處的組員，而與她相處到的成員乃是班上來自各地的僑生，沒有機會

認識到知心的台灣同學。生活圈裡認識的台灣人多數是工作上認識的朋友，但阿莉對他們的評價是，「有點自私、沒有同情心」，因此只會與對方保持工作的關係，還是與自己同鄉朋友有親密的關係。

我們以前班上的人都是小組分開來相處的，奇怪的是一組的人不會理另外一組的同學，而且是同班同學耶！我真正相處到的台灣人是工作上的同事，但同樣領同一份薪水的他們都只會找輕鬆的作，不想做的就留給你作，很怕自己吃到虧，而且快下班打烊時只要趁店長不注意時就會偷偷的跑到外面去抽煙跟閒聊，我就覺得很自私沒有同情心拉，但還是有幾個是不錯的（阿莉）。

大學唸北部私立大學的校長，班上的同學多數乃是成長於都市化高層社會家庭。因此，多數班上同儕少了份南台灣的熱情及體貼，顯示出都市人的距離感以及現實的一面。起初班上分組報告時，他總是落單，同學們不願與他一組；但同學們察覺到他的能力時會主動將他加入為一組。他認為，無論別人有沒有能力，應將從旁邊協助外來的弱勢者，少了份關心會變成殘酷的社會。

我們學校的同學非常的現實，也許是從小在大安區那一帶長大的人，很怕自己多做到一點事。我大一分組報告時沒人會跟我一組，就怕我會拖累到他們，拜託他們自己認為有多強啊！等到他們知道你的能力時就會自動的貼近你（校長）。

旅居者緬甸僑生，雖然在北台灣因為價值觀的差異有時會受到主文化的台灣人歧視。但身處於台灣文化非常南台灣的社會脈絡時，同樣也會遇到一些跨文化的衝突。受訪者臭臭，在台灣雖然有收入穩定的哥哥、姐姐們，即便在缺少工讀的地方南部唸私立學校，



但她的學費、生活費不是個問題。而她必須要面對的是強而有勢力的台灣文化，例如，學習說「台語」。

我大二時去醫院當志工，跟一位年級很大的阿嬤說話，她用台語說，我跟她說：「我聽不懂，可以用國語說嗎？」，她說破口大罵我：「吃台灣米吃那麼久，為什麼不會說台灣話」，就跟她說：「我不是台灣人，是其他國家來的」，她又說：「在台灣就是要學著說台灣話呀」(臭臭)。

其次，在南部國立學校唸書的阿能，起初到台南唸書時，語言是他最大的困境，也因為「語言」在工作方面遇到過一些有趣之事。假日到校外餐廳打工時，常遇到習慣用閩南語溝通的客人與同事，此時，需要藉由第三方解說「阿能」才能接收當事人欲表達的訊息。但班上台灣同學認識他是僑生的原故，與他溝通時皆會使用國語，彼此之間的溝通不會造成困擾及距離感。

在班上大家都知道我是僑生，不會用台語講話。但我在外面打工餐廳裡的阿姨就會常用台語，有時就要請另外阿姨用國語跟我說，有次我要跟阿姨說「花椰菜」，但我把它說成是「菜花」，她聽到後就嚇一跳。因為我們那裡(緬甸)雲南人「花椰菜」叫著是「菜花」呀(阿能)。

最後，或許南台灣的主文化人，比較少機會接觸到僑生同學，而缺乏對受訪者的瞭解。受訪者不點表示，部分主文化的台灣人無法理解，為何她每天要過半工半讀的生活，認為工讀是在浪費時間賺錢。而只有自己同鄉，彼此之間不用任何多的解釋，可以瞭解、感受對方的生活。

我有遇到一個同學，她就問我說：為什麼我要工讀，這樣很浪費時間耶。我覺得當場受到委屈，就跟她說因為我要吃飯跟存學費呀（不點）！

南台灣的「人」本身具有濃厚的台灣文化，如同李平一般希望自己的身份、文化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本研究未訪談南台灣的受旁者之前與眾多的旅居者假設，因為南台灣的文化與工讀機會較少等原因，在當地求學的旅居者僑生，相較於開放化的北台灣會受到較多的歧視與挫折感。但與班上主文化的台灣同儕相處時，受訪者們感受到熱情、真誠的待遇，很快的可以略過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衝突，快速融入南台灣的生活。

臭臭大學四年，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南部學習，每天相處的好友都是主文化的台灣同儕，只有一位偶爾連絡的原文化好友。但在主文化多於原文化的人際關係裡，逼迫自己與主文化的互動溝通，因此她可選擇與自己興趣相同的人互動，快速融入至主文化生活圈。然而，到北部唸碩士班時，明顯的感覺到北部、南部人際關係的差異，同時也逼迫自己與某些不願面對的人互動溝通。

大學時的學校沒有同學會，只有我一個是緬甸來的，學校是有僑生輔導中心，但也都還好。所以我是強迫的關係，跟本地生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但也還好拉，他們也都不錯。但我現在到北部唸書，就感覺到有些同學就很冷淡，但我也會去她／他拉（臭臭）。

不點從「僑大」分發到南部時，姐姐一度曾幫她擔心經濟無法獨立的問題，但從大一開學在學長姐（緬甸同學會）的幫助之下，已完全能獨立自足地過留學生活。因此，學校「緬甸同學會」裡的同學及學長姐，仍然是異鄉生活的情同手足。不點也表示，自

己在班上也有非常要好的主文化的台灣同學，其來自於一起合作報告過程裡互相熟悉。因此，任務性導向的關係，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增加對方瞭解自己的機會。

我分發到南部時我姐也很擔心我找不到工作的問題，但一進學校就有學長姐幫忙安排工讀什麼的就 OK！班上同學也是幾個不錯的拉，主要是一起做報告討論時會變熟的，討論過程裡聊到八卦就很快的會變熟，但平常班上課時就不會有機會聊到（不點）。

#### 第四，傳統中華文化的差異性

因為思想、觀念與社經地位的差異，導致人際溝通方面面臨頗多的困難，而使雙方無法自由的交流與分享彼此的文化。再者，屬於傳統中華文化的保留也有差異性。受訪者李平表示，在家鄉「緬甸」保留更多中華文化的思想與禮儀；但相較於都市化的台灣部分的禮儀已不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例如：飯桌禮儀，以及屬於華人的節慶等，皆保存至今。

我覺得我們在緬甸還比較像是有尊崇傳統華人的觀念，在台灣很少見。譬如說，在緬甸華人的家裡都會在「家堂」，每天早、晚都會燒香拜拜，在台灣除了會在廟、土地公拜拜，家裡都不會有這樣的儀式。還有我們吃飯也是，家裡長輩沒有先開動的話就不能先動手吃，坐姿要穩，不能說話聊天，但在台灣可能家庭忙碌與都市化的關係，都忽略這些的細節。

#### 第五，請尊重我的身份、認同、信仰：雙方需要交流、協調、體諒

除溝通方面無法找到共同點之外，有時也會因為「緬甸僑生」身份，或過於成熟的外表，遭受到主文化人們的歧視。外表成熟與黑皮膚的阿明，班上同儕以及身邊台灣朋友，曾經誤解他的為人，而受到歧視。他前女友的父母親認為，阿明為將身份轉變成「台

灣人」，才與女兒交往。換言之，前女友父母與他的互動溝通裡帶有歧視的態度，認為他是欺騙對方的感情，主要目的是婚後得到台灣身份證，受到主文化台灣人歧視的態度。

我前女友的爸媽(台灣人)，認為我是來騙她女兒的感情，是為了得到台灣身份證。我真的很無言，我們每一次出去玩、吃的費用都是我來付，我不會讓她付這種錢，但她爸媽反過來小看我、質疑我。最後，我送她媽媽一個玉石手鐲(約六千新台幣)，當作跟她女兒的分手費。我最多給自己在台灣 10 的時間，之後我就會回緬甸做生意(阿明)。

起初班上的主文化台灣同學與室友，因為阿明成熟的外表、黑色膚色以及過於開放的個性，對待阿明皆帶有貶抑之意。認為他是「黑社會」成員，對他有很強的防備心。但經過他熱情的主動與他們互動後，對方才卸下一層層的保護膜。


我大一時，班上的同學跟室友認為我是混黑社會的，都不敢靠近我呀。房間裡他們的東西也是鎖了再鎖，有次我就故意在我桌上放 2 萬塊就出去上課，我想證明給他們看，他們鎖住的那些東西有值 2 萬塊嗎？有次聊天的過程中，我跟他們說：「你們的東西被你們鎖了又鎖，心裡永遠是那麼的沈重，要懂得放開點。」我買來的水果、泡麵都叫他們自己隨便吃，做人要大方一點嘛(阿明)。

再者，李平的成長環境使他成爲一個正統的孤軍後裔，保有「國民黨」的思想與精神。因此他不喜歡他人(台灣人)將他稱爲是「緬甸人」，非常強調他自己是「緬甸華僑」，非常在乎他人有沒有認同他的身份。但多數主文化的台灣人容易將「緬甸人」與「緬甸華僑」統稱爲一。實際上，兩個「身份」意義相差的非常大，期望他人尊重自己的身份。有關於「緬甸僑生」身份的議題，他曾經與教授產生衝突。



我們系上的老師在全班 100 多人前對我說：「你們緬甸來的都只會打工！」我聽了就很生氣，當場跟他解釋說：「我是緬甸華僑，不是緬甸人」。我心想，如果不是我前輩們的功勞，他老師也不可能在這享受高科技、高品質的生活，而且還要污辱我們。我就直接跟他說：「打工，雖然包括我一部分的人的確是拚命的在打工，但也有專心求心的緬甸僑生也是很多，請老師不要把所有緬甸僑生概括在一起」(李平)。

但對阿興而言，在主文化裡所受到的衝擊，不是強而優勢的主文化的人；卻是了解自己困境的原文化同鄉人（已持有台灣身分證的緬華）。剛到台灣的前兩年，尚未辦台灣居留證<sup>36</sup>前，卻被仲介要求休學打工還錢，而成爲非法打工者。利用他的弱點非法、無身份，一些同鄉們，剝削他的權利以及利益。正常大廚師的薪水約五萬元，而他們只給他二萬元五左右等。反而，一起工作同事（主文化的台灣人）對他充滿敬佩的心態，以及給予支持。



我剛來台灣的前兩年，為了還錢過著不是人的生活。中午上班被同鄉一起工作的人欺負，夜裡無法安心的入睡。同鄉的人知道以我無身份非法很難找工作，就對我很不好，但我會忍受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明明是大廚炒的菜鹽放太多被客人抱怨，他罵我是菜洗不乾淨，反正上班就是刁難人就對了，那一份工作我忍了一年半才不做的。再來就是我到一家新開的店當大廚，通常薪水是五萬左右，但只給我二萬五，也許老闆想要少給薪水，才會請我到他那裡做的吧！。反而不知道我身份的一起工作的台灣人，對我的人格與態度非常的敬佩，不會對我有歧視的感覺（阿興）。

<sup>36</sup> 由中華民國政府用於證明外國人，以及沒有台灣戶籍的中華民國國民，分別有外僑居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以及台灣地區居留證，皆由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核發。

校長在大學生活裡曾參與有關緬甸的服務性社團，社團成員來自各科系，包含主文化台灣同學及家鄉原文化的同學。從他在社團裡，與主文化的台灣同學近距離相處的結果是，因為台灣受到西方美國的影響，台灣同學的思想、觀念等皆是以美國的個人主義為主，不會尊重他國的文化，以及單方面的灌輸自我觀念；並不是雙方交流、分享等方式溝通。部分社團的台灣同學到緬甸服務遇到不妥協的經驗。在緬甸，到佛塔拜拜時，無論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都必須要脫鞋以表示尊重，才能踏入至佛塔及寺廟等神聖之地，但部分台灣同學認為自己是外國人，或是基督教者不願脫鞋，而放棄參觀佛塔的機會。他們無法接受他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保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觀。

我覺得台灣人他們的眼裡只有美國，做事起來也是非常美國的個人主義，認為自己是對的，不會把其他國家的文化放在心裡。就像我們社會回緬甸服務時，部分的人就因為要脫鞋進入佛塔，就不想進去，他們認為，很奇怪或是自己是基督教，就不想踏進佛塔裡面了（校長）。

#### 第六，為什麼你們都在玩這些遊戲？

「台灣」與「緬甸」兩國的經濟、文化等社會脈絡差異頗大，遂使雙方年輕人在休閒娛樂方面的差異。緬甸政府無法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電力，以及缺乏穩定而快速的網路傳輸等設備的條件之下，年輕人的休閒娛樂屬於是與朋友相聚在一起面對面的聊天、看書，以及出遊等，從事線下真實生活中的活動；與主文化的台灣同儕，進行的電腦中介傳播的各種休閒活動，例如，線上遊戲、即時通等。剛開學起初，阿強為了增進與室友們的感情，告訴自己要積極主動的加入他們聊天的話題，但在未瞭解對方聊天主題的前提下加入時，最後卻只能以尷尬的情況收場。

有次我聽到我室友他們在聊 Russia 跟 Germany 一些西方國家，我以為他們是在聊那些西方國家的新聞，我就隨便插了幾句，結果才知道他們是在聊線上遊戲的事。(問：你在緬甸時不會在玩嗎?) 在仰光是有拉，店家(網咖)有的可能是盜版的吧！但我沒有在玩，因為我覺得很浪費時間。我們有空的話會跟朋友一起去 BC<sup>37</sup>看書，然後，大家可以一起討論。而且我覺得我們室友們都只對那些 online games 有興趣，唸書只是為了應付考試，但也有的是非常的聰明。我在家裡玩電腦的話，我最多只是把家裡的 PC 拆了又安裝(無網路)，稍微測試下(阿強)。

然而，家住北部的瘦瘦與阿平，從小開始只會待在家裡，假日不會出去與朋友玩，而瘦瘦表示從小就很「宅」，總是喜歡待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再者，到中部「瓦城」唸書的周杰，高中的時光裡，除了會跟好友在「茶鋪店」喝茶閒聊，以及爬山等休閒活動之外，偶爾會到網咖店裡與國外的好友聊天。因此，從訪談結果裡觀察到，緬甸當地由於地區(北、中、南)發展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年輕人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對於全緬經濟、權利聚中之地「仰光」而言，年輕人較容易取得個人有興趣的課外讀物，培養個人的興趣與知識。

### 第三節 線上世界互動溝通狀況

從以上章節的分析闡釋裡，觀察到線下真實的生活裡，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傳統的原文化社會脈絡(緬甸)成長的軌跡；以及旅居到已開發國家主文化(台灣)求學時，面臨到的各種跨文化糾葛的面貌。然而，在本章節裡將分析線上世界的跨文化溝通，亦即結合原文化與主文化溝通情境的 Facebook 平台裡，受訪者如何互動溝通以及與誰溝通；

<sup>37</sup>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 BC)，加入會員後可借閱圖書館內的各類英文書籍。

再者，本研究應用 Zhao 等人(2008)提出，利用 Facebook 特徵，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構成連續性三道光譜，分別為視覺的、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呈現出線上跨文化溝通的樣態。表 4-3 為受訪者的 Facebook 基本資料。





表 4-3 受訪者的 Facebook 基本資料

	化名	開始使用 Facebook 時間／長久 <sup>38</sup>	註冊信箱 <sup>39</sup>	好友總人數	好友百分比 (%)		粉絲團 (%)		照片 (%)	
					主文化	原文化	主文化	原文化	主文化	原文化
1	小梅	2009／2 年	Hotmail	77	4	96	40	60	12	88
2	阿強	2010／0.5 年	G-mail	116	66	34	50	50	0	100
3	阿玉	2009／2 年	G-mail	344	35	65	89	11	59	41
4	臭臭	2009／2 年	Hotmail	147	63	37	46	54	80	20
5	瘦瘦	2010／0.5 年	G-mail	36	22	88	0	0	0	100
6	周杰	2010／0.5 年	G-mail	44	0	100	0	0	0	100
7	李平	2009／2 年	Hotmail	402	34	62	96	4	83	17
8	阿興	2009／2 年	G-mail	201	21	79	67	33	0	100
9	阿嬌	2010／0.5 年	Hotmail	319	15	85	22	78	0	100
10	阿明	2009／2 年	Yahoo!	594	64	36	100	0	60	40
11	校長	2010／1 年	G-mail	518	27	73	81	19	27	73
12	阿莉	2009／1 年	G-mail	95	3	97	38	62	0	100
13	阿能	2009／2 年	Hotmail	218	36	64	25	75	40	60
14	不點	2009／2 年	Hotmail	361	24	76	76	29	15	85
15	美美	2010／1 年	Hotmail	455	41	59	90	10	53	26
16	阿平	2010／1 年	Hotmail	139	34	66	100	0	60	40

<sup>38</sup> Facebook 使用時間長久、好友人數、粉絲團%、照片%等，皆以本研究執行階段 2011 年 3 月計算。

<sup>39</sup> 在緬甸網路傳輸慢的情況裡，比較吃資源的 MSN 缺乏穩定度，而習慣以 Google-talk (G-talk) 為網路即時溝通軟體。然而，當 Facebook 建議邀請朋友時 Gmail 裡的連絡人，即緬甸同鄉人為多。

## 一、Facebook 平台，與好友溝通情況

尚未分析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們互動溝通之前，必須先瞭解受訪者在原文化使用電腦中介傳播的經驗。其原因有二：第一，探視原文化（緬甸）社會脈絡裡，電腦中介傳播發展的軌跡；第二，瞭解受訪者與原文化好友在原文化時，科技使用能力。因此，藉由其原因預先闡釋，從 2003 年到 2010 之間來台的受訪者們，在原文化接觸電腦中介傳播的經驗。

### 第一，在原文化使用電腦中介傳播的經驗貧乏

2005 年始，緬甸的網際網路才開始逐漸發展。但因國民所得過低、網路傳輸速度緩慢等因素，電腦中介傳播尚未全面性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網咖才能進入網路世界與國外連結。然而，部分受訪者在未來台前，在當地有學習如何打中文字的電腦基礎班（小梅、臭臭、美美、阿平、瘦瘦、周杰）。臭臭，在 2004 年在電腦補習班學習打中文字時，正是網際網路流入緬甸。起初，只是在開放式的聊天室，用匿名姓與陌生人聊天。但因網路的速度太慢，無法開啓網頁或互動溝通軟體（Skype, MSN, G-talk），因此無法吸引她持續使用網路以及體驗到它的便利之處。與在台灣的哥哥姐姐連繫，還是以長途電話為主，無法使用網路保持連絡。

沒有跟我在台灣的哥哥、姐姐透過電腦聊天，只是朋友們一起就很無聊沒事做，和我學打字的地方也可以用網路，就上網看看，但可能那時候自己不會摸索要如何進去其他網站跟 connection 太爛，就沒有很吸引我。而且我們那時剛開始的時，只是比較流行在一個 chat-room 裡跟不認識的人聊(臭臭)。

然而，也有受訪者是來到台灣之後，才開始學習打字，以及擁有電腦基本設備。阿玉 2004 年來台灣前，在緬甸時並無有機會與電腦接觸。在台唸僑大先修班，與大學大一上學期時尚未熟悉電腦網路，需要打報告時需要跑學校「計中」（計算機及資訊網絡中心）打報告，直到大一下學期有足夠的錢買電腦之後，才有機會真正的接觸到電腦網路。相同情況，2004 年來台的校長，在僑大結業的暑假亦將步入大學生活時，借由學長姐的電腦加快學習中文打字。目的即是，進入大學校園裡，期望能與主文化同學有共同的標準與待遇。因此，中文打字、上網是來台灣，同鄉的學長姐指導後，才學會如何用傳播科技，將它融入於日常生活之中。



我在緬甸時連電腦開、關都沒碰過，更別說是學電話或用網路什麼的。大一上學期（2004 年）「桌電」一台要 3 萬塊，剛出「僑大」沒多餘的錢買電腦，打報告要跑去計中（計算機及網路資訊中心）用，到大一下買電腦後才開始用網路才變習慣。我的中文打字也是學姐教我打的（阿玉）。

其次，2006 年與 2007 年來台的受訪者闡述(小梅、阿能、阿利、美美與阿平)，當時緬甸開始進入網路的時代，但受訪者們尚未有使用網路的習慣性，仍然處於與好友面對面的進行溝通，以及休閒活動。

「網咖」我要來台灣的那一年就開始有了，而且很明顯的除了打電動的網咖之外，一般上網的網咖也開了很多家。但我們那時費用還很貴，一小時要緬幣 800 塊(新台幣 23 元)這樣，所以我們有事還是直接去朋友家找他／她本人，或是打電話。一般平常也不太會去網咖拉，那時年輕人（男生）最流行去的地方是打撞球，再來就是到「茶鋪」，一天坐幾個小時，喝茶聊天（阿能）。

但 2010 年來台的受訪者阿強、周杰與瘦瘦表示，目前網咖非常普及率非常高以及網路傳輸稍微有變快。因此，到網咖上網與國外、國內朋友聊天，或搜尋資料等，與電腦中介傳播從事的活動，已成為年輕人休閒娛樂的一部分。再者，來台將近半年的受訪者周杰與阿強的訪談中得知，透過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互動溝通行為，開始在緬甸盛行。故近年來台的緬甸僑生，不像似早期 2009 以前來台唸書的僑生，到台灣後才有機會接觸到傳播科技。

家住仰光的阿強，從 14 歲開始，自己家裡或朋友家裡就有電腦，但並未安裝網路。在家最大的樂趣乃是安裝或解除電腦硬、軟體。到 17 歲緬文十年級畢業後，開始會到網咖使用電腦網路；首先，只是會用 G-talk 與國外朋友連絡，久而久之會搜尋自己想要的資料。在緬甸時，阿強對中文熟悉度低，而未學習過打中文字。所以到台灣後，除了要學會打中文字之外，其他使用電腦網路方面，他也可稱是高手。再者，家住北部的瘦瘦，平時就喜歡閱讀課外讀物，因此，為增加英文閱讀以及寫作能力，經常去網咖搜尋自己想要的讀物，進一步對電腦科技網路有進一步的熟悉。除會搜尋找資料以外，她也時常會使用 G-talk 與好友聊天。

(緬文)十年級之後，就有很多空閒時間，跟朋友有時候就會去網咖待個一整天這樣，一小時 500 緬幣(新台幣 15 元)也沒有很貴，但自己家裡接網路的話，要用美金繳費用，但因為不是每天都在用，就會覺得說有點貴。而且，網路也只是大家為了要準備出國，有時會和在國外的朋友用 G-talk 聊天，和搜尋資料。我最好的那幾個朋友，現在也都在國外了，新加坡最多，美國有 2 個，幾乎都沒有在緬甸(阿強)。



我在家就喜歡看課外書，但在我們「密支那」的租書店裡，只有中文書（簡體）比較容易借到。但我也想要多練點英文，所以我高三開始就很常跑網咖，上 BBC 網站練習英文；也可以跟在大陸工作的朋友用 G-talk 聊天（瘦瘦）。

承上所述，早期（2003 到 2005 年）旅居來台的受訪者們，基於當時原文化網路設施仍處於開發中的狀態，以及昂貴的電腦中介設備，幾乎來台 1 年後（僑大結業，即將步入大學的階段），才有機會接觸到傳播科技之基本設備。其次，2006 到 2007 年來台的受訪者們，起初在原文化時稍微與電腦中介傳播有初步的接觸，但尚未與日常生活融入在一起。<sup>40</sup>但 2010 年來台的受訪者們，在原文化時已有習慣性地使用電腦中介傳播，例如，搜尋資料以及使用即時通(G-talk)與好友聊天；但未與好友使用 Facebook 聊天、分享資訊等互動溝通，亦即尚未成為 Facebook 的熱愛使用者。

## 第二，唯一的共同點：在台灣我們成為 Facebook 熱愛使用者

雖然，阿強與瘦瘦在緬甸時，對電腦中介傳播已熟悉，但認為不需要使用 Facebook 的必然性。然而，2010 年旅居來到主文化台灣之後，才開始逐漸使用 Facebook，以及成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原因在於，Facebook 以原先既有的社會網絡為根本的特質，透過 Facebook 好友（原文化）分享的資訊，即便身處於他鄉比較易取得原文化的訊息。

在緬甸時，有知道這些 social network sites，早期開始流行的是 Friendster，但沒有很喜歡用。後來又流行 Facebook 我是有註冊成為會員，但之後也沒經營它。來到這裡後，（同學會的）學長、姐跟我們說要學會用 Facebook，因為重

---

<sup>40</sup> 2008 和 2009 年期間，因為緬甸僑生休學率高與非法打工等社會問題逐漸增加。因此，僑委會及教育部減少緬甸僑生來台留學人數、嚴格挑選學生成績以及官方手續等因素，2008 年全台緬甸僑生入學者僅有一位，2009 僅有數十位。故，本研究之受訪者，缺乏 2008、2009 年來台的緬甸僑生。

上面可以得很多有關班上同學的資訊，還有一些有跟緬甸相關的訊息，才開始一個個的加我認識的人（阿強）。

但周杰在緬甸時，因為週邊朋友使用 Facebook 的原因，而他早已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但他的線上好友，幾乎是與原社會網絡沒有連繫、無交際、且國外不認識的好友；在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有互動溝通之後，在線下生活成為點頭之交的好友。反而，起初旅居來台時(2010 年 9 月)，需要較多的時間適應線下陌生的生活與環境，因而稍微中斷與線上好友的互動；然而，進入主文化的生活模式之後(2011 年 1 月)，再次成為 Facebook 的使用者。再者，與周杰同時間來台的瘦瘦，經學長、姐介紹 Facebook 之後，適應新生活的同時，無法參與線上好友的互動；同樣地，線下生活進入軌道之後，才有時間與 Facebook 的好友互動、分享資訊。

高中下課後，我們朋友有時無聊就會約去網咖，就會玩 Facebook 或跟朋友用 G-talk 聊天。而且我在 Facebook 的好友有 2/3 的好友是我不認識的，應該也都是~~在國外的吧！~~其他(1/3)的才是我真正認識的。有時在外面看到覺得好眼熟但又不認識，後來仔細想想才知道對方是 Facebook 裡的朋友。(問：但看你的 Facebook 好像沒有很常在用？)我去年(2010 年)8 月來台灣，就忙著功課、打工這些忙亂的新生活就中斷了一段時間，但我寒假時又開始再使用了，也看到好多我之前朋友問我：「在台灣過的如何」，才開始再與他們互動（周杰）。

然而，原先在台求學的旅居者僑生，2009 年 8 月 Facebook 引入台灣時，皆成為 Facebook 熱愛使用者。即目的乃是，使用社交網站的目的並不是建立新的人際連結，而是鞏固原有的社會網絡 (Boyd& Ellison, 2008)。因此，透過具有非匿名性 (nonymous) 特質的 Facebook 連繫，在台各地的原文化好友，以及接收到最新、快的有關原文化訊息。

因此，受訪者們起初到主文化，需要較多的時間，適應強而有力的主文化生活模式、環境、文化時，無法同時將 Facebook 融入新的日常生活之中。直到真正步入主文化的社會脈絡時，開始成為 Facebook 的使用者；以 Facebook 為中介，在主文化的社會，拉近原文化（好友）之間的關係。再者，相同（原）文化的使用者，從身處於不同地方的線下真實生活中，能在線上 Facebook 相遇、互動溝通的主要來自於，使用者註冊的電子郵件（E-mail）的特質；因此，在接下來的段落裡分析，在 Facebook 線上跨文化溝通裡，如何透過電子郵件再次將原有的線下社交網絡匯集在同一個平台裡互動。

### 第三，E-mail 與 Facebook 的連結性：鞏固線下的社交網絡

Facebook 平台註冊成為會員時，使用者必須要用原先個人的電子郵件（E-mail）註冊；隨之，系統會建議與電子郵件有連繫過的聯絡人，在 Facebook 平台上進一步的互動、連繫，成為線上好友。從電子郵件到 Facebook 連結的過程中，似乎將主文化與原文化的好友分離；系統再強原先故有的社交網絡之間的連繫。其原因有二：第一，從原文化始，習慣性地使用系統較穩定的 G-talk<sup>41</sup>即時通與好友溝通，因此，註冊 Facebook 時，依照系統的設定傳送給 G-talk 裡的連絡人而再度成為 Facebook 好友；第二，主文化的社會裡，使用者習慣使用的即時通為 MSN，而系統建議無法傳送到旅居在台的緬甸僑生。

因此，從電子郵件到 Facebook 的連結性，鞏固原先既有的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身份差異；彼此在 Facebook 平台上欲成為好友時，雙方必須透過共同朋友，以及口頭上的告知對方的帳號與電子郵件之後，方才能成為好友。周杰 Facebook 好友共 44 位，其中全部是原文化的好友，沒有 1 位是主文化的好友。在訪談中表示，與班上主文化台灣同學只限用 MSN 溝通，他自己也不會特意地問同學的 Facebook 帳號。因此，原本就不相

<sup>41</sup> G-talk 為即時通名稱，而它本身的電子郵件稱之為 G-mail；亦即 MSN 與 Hotmail 之差異。

交、無共同特質的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身份的人，在線上世界裡彼此的生活、文化，以及互動溝通，再次被分隔、劃清界線，成為兩個不同社交網絡的人。

我 Facebook 裡的好友全部都是我們緬甸的，一半以上是我從緬甸就加來的好友，剩下的是我們學校緬甸的學長、姐。班上的同學目前沒有一個是我 Facebook 的好友，因為我跟他們也不太熟，也不會特地去問他們的帳號。要連絡班上的同學的話，只會用 MSN，在剛開學時就有拿大家的通訊錄，比較熟的就加了 MSN（周杰）。

相同地，阿莉也是使用 G-mail 註冊，其中主文化好友僅佔 3%。雖然，已休學在外面正常上班，但她線上、線下的好友乃是以前同學會裡認識的原文化好友。但使用 Hotmail 註冊的小梅與阿平，因為 MSN 裡的連絡人幾乎是原文化的好友，只有少數是與她們在線下生活裡互動良好的主文化好友。因此，Facebook 好友亦是生活圈共同特質的原文化好友。

以前班上有幾位台灣同學，好像很主動的加人，可能從照片或她們的好友那連結過來的吧！有來加我，反正我也沒差就接受她們的要求，也沒有什麼互動。Facebook 好友都是身邊有連絡的好友，僑大、之前學校同學會的好友（阿莉）。

我 Facebook 是用 Hotmail 註冊的，班上同學的話，有熟的就會加 MSN，但只是有 2 位而已。因為我大二轉系進去時，班上的同學都有自己的小團體。課堂報告時，我只是變的跟被落單的人一組，之後為了討論報告就互加 MSN 就有變熟。再來就是，我每天生活圈的朋友，像是工作上的同事，同學會的學長、姐和學弟妹；所以我 Facebook 的好友，幾乎都是緬甸來的（小梅）。



對我來說用 Hotmail 或 G-mail 註冊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因為我 MSN 裡的台灣朋友也是平常比較熟的那幾個，其他的都是每天有在互動的我們緬甸朋友。所以我 Facebook 裡的台灣好友（34%）是我比較熟的，除非是對方主動加我，我也不好意思的主動去加他們為好友（阿平）。

用 Hotmail 註冊的臭臭，現實生活環境裡與因為特殊的環境（南部私立學校），只能與主文化的人溝通；同樣的現象也在 Facebook 裡呈現。因為，她的生活圈的好友仍與主文化的人為主（63%），而在被逼迫的情境裡與主文化好友有良好的互動。然而，她離開原文化（2005 年）時，當地網路設施仍然是已開發中的狀態，未使用電子郵件與好友連繫。因此，Facebook 系統無法建議與全面性地，將她與原文化的好友結合在同一個平台裡互動溝通。再者，同樣使用 Hotmail 註冊的美美，線上與線下與主文化好友互動比較多。其原因在於，校內緬甸僑生人數極少而未成立「緬甸同學會」，原文化之間缺乏凝聚力，而與班上主文化台灣同學相處的時間長，凝聚力強。

有時我們系會跟其他系聯合辦一些活動，就會有機會認識到其他系的同學，之後我們彼此再加 Facebook（美美）。

我覺得我的優勢就是，大一就開始跟本地生相處得很久。所以，我剛來台灣，就開始使用 MSN 跟朋友聊，變成也比較習慣使用 Hotmail。再加上，因為我們（南部私立）學校的關係周邊的朋友也是台灣朋友。理所當然的，我 Facebook 的好友也是台灣人比較多（臭臭）。

阿強，雖然來台才使用 Facebook，且用自己習慣的 G-mail 註冊 Facebook，但他主文化好友(66%)數量，遠超過他真正所熟悉的原文化好友(34%)。他表示，自己習慣將全

班同學加入至 Facebook 平台，以便日後連絡；而 G-talk 的連絡人僅有數位原文化的好友。他 Facebook 主文化的好友，是由好友連結好友的機制，與透過大頭貼和帳號名稱連結起來的。至於原文化的好友方面，在緬甸的朋友使用傳播科技的人數少；而線上原文化的好友，多數是身在異鄉的朋友。

我的 Facebook 好友是台灣人比較多。因為我都加了全班同學，從好友的朋友連絡名單、照片、名字，如果我知道他是我認識的話，我都會先加為好友。我緬甸的朋友也都有加，但在緬甸有用 Facebook、G-talk 的好友沒有幾個，而且在我的好友裡的人都是在國外，和在學校(台灣)的學長、姐與同屆的朋友(阿強)。

有參加過社團經驗的校長與阿玉，線下生活中除了與班上同學接觸之餘，也有機會與社團成員(主文化)接觸。同樣以 G-mail 註冊 Facebook，但社團成員是每天皆有互動的關係，Facebook 平台上亦成為好友。雖然，阿玉的原文化的好友數量(65%)多於主文化好友(35%)，但相較於其他受訪者故意避開部分主文化的好友，她是欣然地將主文化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加為好友，同時分享自己的訊息。

我 Facebook 的好友當然是緬甸的比較多，但我都有加我們社團台灣人以及班上的一些同學。社團的人是每天都在見面，是一定都會加的拉！因為 PO 在 Facebook 的資訊息，幾乎是平時的芝麻小事，而且他們都知道，所以我覺得不用故意避開什麼的(阿玉)。

線下真實的生活中，因為跨文化、背景差異等眾多原因，遂使旅居者緬甸僑生與主文化的同儕之間，缺乏互動、交流以及溝通(小梅、阿莉、阿平、周杰)。但身處於原

文化朋友比較少的環境，或熱情的南部環境裡，受訪者們更能融入於同儕之間的溝通(臭臭、阿明)。然而，以電子郵件連結好友的 Facebook 系統設計，即是將原有的連絡人(社交網絡)，再次搬移到 Facebook 平台溝通。正如 Boyd& Ellison (2008)所言，Facebook 平台是加強連繫線下的社交網絡，並非是擴充新的社交網絡，讓使用者認識到新的朋友。

#### 第四，在 Facebook 平台裡，我們真的是好友嗎？

基於 Facebook 的特質，將線下生活故有的原、主文化的好友，再次連結到線上互動溝通。而經過 E-mail 註冊，系統建議好友的設計成為好友之後，與線上好友們的溝通情況如何？「好友」是所謂真正的「好友」嗎？即是本節即將討論的要點。

雖然身處於主文化社會，但將自己的社交網絡限定於原文化生活圈的受訪者，同時在線上的互動溝通裡，仍僅限與原文化的網絡互動，避開或認為不需要與主文化的同儕溝通。受訪者周杰認為，Facebook 的好友皆屬於原文化的好友，可以用彼此熟悉的方式、符號溝通。在線下生活無法避免面對面的情況裡，他感受到跨文化的衝突，但在線上生活裡他可以排除不願面對的溝通情境，重新拾回原先自己所熟悉的溝通情境。

我 Facebook 的朋友，可能是因為緬甸的朋友。我 PO 什麼都好，不會覺得尷尬或是什麼的，所以溝通方面沒有什麼困難。為了避免尷尬的場面，也是目前我沒有加台灣同學的原因，要找他們都可以直接去寢室找或是 MSN 找都可以容易找得到(阿強)。

阿興與李平，平時上班與主文化的同事相處的情況裡，無法與原文化朋友連絡。但下班之後的時間裡，與主文化同事們的互動區隔，僅與熟悉的原文化好友們從事休閒活

動。轉而在線上世界，匯合主、原文化的 Facebook 平台，仍是以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同樣休學打工的阿莉，每天上班雖然只能與主文化的人互動，而沒有機會與原文化的朋友互動溝通情況之下，透過 Facebook 平台好友發出的訊息中，接收到原文化好友們的近況。

Facebook 裡，也有台灣人和我們緬甸人。我認識的台灣人是主要是朋友的朋友、一起上班的同事，和有時候因為（餐廳）店裡生意接觸後變成的朋友。但跟他們也只是平時見面時會聊到天，下班之後就自己過自己的生活，網路上也是一樣呀，也是跟我們自己緬甸互動比較多。（問：為什麼跟緬甸的好友互動比較多？）我們原本就有認識，但在台灣各有各的工作要忙，不像在緬甸一樣經常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只要我的朋友從 Facebook 裡 PO 出他／她的日常生活近況，我們仍然還是有在彼此互相關心。而不會是我們朋友之間，因為沒有交集的生活，就失去聯絡這樣（阿興）。

相較於主文化的好友，阿強的原文化好友比較少。原因在於，他本身來台時間較短（半年），尚未有機會認識散佈在全台各地的緬甸僑生，再者，緬甸當地資訊落後，使用傳播科技的朋友少，且只能與身在國外（包括除台灣以外的國家：新加坡、美國等）的原文化好友連繫。但因為他積極地將全班（主文化台灣）同學在 Facebook 加為好友。而與他有互動溝通的仍是少數的原文化好友，原因在於與主文化的好友互動時，因為不瞭解對方的文化，自己必須要多加謹慎行爲（留言、按讚），擔心會在不知情的情況裡會得罪到對方。對於主文化好友的訊息，僅抱有「看過就好的」態度，沒有回應與互動；而原文化的好友是他所熟悉的，彼此之間有共同的特質以及默契仍然存在，可以自由地互動溝通。是故，Facebook 因屬於是電腦中介傳播，具有跨地理、時空的特質，結合身處於在不同地理環境的朋友；其次，Facebook「朋友名單」裡的主、原文化好友數量，無法確實地判斷個人與好友的互動溝通實況。



我只有跟我們緬甸的朋友有回應。因為，對於台灣朋友，我不知道去留言、按讚的話，他會不會喜不喜歡呀！而且是在這種公眾的場合。緬甸的朋友的話，就可以很放心的開玩笑，假如看他的照片有點變胖的話，就會直接留言說：「怎麼吃那麼多，變的這麼胖」之類的話（阿強）。

臭臭，在南台灣私立學校求學的生活裡，與主文化同儕互動機會較多，平時毫無機會與原文化朋友互動的管道與情境；而遂使她在此特定的環境之中，日常生活與主文化好友凝聚力強、相似性高。轉而以線下社交網絡為基本的 Facebook 平台裡，理所當然地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比較頻繁。

我覺得大家都認識我，所以在 Facebook 上 PO 訊息不會讓我覺得會尷尬或什麼的，而且本來本地生朋友就比緬甸好友來的多。所以我都有跟他們在互動，不跟他們的話我也就沒有好友可以互動了（臭臭）。

但在南台灣國立學校求學的美美、阿能與阿嬌，線下真實的生活皆能與主、原文化朋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同樣與臭臭在台灣文化濃郁的南台灣社會，曾被校外主文化的人強迫融入當地的文化習俗（使用台語、），但在校內同儕之間的互動溝通裡可以跨越雙方的異文化的帶來的差異，溝通具有互相瞭解、體諒的態度；同時與校內「緬甸同學會」的原文化好友們保持良好的互動溝通，此溝通情境與管道，亦即就讀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臭臭）受訪者們與原文化之間的情感差異。但在線上世界與校外主文化的台灣人隔絕的情況裡，受訪者皆能與主、原文化的好友互動溝通方面取得平衡，與 Facebook 的好友（主、原文化）之間會有回應、按讚等溝通行為。

我早外面餐廳上班會遇到一些講台語的人，我需要透過另外一人來幫我翻譯我才會懂。但我在班裡大家都知道我是緬甸僑生（聽不懂台語），所以都只跟我說國語，再加上我們相處的都還不錯。（問：跟台灣同學之間有話題可以聊嗎？）有呀！有時也會聊到他們高中的生活，我也會說給他們聽我在緬甸唸高中的情況這樣。所以我們算是都有認識的，不會說是因為我是僑生而忽略了我。在 Facebook 上也一樣，緬甸的朋友和台灣朋友一樣都會有回應。因為有時我（台灣）朋友 PO 上去的訊息，我也知道的話我就會參與互動（阿能）。

其實我們班上的人都還不錯，平時我會問我一些有關緬甸的事，可能很好奇吧，在緬甸出生，而且又是華人。在 Facebook 起初是她／他們先加我的，之後我也看到班上同學的話都會加。有時我會在 Facebook 抱怨一些困境時，台灣好友也會來幫我加油打氣這樣，我心裡也就會很高興的說，他們（台灣好友）也能瞭解我的無奈（阿嬌）。

再者，在台有參加社團經驗的校長與阿玉，透過社團的活動，增加與社團成員（主、原文化）的情感以及互動溝通。因此，無論線上與線下的互動溝通之中，皆能與主文化或原文化的好友互動。但在 Facebook 平台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僅限於有關社團訊息的回應，仍然與主、原文化的好友之間保持互動溝通。

每年社團的人大家都會互相加一下 Facebook。我們也都會有回應，但我只有是他們 PO 有關社團的事情時才會回應。不然，只要他們有 PO 我就回應的話，不就是怪怪的，一直都在回應別人（阿玉）。

從以上的訪談分析結果觀察到，在 Facebook 平台裡，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溝通，可以歸納出三種溝通類別，分別是：一、以主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二、以原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三、同時與主、原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旅居者們遊走於 Facebook 平台的溝通情境裡，爲了與強而有力的主文化隔絕、維繫原文化之間的關係、日常生活相近度，以及當地主文化人民溝通方式等原因，最終選擇與自己適合的類別內互動溝通。

### 第五、Facebook 平台的身份認同：照片、粉絲團、塗鴉牆、關於我與網誌

受訪者從線下與好友的的互動溝通裡決定在 Facebook 平台裡的溝通類別(原文化、主文化、或皆與原、主文化好友溝通)；亦即觀察，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社會脈絡裡與原、主文化朋友的人際互動狀況。但線上溝通類別背後隱藏的身份是如何建構的，是本段落探討的要點。Zhao 等人(2008)利用 Facebook 的特質組成三種光譜，檢視受訪者在 Facebook 與好友溝通時，爲了避免跨文化的衝突，面對不同身份、文化的好友時，如何呈現個人的樣態與切換身份。從具有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呈現個人在 Facebook 的身份。首先，具有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的照片、圖片，以及塗鴉牆上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其次，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面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最後，第三種展現自我身份的方式是用語文符號，亦是最具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而不需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方式向好友告知自我。

但經訪談得到，眾多的受訪者未知曉 Facebook 平台裡「關於我」的欄位表達自己(瘦瘦、周杰、阿興、阿明、美美、阿平)。本文將同樣使用文字符號敘事使用者身份的「塗鴉牆」以及新增「網誌」爲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因此，本文將 Zhao 等人(2008)，





我有空就會看那些我出去玩的照片，可以回味與朋友的歡樂。不然，我平時都沒跟他們見到面，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唸書什麼的。我的生活也只是每天上班、下班太無聊了，只有在大家休假的時候才會約出去玩，才會跟朋友們見面（阿莉）。

Facebook 利用視覺性的方式，雖然能將在台灣或緬甸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跨越地域、時間方面的距離，而再次拉近雙方之間的關係。但與主文化台灣人有交際的受訪者，從 Facebook 上傳原文化的照片、圖片的行為裡，隱含一種向主文化的好友介紹原文化的策略，亦即展現自我的身份；且特別是有關原文化（緬甸文化）的照片，而照片中好友更加瞭解到受訪者的文化。美美，共有 19 本相簿之中，10 本相簿（53%）是有關主文化。其中（Myanmar fashion show，與可愛的緬甸小孩）等相簿之中，充分展現原文化特質。再者，臭臭在線下的生活裡，沒有機會與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在線上的社會也未從好友訊息得知有關原文化的訊息。臭臭會在原文化的節慶裡，發佈有關原文化的照片，而主文好友從此照片中更加瞭解臭臭原文化，亦增進雙方文化交流、溝通。

雖然，我的好友很少是緬甸的，所以有關緬甸的訊息，我在網路上看到我就會發佈。或是潑水節、點燈節等緬甸的節慶時，我就會將我的大頭貼上換成這些節慶的照片。到班上，同學就會問我說：「潑水節不是泰國的嗎？」我就會解釋給他們說：「那是我們緬甸的新年，緬甸也有」，就會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聊（臭臭）。

## （二）文化品味：「粉絲團」給予我烏托邦之空間

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面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因此，Facebook 平台上加入興趣／喜

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累積個人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性，從此行為裡反映出個人的特質「品味」。換言之，受訪者在粉絲團之中，可以遇到與個人文化品味相同的使用者。小梅，在原文化社會成長的過程，以及在主文化的社會裡身份皆遭受到質疑，在任何線下生活的社會裡無法找到認同自己身份位置，遂使她非常地崇拜緬甸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昂山素姬；在線下真實的生活裡，無法找到與她有共同興趣，對民主政治有興趣的好友，但 Facebook 粉絲團給予她從未擁有過的空間，可以讓與世界各國興趣相同的人歸納在同一空間，暢快討論共同的目的。小梅因相同興趣與粉絲團的其他使用者互動，而再成為好友的特殊案例裡，也說明 Facebook 平台可以維繫原有的社交網絡的同時，也可以擴張新的社交網絡。



我在粉絲團看到別人 PO 有關昂山素姬的訊息，我會很興奮的回文說：「原來是這樣，那我們要怎麼辦！」，參與跟粉絲團裡的人討論。我對這種民主政治很有興趣，我身邊朋友都會開玩笑我說：「我們緬甸的政治就交給妳了拉，妳是我們的第二個昂山素姬」（小梅）。

阿強，雖然在 Facebook 朋友名單裡，主文化的好友數量超過原文化，但他互動溝通仍僅限於與原文化好友的溝通。同時，阿強與身在其他國家（新加坡、美國）的原文化好友保持緊密的關係。除此之外，阿強與好友組成一個封閉性粉絲團（只有成員可以參與討論），無須顧慮 Facebook 公共空間的問題。雖然在塗鴉牆上 PO 的訊息很少，但在他與朋友們組成的粉絲團裡互動很密切，仍然可以像過去緬甸社會裡溝通。朋友爲了是、否要買新的手機(IPHONE)猶豫不決時，就會在小粉絲團裡尋求好友的意見；但在塗鴉牆詢問時，其餘好友會認爲是炫耀行爲。

我在 Facebook 裡跟自己的粉絲團互動的比較多。我們 7 個好朋友組了一個封閉的小粉絲團，成員之間會在裡面互動，不是成員就看不到裡面的資訊。因為

Facebook 裡面有太多人，有些話說出來不知道適不適合，所以平時在 wall 很少會 PO 訊息，大部分是在粉絲團裡的好友互動比較多。這樣的情境，就很像我們在緬甸坐在茶鋪裡閒聊一樣，好朋友之間什麼都可以聊（阿強）。

臭臭，平時沒有機會與原文化朋友互動的情境裡，訪談中得知，粉絲團裡她可以得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2010 一位來自緬甸華僑參加「超級偶像」選拔賽，她透過該歌手的粉絲團可以幫他加油打氣，與粉絲團裡的成員參與討論。

去年不是有緬甸的歌手來參加「超級偶像」嗎，我可以在他的粉絲團裡看到本週的他的成績，很高或很低時我都會留言說：「好棒！加油！」。難得有自己緬甸華僑在台灣可以有名，當然要幫忙加油（臭臭）。

對於主、原文化皆有機會相處的受訪者而言，粉絲團乃是屬於是娛樂方面的興趣，特別是有關原文化的粉絲團。原因在於主文化社會的周邊大眾傳播媒介較容易取得主文化娛樂資訊，但透過 Facebook 粉絲團的管道，接收到自己家鄉偶像的資訊。

粉絲團裡我緬甸的歌星比較多，因為我們在台灣可能打開 youtube 就會聽到最近流行的歌曲，或是從報紙、電視台得到這些消息。但緬甸歌都是要從緬甸歌手的粉絲團或是有關緬文歌的粉絲團，才會收到緬文歌最新的消息（阿玉）。

利用緬文或英文發佈資訊的粉絲團，它能提供給旅居者們原文化娛樂方面的資訊。阿明，因為原文化求學過程<sup>42</sup>與在台就學的科系（中文），緬文及英文對他而言是進入原

<sup>42</sup> 在北部長大的阿明，家裡的長輩具有濃郁的華文文化，特別是屬於自己「雲南」習俗。而對於緬甸國民教育「緬文」，僅持有在緬甸認識緬文的態度，而無持續地深入認識緬甸文化。

文化粉絲團的隔閡，遂使阿明無法收取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而只有能以中文呈現出來的資訊方才能接收。又，阿明成長的背景以及學習過程，對於「中文」的興趣，超越「緬文」。

我緬甸高中畢業快 10 年了，緬文字我都已經忘光光了，再來用英文寫的我也看不懂，所以只看用中文寫的粉絲團。而且我也不喜歡聽那些緬甸歌、小說，或是有關緬甸文化資訊。我到台灣第一個志願是要唸歷史系，之後沒有分發到我才唸中文系（阿明）。

粉絲團能提供使用者與自己興趣相同者聚合在一起的空間；跨越時間及地理的距離，讓身處於不同地方的原文化好友們再次凝聚在一起；以及接收到原文化娛樂方面的資訊等。在台旅居者緬甸僑生，透過粉絲團的介面，再次與原文化以及身在異鄉的個人關係更加緊密。但進入粉絲團的首要門檻乃是，使用者必需要瞭解粉絲團所使用的「語言」，方才能接收到粉絲團散佈的訊息。



### （三）明顯性地向好友展現自我的身份：關於我、塗鴉牆，以及網誌

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塗鴉牆」，以及「網誌」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不需再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隱約方式向好友告知自我。而是直接在「關於我」欄位裡，藉由語錄、文句等，告訴好友「我是誰」；使用者從「塗鴉牆」與「網誌」分享資訊、抒發個人情感所發表的訊息等，最具有明顯性的文字敘事方式向好友展現自我，同樣可以明顯地展現自我的身份。



首先，使用者向好友展現自我的管線之一「關於我」的欄位，仍有眾多 Facebook 使用者未知此欄位（瘦瘦、周杰、阿興、阿明、美美、阿平）。但已知的此欄位的使用者，也依照個人的特質（外向、內向），有填寫或未填寫個人的自我介紹。小梅、阿莉，因為個性內向與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為主的關係，不善於向群眾介紹自己，及展現自己，因此故意忽略「關於我」的自我身份介紹。「我不會寫這種東西拉！就感覺怪怪的不知道要寫什麼」（小梅）。

個性外向以及皆與主、原文化之間有互動溝通的受訪者們，用文字敘事介紹自我時，不僅向他人（好友）介紹有關個人的同時，也在警惕自己對人、事、物的看法。個性開朗的李平，他的自我介紹不只是對自己現有好友在展現自己，而也有意願向陌生人在做自我介紹，擴張個人線上的友誼關係。



朋友不認識我沒關係，因為我是個不難相處又隨和的男生！我不帥但也不難看，我不幽默但會搞怪，我只想跟你們做個好朋友  
(擷取至李平 Facebook 的「關於我」欄位)。

「將人比人 真是氣人

將心比心 大家更親」(擷取至不點 Facebook 的「關於我」欄位)。

不點表示，「關於我」是告知自己。在台灣半工半讀的生活比不上在家鄉無憂無慮的生活，也無法與班上同儕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相比。因此她認為，與其與別人比較會失去個人自信，倒不如認真過當下屬於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我覺得不用別人比他們光鮮亮麗的生活，愈比會失去自信，我也希望他們會體諒我們的生活」(不點)。

其次，受訪者們利用「塗鴉牆」的管道，來展現自我身份的原因有二：一、分享原文化的資訊；二、抒發個人的情感，渴望得到好友們的回應。阿玉，一般塗鴉牆裡都會發佈有關緬甸的消息給 Facebook 好友知道此訊息。她認為，無論是台灣人或自己家鄉緬甸的好友，皆對緬甸有興趣或是相關的人；希望透過原文化的訊息，能掌握目前緬甸最新動態。有時她妹妹會幫她擔心 Facebook 上發佈太多有關緬甸的消息時，會引起緬甸政府的注意，會時常提醒她說：「小心回緬甸時，妳在機場就會被抓去關」，畢竟緬甸政府對政治的議題還是很敏感。

校長，爲了全台僑生的利益，時常與僑委會高官接觸開會討論有關緬甸僑生的議題。因此，他塗鴉牆平台，皆是充滿緬甸當時新聞以及有關僑生利益的訊息，他會發表出來讓所有的原文化好友得知到與自己利益相關的資訊。

「任務圓滿完成……  
祝大家都能來台留學……:)」 (擷取至校長 Facebook 的塗鴉牆)。

阿嬌，因爲小時候家庭貧困而遭受到同儕的霸凌，導致她在線下世界內向、乖巧，但透過傳播科技的特質轉變成爲外向、自我爲中心，以及勇於表達個人意見的女生。塗鴉牆的訊息是有關當下生活、心情等負面的看法。多數與主文化的台灣好友給她的加油打氣的留言。阿嬌除了會在塗鴉牆發表訊息之外，也會在「網誌」表達她對周遭事件的意見以及觀念。

我在塗鴉牆裡會寫當下的心情，而網誌裡會發表的是對某事件的看法，但都是悲觀的看法，回應我的大部分是台灣同學，可能看我太可憐了吧～我想我們緬甸的都會不想看我的 Facebook 了 (阿嬌)。

無論在線下真實世界裡，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非常良好。但在線上平台，因為訊息內容的「主題性」，遂使與原文化與主文化的好友區隔開來。因此，線上網路溝通而不是一種「無種族」的狀態，好友之間仍然因為不同文化、跨文化的原故而被區隔。阿能，線下生活裡與班上同儕以及社團的成員互動溝通良好，但從塗鴉牆發佈一些有關原文化的生活訊息時，僅有原文化好友們回應；明顯地，主文化的好友們卻只有「看」，而無參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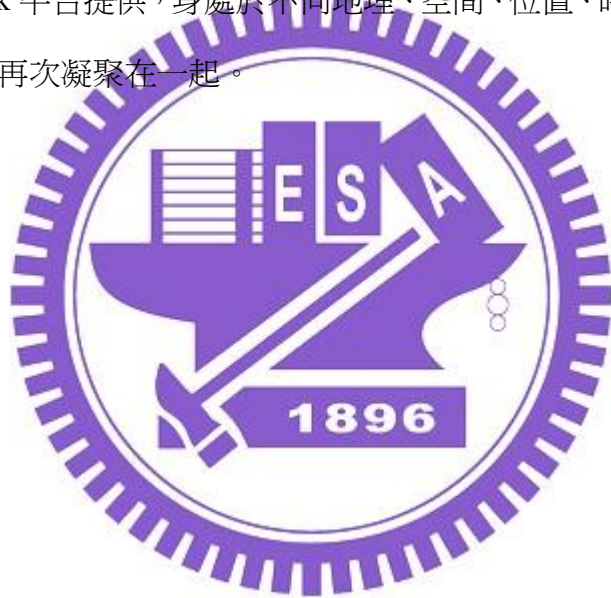
有時候我在工讀無聊時就會 PO 些有關當下的訊息，回應我的大部分是同鄉的，可能我們日常生活比較相近，而且台灣人不知道要回什麼吧（阿能）。

因此，原、主文好友共同所注目的塗鴉牆裡，無意間會形成一種跨文化之間的溝通。然而，受訪者們也會利用原文化的語言，區隔與主文化好友之間的溝通。李平，非常在乎自己是緬甸華僑身份，同時他非常地重視雲南祖籍。他與家鄉好友溝通時，會使用「雲南話」溝通，與原文化好友之間的關係更拉近的溝通效果。「我們自己雲南人當然要用雲南話寫囉～這樣才有那種感覺嘛」（李平）。

相同地，阿玉為了不讓主文化好友看到自己發佈的訊息時，他就會用緬甸文字發佈，目的乃是針對原文化好友溝通。

在 Facebook 平台裡想抱怨時，就會使用緬文與家鄉的好友互動，因為說出來只有相同背景的自己人能夠了解。像比方說，我在工讀時很想睡的話，我就會拼成緬文「a yan ko eain chin tar pae, a lote mar~~(很想睡，但我在工讀)」。可能我用中文打的話，台灣的朋友看了就會覺得是說：「我工作不專心或什麼的」，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意見（阿玉）。

綜合以上的闡釋，無論在線下真實生活與主、原的好友取得平衡的互動溝通，但線上世界的溝通呈現出跨文化的溝通。原因在於，在線下生活裡，受訪者可以切換不同的溝通情境，與原文化或主文化好友溝通、互動可以區隔開來；但在同一個溝通情境平台裡，受訪者利用與原文化相關的主題性、語言來表達時，產生跨文化的溝通。再者，旅居者緬甸僑生們，在原文化的生活裡，只認同中華文化，且對緬甸文化帶有貶低之意；以及旅居來台後，身份被誤認為是「緬甸」；但轉而到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利用視覺的方式自動展現與認同「緬甸」文化。因此，線上世界裡受訪者會自動轉換自己的身份認同。最後，Facebook 平台提供，身處於不同地理、空間、位置、時間的原文化好友們，跨越真實的距離能夠再次凝聚在一起。





##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本章節分成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與建議兩部分。第一節研究發現部分，結合理論、文獻以及訪談之資料分析結果，回答本研究之問題；緊接著，第二節說明本研究限制與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探討，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在社交平台的跨文化溝通現象，與闡釋（社交平台）線上的身份認同再現。事實背後隱藏的意義，線下原文化的社會文化脈絡、對主文化之想像、來台後衝撞出的跨文化溝通經驗，與網路線上的身份建構策略等，因此，網路上所再現出來的認同只是「表象」，即冰山一角的呈現。

在此章節中，利用 Chancy 與 Martin (2007) 跨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興奮期、理想破滅與挫折期、調適期，以及整合期等做為架構以解釋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第一，興奮期：**剛接觸新文化期間，是一個充滿幻想與新鮮感的過程。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興奮期，不僅是來台後的二個禮拜期間，感受到已開發國家便利性所帶來的新鮮感，而在原文化（緬甸）時，透過媒體、親友以及官方相傳等，對台灣懷有美麗的幻想。一般受訪者來台兩個禮拜之後，慢慢脫離興奮期而步入校園展開半工半讀的留學生生活，亦即進入到夢想破滅期的階段。

**第二，在理想破滅與挫折期：**因不了解異鄉的社會文化，以及難以找出自己不明瞭的地方，感到失望、沮喪、孤單，身體會慢性疲勞與感到缺少精力。當受訪者步入校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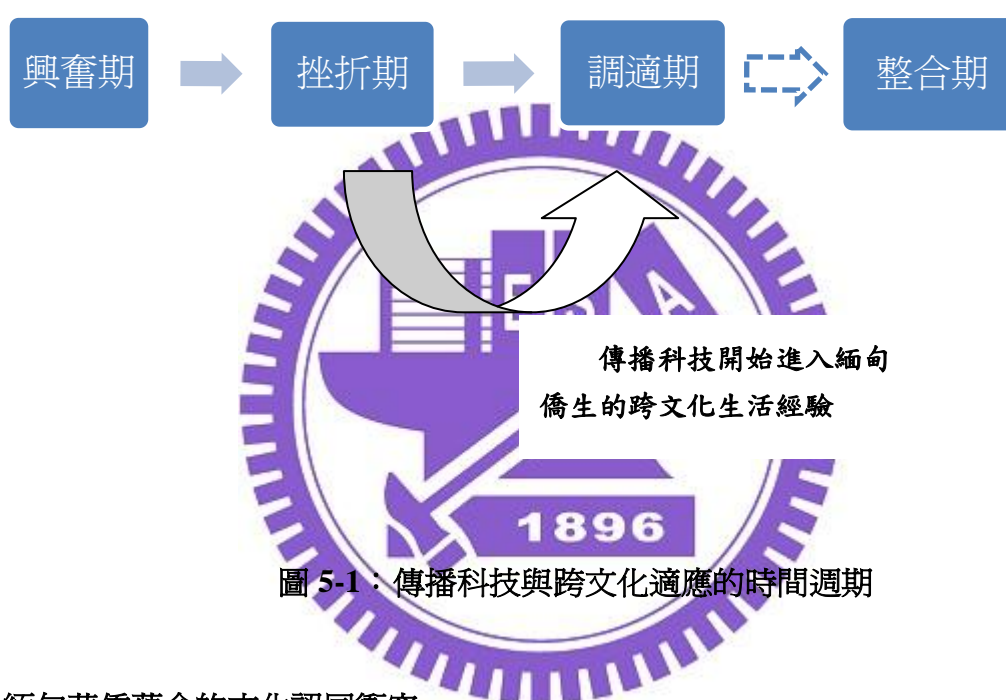
的生活，開始實施半工半讀的生活、與主文化台灣人接觸，課業壓力以及感受鄉愁時，對眼前的生活感到失望與沮喪。再者，受訪者成長與華人文化相異的他國文化（緬甸），因為族群或社經地位的差異，遭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故，旅居者緬甸僑生們在家鄉時，就已進入跨文化衝擊之興奮期及挫折期。同時，本文也發現，在此興奮期與挫折期裡，無論在原文化或主文化期間，Facebook 尚未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主要資訊來源乃是進入門檻較低的家庭電視、電視以及口語傳播。

**第三，調適期：**經歷以上的挫折期後，受訪者學習主文化生活之方式，並能進一步有效率地和主文化的同儕或工作夥伴一起工作。換言之，緬甸僑生知道如何結合原、主文化之知識、價值觀以及態度等，在主文化社會脈絡裡生活。此階段乃是來台一年之後，受訪者有能力進入寬廣無邊的網路社會空間，而與相同原文化的好友再次在網路上相見，因此，傳播科技可以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第四，整合期：**個人到新環境的文化時，具備新文化環境裡解決事物的能力，不會因為態度、信仰、價值和行為的差距而使人在社會中有挫折感，能夠成功地融合於新文化之中。本文發現線下的跨文化溝通裡，並不是旅居在台的受訪者時間愈長久，就會到達所謂的整合期；倘若在調適期之間，無法將原、主文化相結合時，卻只能停留在調適期之內。雖然身處於主文化的社會脈絡，而線上、線下僅與原文化的好友溝通，並沒有機會真正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同時，相較於在北部都市求學的受訪者，在南台灣求學者比較有能力融合新文化的整合期。

本文的受訪者阿興在衝擊期間，因為經濟、課業以及家庭的壓力，選擇休學非法打工，丟棄了自己最初來台的目的「升學」；而當他渡過衝擊期，重新想要拾回最初的夢想時，無法再次回到踏入校園的狀況。因此，跨文化衝擊 4 個階段不是一個循環的過程，而是直線性進行方式，論述旅居者在主文化的社會裡跨文化溝通狀況。

經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從「興奮期」進入到「挫折期」時，傳播科技尚未（實際地）進入其生活經驗之中；但從「挫折期」轉移到「調適期」與「整合期」期間，傳播科技擔任重要的角色，如圖 5-1。特別是 Facebook 平台進入人們的生活之後，與家鄉原文化以及主文化之間的溝通有所轉變。因此，研究發現裡，依跨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的順序以回應本研究的三個目的：一、緬甸華僑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二、緬甸僑生來台後，衝撞出的跨文化衝突；三、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 一、緬甸華僑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

陳銳嬪(2007)認為，地方型塑一個人的生活經歷、記憶與想像，時間久而久之，個人對此地方產生認同，以及認定為是個人的「家鄉」。因此，身為華僑的受訪者，將「緬甸」視為是自己所熟悉的原文化。但受訪者在家鄉原文化，因為族群或社經地位的差異，遭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

本研究有八成的受訪者，在原文化（緬甸）時的社經地位是屬於中上等以上家庭。因為父親長期在外做生意，皆會請 1 至 2 位緬僱幫忙照料家裡大大小小的事。雖然屬於

是中上等以上的社經地位者，但曾經沒有機會領取到緬甸國民身份證，只有長期居留證者，無法全面性地享受國內的資源、教育，以及政治等，國民該享有的福利，僅屬於是國內的次等公民。由於上方政府機構操作族群分散的結果，人民之間同時也出現族群區隔的現象。緬甸人無法將當地的華人視為同一國民，稱華人為「中國人(ta-youte)」，排擠華人與他們（緬甸人）有進一步保持良好的關係。相對地，受訪者的父母親擔憂自己的下一代剝落「雲南性」以及華人的特性，禁止子女與緬甸人有進一步的關係，要求子女以「雲南話」溝通，以及促進華人該具有的特色，例如，唸華文學校、練習寫書法等，儘量與家裡以外的緬甸人劃清界線，以保持距離。其次，華僑稱當地緬甸人為「老緬」與「老緬婆」的稱謂裡帶有一種貶抑對方的意義。因此，在緬甸原文化時，當地緬甸人稱華人為「中國人」，而華人稱對方為「老緬」與「老緬婆」等稱謂裡，緬甸人與華人之間的關係互相區隔分開，彼此保持距離感。也因為逃離不公平待遇、人際關係，以及尋找真正屬於自己「身份」的容身之地等原因，亦是來台灣求學的目的之一。

但在緬甸一部分的華僑，在當地屬於是經濟地位低落者。本研究的受訪者阿興與李平的家庭經濟來源，需要依靠他們到鄰近國家（大陸）做生意補助。到台灣之後也依然需要幫家裡補貼開銷，或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因為家庭經濟弱勢的原故，受到同學的排擠、壓迫等，封閉個人的內心世界，缺乏信心與他人交談以及無法擴張自己的生活圈。對於經濟弱勢者而言，因為家庭狀況無法支付來台的手續費用，且只能向仲介借錢來辦理官方手續。

在家鄉原文化時，透過衛星電視接收到台灣所產製的流行文化音樂與偶像戲劇，進而對台灣的大學生活以及青年文化產生仰望；忽略了電視機前面媒體的再現，乃是經過挑選、刻意安排好的情節，以及各專家操作而成的作品。其次，在台灣留學的親朋好友們，向家鄉的親人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之下，受訪者一度認為以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活模式，順利克服緬幣與新台幣之間的差距，同時也認為在原、主文化之間的溝通可以取得平衡



感與良好的溝通關係。最後，台灣僑委會到緬甸招生的官方訊息，包括各類優惠措施以及高等華文教育等訊息，召喚當地華僑來台升學。另一方面，與緬甸華僑獨特的意識形態有關，部分的緬甸華僑屬於是台灣「國民黨」的孤軍後裔，與曾遭受到中國「共產黨」壓迫的負面陰影，對台灣「國民政府」有所深厚的情感（林芳如，2010）。而台灣「國立編譯館」教科書傳達的「台灣性」，以及在華文學校與教師溝通<sup>43</sup>使用的「國語」也同樣是台灣的「國語」等特殊因素，身處於緬甸文化的華僑們實踐成爲「華人」的過程裡，台灣成爲指標性對照的文化。故此，目前第二、三代緬華的心中對於「台灣」，既有親密的情感又有陌生的距離感。

在家鄉原文化時經歷過交通不便利性、政府 24 小時無法供應電力的困境、通訊落後，以及封閉教育等，成長於開發中國家之不便性與困境的環境；突然旅居來到台灣的緬甸僑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交通便利性、通訊發達的社交網絡等提高日常生活品質時，對即將步入的台灣社會有美好的感覺。再者，在原文化緬甸，與當地人互相劃清界線，同時也因爲價值觀、社會文化，以及經濟地位差異等原因，在原文化裡就早已蘊藏文化認同的衝突。

## 二、緬甸僑生來台後，衝撞的跨文化衝突

早已習慣緬甸生活方式的受訪者們，旅居到台灣時，首先面對與自己不同味口的飲食以及日常生活的穿著打扮。但總結本研究的訪談資料發現，無論在北台灣或是台灣文化濃郁的南台灣，雖然起初來台剛進入校園的生活時，會遇到很大的創傷與不適應；但經時間性的考驗之後，受訪者會慢慢適應台灣的飲食文化，或避免自己無法接受的飲食，

<sup>43</sup>在華文學校時老師要求學生以「國語」溝通；但家人因爲是雲南人，長輩會要求以「雲南話」溝通；中部（瓦城市）與南部（仰光市）緬甸人散佈較多的地方，年輕人習慣以「緬甸話」與朋友溝通；北部地區，因爲多數緬華聚集在同一地區而普遍使用「雲南話」。

以及找到家鄉飲食的管道。

雖然飲食以及日常生活的穿著打扮經過時間性的考驗之後，會適應主文化的生活。但個人的身份地位、語言以及課業等，在強而有勢力的主文化社會裡受到更大的跨文化衝擊。原本在緬甸，屬於中上等社經地位的受訪者，來到台灣後為彌補緬幣與新台幣之間的巨大差距，每位受訪者以半工半讀的生活形式，在校外餐廳、工廠打工賺取自己的生活費用與學費，而自己的身份地位轉變成為服務他人者，並不像在家鄉(緬甸)一樣，有人為自己服務。但在緬甸時，就已是社經地位弱勢者而言，在台灣的生活裡結合課業、經濟，以及人際溝通等各類壓力時，最後選擇休學過著非法打工的生活。但近兩年(2009)始，台灣政策興起孤軍後裔身份的居留權之後，曾經因為非法打工逾留在台灣的受訪者，才真正成為合法居留者。

或許是因為「打工」成為社經地位弱勢者，以及主文化的人們因為不瞭解緬華的實況，習慣以將來自「緬甸」的人統稱為「緬甸人」。因此，受訪者們在原文化(緬甸)，被當地緬甸人稱為是中國人；旅居來到台灣後，被主文化的台灣人誤稱為緬甸人。在原文化時，認為來到具有「民主性」的華人的文化裡，自己的身份會被認同，但在實際的情況裡反而是增加反效果，被誤認為是「緬甸人」。真正屬於自己的「雲南人」，及「緬甸華人」身份再次被沈沒在社會大眾裡，成為台灣多元文化族群之一的「緬甸人」。

從緬甸北部旅居來台的受訪者，因為當地地區仍然是以自己雲南人聚集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習慣於「雲南話」與親朋好友溝通。中部(瓦城市)與南部(仰光市)緬甸人散佈較多的地方來台的受訪者，習慣以「緬甸話」與朋友溝通。易言之，旅居來台的受訪者們，在緬甸原文化時習慣與「雲南話」與「緬甸話」思考以及與他人溝通；且在台灣必須要用受訪者陌生的「國語」或「台語」與他人溝通時受到更多的衝擊，特別是在南台灣的受訪者，要逼迫自己學會使用「台語」與主文化的人溝通時，語言方面受到更

大的衝擊。

本研究發現，相較於北部求學的受訪者，在南台灣求學者語言方面受大重大的創傷，與重新學習新的語言「台語」。但受訪者與班上同儕的人際關係已達到互相關心，彼此有良好的人際溝通。其原因有二：第一，南台灣的主文化人，因為人文習俗的原故而對陌生人有多一份的熱情與幫助他人的心；第二，對「緬甸僑生」獨特的特質，有好奇之心，更加欲想要瞭解受訪者的身份特質，雙方建立朋友的關係。因此，在南台灣求學的受訪者們不僅能與家鄉「緬甸同學會」的學長姐有良好的關係之餘，同時也能與主文化之同儕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透過任務導向的關係，更加能增加原、主文化之間的互動與瞭解。但北部求學的受訪者而言，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乃是來自校內的「緬甸同學會」，缺乏與主文化同儕之間的良好互動。最後，本研究將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人際溝通，可以歸納出三種溝通類別，分別是：一、以主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二、以原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三、同時與主、原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

無論是在北台灣或是南台灣求學的受訪者，與主文化的互動關係、人際溝通方面遇到的跨文化溝通有所差異。但身為「緬甸僑生」，因為與原文化的教育制度落後、課外知識取得不易，以及緬幣貶值等原因，共同的特質乃是，相較於班上的同儕在經濟能力、課業等方面是相對是弱勢者。但也有受訪者臭臭的家庭成員早期來台求學，而目前在台灣屬於是社經地位中等以上的家庭。相對的，她所承受的壓力是家庭成員必須要互相分擔的家務事（幫忙照顧小孩及哥哥開的餐廳），少了份與原文化好友互動的機會。

承此，從緬甸旅居來台的受訪者，依個人的家庭狀況、成長地區（緬甸）、教育背景，以及在台居留的地區等因素，會影響受訪者在主文化的社會脈絡裡，與其有共同特質的緬甸僑生遭遇到相同或不同的跨文化衝擊及糾葛點。此時，受訪者來台已超過 1 年(含)以上的時間，因為主文化的人際溝通方式、社會文化關係，以及有能力擁有電腦科



技基本設備，踏入寬廣無邊的網路社會空間。

基於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有能力突破與原文化之間的時間、地域上的差距，無論身處與原文化緬甸或是在他鄉（新加坡、美國）的好友，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再次被連結起來。雖然陳銳嬪(2007)認為，對於身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而言，電腦中介傳播打破了「親密」必須在場的觀念，但還是無法抵抗時間與距離的壓力，此親密感無法持久。但是對於經濟壓力比較大，平均來台後 2~4 年方才能回家鄉探望原文化親朋好友的緬甸僑生來說，網路空間所建構出來的親密感確實鞏固與加強原有線下社會網絡的情感。然而，線下主文化的生活裡雖然遭受到跨文化衝擊，但透過 Facebook 平台可以與家鄉的朋友保持連絡，同時也可以與台灣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世界裡，受訪者可以過濾線下的會造成跨文化衝擊及糾葛等因素，而更加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彰顯出自己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之地，增加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之媒體素養(McLean, 2010)。

### 三、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雖然在線下真實生活的主文化裡，遇到衝突時會選擇逃避、忽略的方式，與自己相同文化以及默契的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但仍然是必須要學習適應主文化的生活方式，例如，語言、飲食、態度與價值觀。而沒有機會與原文化好友溝通的受訪者而言，在被逼迫與日常生活相似度高的情勢之下，能與主文化的同儕有良好的關係(臭臭、美美)。然而，訪談資料分析結果顯示，Facebook 平台上與好友的互動關係，乃是再現線下生活的人際互動關係。而再次印證，Grasmuck 等人(2009)所言，網路線上世界並不是所謂的無種族的空間，種族、族群的差異是存在於其中。

每日即便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機會多，但當於主文化之人際關係無法保持比較親近的



好友關係時，原文化好友與相關資訊等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具有定錨關係之結合原、主文的 Facebook 平台，給予緬甸僑生以自己建構身份的方式，真正能在主文化的生活之中做我自己；而並不是他人附加上身份與被別人貼上標籤的身份。

本文應用 Zhao 等人(2008)，檢視受訪者在 Facebook 裡以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身份建構時發現，在「視覺」方式的 Facebook 照片、相簿裡，以主文化為主互動溝通者更加展現「緬甸」、具有「緬甸性」的照片；據此，緬甸僑生在網路空間裡建構身份時，自動轉變為認同「緬甸文化」與自我認定為具有「緬甸性」的華僑，並不會排擠有關於「緬甸」或是否定與「緬甸」有關的一切。其次，粉絲團的空間，提供使用者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踐的事物，舉例而言，與自己興趣相同的陌生人成為線上好友，以及接收到有關最新的緬甸資訊等。最後，明顯性的敘事方面，受訪者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字（「緬甸文」、「雲南話」）以及聊天的主題區隔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按讚、留言）。而對於主文化好的塗鴉牆狀態，僅抱有「看過就好」的態度沒有所回應，或較少回應；原因在於尚未透徹地瞭解主文化好友時，擔憂在公共空間的場合裡發生跨文化的衝擊。同時，塗鴉牆與網誌成為受訪者們發佈訊息的公佈欄，以及渴望從好友得到支持、鼓勵以及正面的回應而利用敘事性的方式。

據此，受訪者為適應線下主文化的生活模式，而結合原、主文化的觀點的調適期間，進入具有定錨關係的 Facebook 平台。但 Facebook 平台需要以電子郵件（e-mail）登入的特質，在同一個溝通情境之內，鞏固原有的社交網絡或可以過濾、選擇自己的交友狀態；並不像是在線下真實生活裡，完全無法選擇自己周邊的人、事、物。所以，相較於線下生活裡遇到的跨文化衝擊，線上的跨文化溝通減少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然而在身份建構方面，在暗示性的「視覺」方式時，雖然展現給好友自我認同的身份「緬甸」，但在明顯性的，以文字「敘事」自己的身份、文化時，讓好友更加能瞭解自我。透過文化品味的同質性，以及 Facebook 提供受訪者接收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等，有機

會認識原本陌生但興趣相同者為線上好友；因此，Facebook 主要以線下的社交網絡的好友溝通，但同時也讓使用者認識相同興趣的陌生人成為好友。

在線下生活裡，僅只有機會與主文化的好友溝通，而無法與原文化接觸的受訪者，Facebook 跨越時間、距離能使與原文化的好友互動溝通的機會，因此，Facebook 提供旅居者們從「調適期」嚮往「整合期」的一個溝通媒介。



## 第二節 本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以網路的表象之後，論述在台灣緬甸僑生跨文化衝突；以質化研究之深度訪談法訪談在台灣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生活經驗以及結合緬甸與台灣好友的 Facebook 平台好友的互動溝通方面等進行探討。而有鑒於本研究仍有不足地方，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並推行說明；同時也針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 一、研究限制

#### 第一，有關華人的跨文化溝通之理論稀少

本研究中心乃是，探討旅居來台的緬甸僑生為目標族群，探討 Facebook 平台上所再現出來的身份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其背後所隱藏的因素。但在台灣，針對跨文化研究的學者逐漸稀少，導致在解釋文化、跨文化溝通時代稍為久遠。但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探討華人的認同以及緬甸華僑的碩士論文在增加之中，但碩士論文只能提供與補助研究觀點，而尚未能應用成「理論」來支撐本研究架構。

#### 第二，受訪者與研究者身份的限制

有鑒於研究者本身來自緬甸，其受訪者亦是緬甸自己同鄉，利用周邊的人脈，在短時間內容易尋找到(2004~2010年)北、中、南的受訪者。但因為在2008年時順利在台求學的緬甸僑生只有1人，以及2009年僅有數十位的原故，本研究之受訪者缺乏2008、2009年來台的緬甸僑生。

再者，在深度訪談的過程裡，研究者與受訪者很快能成為朋友，而受訪者會拋下防備之心，向研究者流露出隱藏在自己內心的話。但訪談完一段時間之後，受訪者會對當初所透露的話有所反省時，感到不安。本文受訪者阿嬌，因為小時成長背景的關係，對

他人不信任與負面想法的一位內向的女孩。而在訪談一個月之後，捨棄原使用的 Facebook，重新建立一個全新的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因此，受訪者及研究者的身份接近時，有正面的同時也有其限制。

##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也提出未來有關跨文化溝通、緬甸華僑，以及遷移等部分，提出以下建議：

### 第一，訪談第一代與第二代的緬甸華僑，以及其他族群（廣東、福建人）

本研究目的乃是探討緬甸僑生在台遭遇到的跨文化衝擊以及身份認同，而比較少著重在緬甸華僑本身的特質和遷移等議題。因為國民黨孤軍後裔及中國共產黨的原故，屬於全世界華人遷移最特別的例子之一、與有台灣親密的連結性，以及獨特的緬甸政治等因素，在「遷移」、「國族認同」等研究領域，可具有代表性。

雖然七成以上的緬甸華僑是雲南人，但也有部分華僑居住在「緬南」（仰光一帶）的廣東與福建人。相較於「中部」以及「緬北」地區的華僑，成長於「緬南」的人被「緬化」率高；而出國升學主要以英語系的國家，例如：新加坡、英國、美國、澳洲…等國家為主。因此，他們對華人文化認同、華人的價值觀，以及生活習俗為何，與雲南人所強調的意識型態有何差異，亦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 第二，訪談旅居在其他國的緬甸華僑

緬甸與台灣，雖然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的邦交，但透過「泰國」為中介國家，兩地仍然可以來往。其次，緬甸華僑與台灣人屬於是華人文化圈，同一個思想體系的人，以及東方集體主義者。因此，遷移至西方國家的緬甸華僑會受到更多的跨文化衝擊以及身份認同等問題。倘若可以進行不同國家的緬甸僑生跨文化衝擊之研究，更加可以彰顯出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差異性。



### 第三，促進台灣多元文化發展的可能性

工、商業發達的台灣，帶給台灣本國人民與鄰近國家東南亞地區的人民頗多就業機會。因此，在台灣東南亞移民／工逐漸增加的趨勢裡，促進多元文化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同一個社會文化之下，雙方賞識瞭解、溝通、交流以及體諒對方，以避免跨文化衝突發生而漸接影響到整個大社會的秩序與結構。身為主文化的一方，並不是在強而有勢力的優勢之下，忽略弱勢者的聲音、感覺；而身為旅居者的另一方，試著走出自己團體之內與主文化者交流，方才能讓主文化者傾聽自己的聲音、需求，給予在主文化社會當中的基本權利。舉例而言，2006年創刊的《四方報》，以越文、泰文、菲律賓文、印尼文以及柬埔寨文等為主，以中文為輔，移民／工有一個發聲的管道，但至今屬於緬甸文的報紙與雜誌，未能成功地發行。

但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如何透過傳播科技賦權旅居者（緬甸僑生）的可能性，而並未能進一步探討，如何促進台灣本地多元文化發展。移民與學生數量多過於移工的緬甸情況而言，傳播科技<sup>44</sup>仍然是能促進雙方交流的溝通工具之一。目前由緬甸僑生族群所架構，同時也向外開放的《新觀念緬甸資訊網》<sup>45</sup>，內容缺乏吸引力、有關台灣、緬甸的資訊少，故使用率低。倘若該網站內容、資訊量豐富，使用率變高時，能帶動雙方（台、緬）的文化交流，且能促進台灣多元文化的發展。再者，有關緬甸的跨文化議題，亦可將該網站納入研究的一環進行分析。



<sup>44</sup> 相較於報紙、雜誌等，傳播科技是學生族群容易上手與取得資訊的管道。

<sup>45</sup> 《新觀念緬甸資訊網》<http://newidea.g.amalay.cc/>

## 參考文獻

### 一、英文部分：

- Arasaratnam, L. A., & Doerfel, M. L. (200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dentifying key components from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9(2), 137-163.
- Aycan, Z. (1997). Expatriate adjustment as a multifaceted phenomeno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predi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8(4), 454-456.
- Berger, C. R. (2005).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 415-447.
- Bochner, S. (1986). 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 Adjustment or culture learning.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3), 347-358.
- Bokestijn, C. (1988). Intercultural 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identity: The dilemma between identity maintenanc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2(2), 83-105.
- Boyd, D., & Ellison, N.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1), 210-230.
- Chaney, L. H. & Martin, J. S. (2007).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4<sup>th</sup>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Grasmuck, S., Martin, J., & Zhao, S. (2009). Ethno-racial identity displays on Faceboo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5(1), 158-188.
- Gudykunst, W. B. (2002). *Toward a theory of effec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An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 perspective*. In Ross, R. L. Wiseman & J. Koes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p.33-71). Newbury

Park, CA: Sage.

Hall, S. (200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N. Mirzoeff (Ed.), *Diaspora and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ing Africans and Jews*, 21-33. New York: Routledge.

Haythornthwaite, C. (2005).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et connectivity effe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8 (2), 125-147.

Jung, E. (2006), *Conver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hybridized cultural patter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 Culture Forum, Kwangju, South Korea.

Kendall, L. (1998). Meaning and identity in “Cyberspace”: The performance of gender, class, and race online. *Symbolic Interaction* 21(2), 129-153.

Kristjánsdóttira, E. S. (2009). Invisibility dread and desired: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of sojourner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0(2), 129-146.

Kurien, P. A. (2006). Multiculturalism and “American” religion: The case of Hindu Indian Americans. *Social Forces*, 85(2), 723-741.

Marshall, T. C. (200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timacy: The influence of gender-role ideology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25(1), 143-168.

McClure, J.W. (2007).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Experience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ed programmatic responses.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12(2), 199-217.

McLean. C. A. (2010). A space called home: An immigrant adolescent's digital literacy practic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54(1), 13-22

McQuillen, J. S. (2003).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on the initi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ducation*, 123(3), 616-623.

Nakanishi, M. (1986). Perceptions of self-disclosure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 Japanese sampl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167-190.

Neuliep, J. W. (200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ontextual approach*.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Poster, M. (1995). Postmodern virtualities. In M. Featherstone & R. Burroes (Eds.), *Cyberspace/cyberbodies/cyberpunk: Cultures of 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pp.79-95). London: Sage.
- Raymond, W.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Ed. (NewYork: Oxford, 1983), pp.87-93.
- Taft, R. (1977). 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 In N. Warren (Ed.),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 125-153.
- Tynes, B., Reynolds, L., & Greenfield, P. (2004). Adolescence, race and ethnicity on the Internet: A comparison of discourse in monitored vs. unmonitored chat rooms.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5), 667-684.
- Wallendorf, M., & Belk, R. (1989). Assessing trustworthiness in naturalistic consumer research. *Interpretive Consumer Research*, 69-84.
- Walther, J.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1), 52-90.
- Walther, J.B. (2002).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1), 3-43.
- Winkelman, M. (1994). Cultural shock and adapt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3(2), 121-130.
- Zhao, S., Grasmuck, S., & Martin, J. (2008).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Facebook: Digital empowerment in anchored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816-1836.



### 三、中文部分：

- 林芳如（2010）。《「緬甸」與「僑生」：跨國主體的形成與困境》。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俞文釗（1993）。《管理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洪彩鈞（2010）。《社交網站對個人社會資本的影響－以Facebook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淑倫（2009）。《馬來西亞留台僑生之教育歷程與「僑生」身分對其在台生命經驗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范宏偉（2007年10月）。〈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問題〉，《緬華論壇》。取自 <http://xmmdlyh.blog.163.com/blog/static/242316420079251155335/>
- 張純富（2010）。《社交網站人際關係維繫之研究：以Facebook為例》。私立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淑媚（2003）。《對話之誤解與澄清－以中文為使用語言之跨文化傳播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良文、林素甘（2001）。〈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之比較分析〉，《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7：1-14。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陳慧嬌（2006）。《偶然身為僑生：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來台求學的身份認同》。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銳嬪（2007）。《科技穿越鄉愁的赤道線：在台馬來西亞華人的離散經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 譯（2004）。《媒介與傳播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研究途徑》。台北：風雲論壇。（原書 Berger, A. A. (2000).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黃自來（1992）。〈肢體語言與英語教學〉。《英語教學》，16(3), 17-28。
- 黃厚銘（2010）。《虛擬社區中的身分認同與信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葳威（1999）。《文化傳播》。台北：正中。
- 黃葳威（2008）。〈網際網路對華人移民跨文化適應影響探討：以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華人移民為例〉。2008數位創世紀：e世代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實務研討會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119-15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
- 楊深坑（1998）。〈華僑教育的展望。國立暨南大學、海華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綜合報告〉。華僑教育學術研討會。國立暨南大學。
- 翟振孝（1995）。《經驗與認同：中和緬華移民的族群構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翟振孝（2005）。《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路》。國立清華大學人類研究所博士論文。
- 蔣昕（2010）。《臉書上的一張臉譜：社交網站上的劃界與展演》。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玫君（2008）。《文化衝擊、文化調適與學習策略之探討—以留學美國之國際交換學生為例》。南台科技大學技職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會元（1992）。《緬甸與華僑》。台北：中國僑政學會。